

時出叢書

辛巳刊

尊經會

時出叢書 辛巳刊

目錄

孔經禹貢注解

大學姚氏讀本

中庸姚氏讀本

律歷小記

教讀論

天既生德於孔子。作經祕緯。教化天下。天下學士。翕然風仰。蓋有僭其名而用事者矣。夫天道孕育萬靈。地道載生萬物。人道經緯萬端。其指雖殊。其歸則一。故學不可背乎一。行不可違乎身。顯諸天下。不可離乎經。取之有正表。用之有得失。自孔子卒後。兩漢經師如董仲舒。司馬遷。劉向。班固。何休。許慎。鄭玄之流。著作具在。皆上明天化。下辨萬物。符聖心。合經教。蓋彬彬通學。

時出叢書目錄

之儒也。而莽操進佞。乃縱古史僭經。從此政教亂焉。自是而後。或華辭相尚。或異端相悖。大道既隱。斯文墜矣。及至學校廢經。倫教寢衰。文事大壞。紀綱竟絕。由是觀之。得失若天數。豈非人事哉。雖間多好學深思之輩。往往牽於所聞而志窮天下。及弄文禍世。卒以身滅。爲天下笑。亦足痛哉。蓋始未嘗不欲勤勤奮私志而立言也。信末忘本難耳。是以通人達士。閉口深藏。遵養時晦。非其人不傳。傳之以俟後世。非其時不書。書之明王道示天下以綱紀。非有中心以乘聖化。孰能隱天地之祕而潛伏之深哉。上海姚孟堦先生。予業師也。生長名族。世奉孔教。家學淵源。累世盛德。民國廿七年春。寶壹始受業於先生之門。先生學貫天人。博通萬方。三十載勸學講業。廣厲賢才。所至交博聞賢豪長者。推行孔子之教化。函德以爲王道先。先生不以是曜於世。唯潛脩樂道。遯世不懼。而終始孔經。爲書數十萬言。其語宏深微妙。藏元不發。時然後孔昭。此時出叢書。擇其本要者五。一曰孔經禹貢注解。此地學也。定山川水陸高下九州九圍。而萬物興焉。故曰地者所以成天者也。二曰大學姚氏讀本。此人學也。明人倫。察萬物。探天地陰陽。同遠近大小者。莫不本諸身。身者人之所託也。天命存焉。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三曰律歷小記。此天學也。命歷象日月星辰歲次四時。生萬物。制法度。皆有律焉。推律生歷。歷數在天。故曰天者天下之主也。四曰教讀論。此反經之學也。啓天靈。閉人欲。通三才。合

道德者。從斯之謂也。故曰經者不易之常道也。夫五書既廣行海內。稱重儒林。且二十年矣。而所指益顯。於時益切。此亦不可謂不應時發出。非宏才通學。孰能爲此。今歲秋。寶壹與曹君仁忠從先生受歷律。先生示授律歷小記。而曰。此五書相表裏也。竊以是爲興民之所由。王化之萌漸。不可以無傳。因與曹君謀付續印。而先生囑爲之跋語。寶壹無似。深懼辱命。然不能不以告天下學子。夫聖人不虛。教在萬世。學者宗之。不爲一時。先生非溺名惑利之人。是書非雕琢詞章之文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世固不乏盛德賢明君子。有能興王路。滌表穢。則是書之傳。必大有功於孔教。蓋先生之志也。中華民國三十年冬一月三十有一日上海陳寶壹謹識。

民國二十九年秋。仁忠與陳君寶壹從時出先生受律歷之課。及於陰陽五行堪輿數卜算命之學。因而知天人之微。理數兼資。虛實相濟。夫說理載之空言。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如見諸算數之爲深切著明也。今有所謂樸學者。又昧於律歷。不識陰陽。故支離破碎。苟鈎鈇析亂而已。先生少爲目錄版本形聲訓詁攷據輿地性理之學。以治經子史。及長涉獵數理化博物以至教育政治宗教哲學。而於陰陽五行之網紀錯綜。先後貫串五十年之久。素持大同之論。謂古今一陰陽五行也。中西一陰陽五行也。律歷算數。陰陽五行之道也。惟天陰騭。在此道也。天



不變。道亦不變。大同之道在此。先生持此論以通古今中外。獨有心得。然非其人不語。以仁忠所聞於西洋博士者證之。信不誣也。然而國學家莫能知。洋學家亦莫能知。則因世之所謂學也者。一孔之故。仁忠稍習音樂。曾畢中小學校課業。受政治經濟之學於西洋博士。證以先生之論。無不符合。知大同之道在此矣。既與寶壺悉覩先生所著書。而與金君熙章沈君茂荃共印五種以公諸世。先生學雖廣博。一以孔經爲歸。讀此五種可見大略焉。

中華民國三十年冬二月二十七日朔。上海曹仁忠謹識。

孔經禹貢注解

## 孔經禹貢注解鄒序

上海姚孟瑛先生。當代地學巨子也。教授二十載。名弟幾萬輩。其私淑未列門牆者不與焉。嗚呼盛矣。甲寅春。與鉅定交鄂渚。相與論吾國歷史地理。先生持議獨高。謂禹貢爲吾國地志祖。孟堅漢志。紹九州之遺。山經水經。亦道水道山之意。降而後漢晉南宋南齊北魏隋唐宋遼金元明諸史之志。靡弗上師孔經。下仿班志。其爲籟榻。顧弗重與。鉅則以謂吾國自秦始郡縣天下。年代短促。未勒專書。至孟堅始列爲志。上承州國。下續郡縣。亟宜探討明確。俾前後有所推尋。庶幾數千年之因革損益。觸目瞭然。蓋鉅與先生所持雖異。要求歷史地理統系之志則一也。今年冬。先生復來武昌。出禹貢注解相示。折衷羣言。參以己意。其前賢持疑未決之條。以譌襲譌之見。並爲鈎通疏解。剖晰分明。於是益信先生趣舍之決。與夫用力之勤。迴視鉅之疏懶。漢志圖說荏苒數年。卒不一就者。爲何如耶。抑鉅又有說焉。大禹承洪水猛獸之際。財用至耗。率天下之民。奠水奠山。而民不知勞。既定矣。等田均賦。而民不知困。是其調補懋遷之道。殆有神乎。是書所記之外者。故克成此空前絕後之偉烈。先生之疏解是書也。意若曰。今天下取財之塗至博。而民生愈窘。必將大禹之道。行乎今之世。庶幾吾國可得而理。豈第以考訂疏解爲功。夫亦誘進邦人。推神禹之道。施於無窮也。其釋今地。悉以

拙作京省道縣圖爲准。而旁及於最新可信之圖參考之書。都百八十九種。爲文計二萬餘言。誠請  
禹貢之津筏也。書成。先生以鉅粗解渾蓋。令序其首。因述彼此持議之殊。與夫先生注解是書之意。  
俾後之君子有所攷焉。中華民國六年歲次丁巳仲冬之月。新化鄒興鉅伯庚甫識於武昌亞新地  
學社。

## 孔經禹貢注解自序

予稟庭訓。鑽地學。既二十年。深知禹貢一篇。精微廣大。爲學者所必讀。願讀之未易得要領。或苦經說之煩難。爰本先儒羣說。擇善而從。且下己意。爲之注解。將以便初學。非爲著作也。稿既成。念二十年來所領會者。方自謂玄之又玄。而求之此經。則已包蘊而無遺。朱子謂如一桶水。點滴不漏。信然。今夫地學家。孰不欲探兩極。游五洲。出巴拿馬。破大西洋之浪。踰阿刺伯。颺鞭於撒哈拉大沙漠。而後快哉。然禹貢結處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其漸其被。皆無所際。則夫大洋大漠。安知非漸被之所及者。且朔南暨。暨而爲盡也。則是達兩極。爲及也。則是踰兩極。其規模豈不大哉。緯書訓海爲晦。四海者。四方晦地。猶今言黑闇世界。禹貢結穴在聲教訖于四海。又何廣也。嗚呼。今地學家有所謂國家主義者。有所謂世界主義者。或主張自然地理。或主張政治地理。或主張交通地理。說者紛如。將自以爲高明。吾見其莫外乎禹貢耳。予於地學書無不觀。而終謂熟讀禹貢爲至學。故爲此注解。古今禹貢注解將數百家。其傳述書說及之者。姑勿論。第數專書。載經義考已六十餘種。自禹貢指南而後。各本其時世以說經。至於今。五洲棟通矣。乃益見經義之精微。此所以爲疏通知遠之教也歟。予於斯學。得胡氏涓禹貢錐指之門。其今古文學說同異。知孫氏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爲備。

今此注解大半錄錐指。蓋寢饋於斯二十年。信錐指一書爲可尊也。丙辰春。稿既殺青。將歸以呈家君是正。記之如此。三月朔日。明燁記。

孔經禹貢注解

根據考訂

諸書目錄

是稿於丙辰夏既呈奉 家君訓正茲丁巳秋將授高等師範諸生為文學課復加修飾以

付手民印既竟錄根據暨考訂諸書如左目十月望日明燁又記

尚書注疏 孔安國傳 孔穎達等疏

經典釋文 陸德明

書傳 蘇軾

尚書集解 林之奇

禹貢指南 毛晃

禹貢論 程大昌

禹貢後論 程大昌

禹貢山川地理圖 程大昌

禹貢集解 傅寅

禹貢說斷 傅寅

書說 呂祖謙

增修東萊書說 時淵

書說 黃度

書古文訓 薛季宣

書傳 蔡沈

尚書精義 黃倫

尚書詳解 陳經

尚書集傳或問 陳大猷

古文尚書鄭注 王應麟輯

初學尚書詳解 胡士行

尚書表注 金履祥

書經纂言 吳澄

尚書集傳纂疏 陳樞

尚書輯錄纂注 董鼎

讀書管見 王充耘

尚書纂傳 王天與

尚書通考 黃鎮成

書蔡傳旁通 陳師凱

尚書句解 朱祖義

尚書蔡傳音釋 師季友

尚書考異梅鷟

尚書緯孫穀輯

古文尚書疏證閻若璩

禹貢錐指胡渭

鄭注尚書大傳盧見曾輯

禹貢會箋徐文靖

古文尚書撰異段玉裁

古文尚書馬鄭注孫星衍輯

尚書校勘記阮元

尚書補疏焦循

尚書略說宋翔鳳

尚書緯馬國翰輯

禹貢鄭氏略例何秋濤

尚書餘論丁晏

禹貢圖說鄭曉

書經裨疏王夫之

古文尚書冤詞毛奇齡

尚書解義李光地

經典釋文考證盧見曾

尚書集注音疏江聲

禹貢三江考程孫田

尚書今古文注疏孫星衍

鄭注尚書大傳陳壽祺輯

今文尚書經說考陳喬樞

尚書舊疏考證劉毓崧

書傳鹽梅黃烈

禹貢集解丁晏

禹貢圖考正陳澧

尚書辨解郝敬

禹貢滙疏茅瑞徵

禹貢長箋朱鶴齡

尚書地理今釋蔣廷錫

尚書小疏沈彤

尚書後案王鳴盛

尚書大傳鄭注袁均輯

詩書古訓阮元

禹貢鄭注釋焦循

尚書古今文集解劉逢祿

書經詮義汪烜

書古微魏源

錐指正誤丁晏

禹貢說倪文蔚



禹貢班義述成 荅統

禹貢讀本 陳士翹

禹貢易知 李慎儒

尚書箋 王闡運

尚書孔傳參正 王先謙

禹貢譜 王澍 金鉤

禹貢本義 楊守敬

禹貢圖說 馬俊良

詩

周禮

禮記

春秋左傳

春秋公羊傳

春秋穀梁傳

爾雅

孟子

山海經

周髀算經

逸周書

管子

國語

楚辭

竹書紀年

呂氏春秋

淮南子

史記 以馬廷

漢書 班固

水經 桑欽

說文解字 許慎

周禮注 鄭康成

禮記注 鄭康成

釋名 劉熙

周髀算經注 趙君卿

家語 王肅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陸璣

春秋左傳注 杜預

史記集解 裴駰

水經注 郦道元

玉篇 顧野王

漢書注 顏師古

通典 杜佑

元和郡縣志李吉甫

公羊傳疏徐彥

大徐本說文解字徐鉉

唐書歐陽修

通志鄭樵

郡齋讀書志晁公武

路史羅泌

文獻通考馬端臨

日知錄顧炎武

九經誤字顧炎武

讀史方輿紀要顧祖禹

釋史馬驥

五禮通考秦蕙田

四書釋地閻若璩

潛邱劄記閻若璩

經義雜記臧琳

春秋大事表顧棟高

羣經補義江永

經史問答全祖望

注疏考證齊召南

水道提綱齊召南

癸巳類稿俞正燮

儀禮小疏沈彤

九經古義惠棟

鍾山札記盧文弨

龍城札記盧文弨

潛研堂文集錢大昕

讀書臆錄孫志祖

說文解字注段玉裁

讀書雜誌王念孫

澆亭述古錄錢塘

羣經識小李惇

經讀考吳武億

羣經義證武億

求古錄禮說金鶚

頑石廬經說徐養原

經義知新錄汪中

學經室集阮元

經籍纂詁阮元

管記梁玉繩

經義述聞王引之

左海經辨陳壽祺

鑑止水齋集許宗彥

秋槎雜記劉履旬

吾亦廬稿崔應樞

經義叢鈔展杰

蜀石經考異馮登府

十三經詁答問馮登府

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李兆洛

說文通訓定聲朱駿聲

讀書偶志鄒漢勳

羣經平議俞氏

東塾讀書記陳澧

周禮正義孫詒讓

漢書補注王先謙

乾隆鞏縣志

乾隆孟縣志

嘉慶湖北通志

嘉慶施南府志

歷代地理沿革圖六展

皇朝中外一統輿圖胡林翼

三省黃河全圖賈步緯

皇朝直省輿圖鄒代鈞

歷代輿地沿革圖楊守敬

河南分縣全圖鄒永煊

中華民國分省圖鄒興鉅

中華民國京省道縣詳圖鄒興鉅

右通計考據羣書共一百八十部

禹貢錐指節要汪獻珩

禹貢圖注彙纂鄭言紹

增訂夏書禹貢注讀徐鹿阜

禹貢便讀吳焯

禹貢選注讀本吳昔果

書經禹貢便蒙華文棧

禹貢今注同寶森

禹貢注節讀馬俊良

禹貢古今注通釋侯楨

右備考存目九部

是書昔以爲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國文史地部之文學課本。今又修改重印。以爲上海持志大學羣治大學歷史地理課本之一。時距武昌初印。已十一年矣。戊辰中秋。明輝又記。是書原名禹貢注解。丁巳初印。戊辰再印。近年又加修改。今付尊經會重印。題號加冠孔經二字以表尊經之誠。庚辰冬至日。明輝又記。

## 孔經禹貢注解又序

民國二十九年庚辰。尊經會重印予舊注禹貢注解。請予序禹貢所以爲經之故。予曰。禹貢爲書經第三篇。其爲經。無異說也。問何以爲經。讀論衡可知矣。論衡須頌篇云。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鴻筆之奮。蓋斯時也。又超奇篇云。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論衡之說如此。從可知禹之治水。古史事也。史官所記。古史文也。孔子周流列國。求得史記。加以聖思。作爲此篇也。禹敷土以下。孔子所言也。禹貢篇號。孔子所題也。篇中有義。聖意所在也。王文在茲。所以爲經也。自堯八十六年辛未禹治水成功。至魯哀公十一年丁巳孔子自衛反魯。凡一千七百八十六年。又三年庚申。獲麟。孔子成六藝。而史入於經。經以傳史。由今庚辰知四千二百八十年前之史事。在於此篇。由今庚辰知二千四百二十年前之聖思。在於此篇。孝經鈞命訣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作以顯天心。仲尼爲木鐸。制萬世法。聖意在此。而天心在此矣。此萬世之法也。此經義也。夫世界各國地理志。莫有古於禹貢者也。史記之地志有變革。禹貢之經義無變易。全篇一千一百九十三字。致廣大而盡精微。顯天心爲萬世法。此所以爲經也。

時出業書

孔子受命二千四百二十一年。即中華民國二十九年。歲在庚辰。冬至日。明燁又記。

一二

# 孔經禹貢注解

時出叢

上海姚明燁傳述



禹貢

此尚書夏書之首篇也。爲史部地理州郡諸志所昉。禹平水土。史記其事。而經成此篇。包財用而言。故名貢。大學云。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水土得禹而平。卽財用。因禹而有也。孟子美禹之功。曰。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又曰。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得居得食。爲貢之本。皆禹所致。故名禹貢。孔子所作也。

尚書有今古文兩本。古文於西漢有孔安國本。東漢有馬鄭本。東晉有梅賾本。茲所據者。梅賾本也。梅賾本自唐宋以來。刊本甚多。歷朝石經。止刊經文。木版則有單注本。有注疏本。茲所據者。阮刻注疏本也。

書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明燁案。九州之制。由來久矣。蓋本於太乙下行九宮之天法也。古史稱伏羲共工及帝嚳以下。皆分中國爲九州。惟其封域疆界。未必相同。名亦或異。大抵境有大小。而畫分爲九。則歷久相沿矣。至舜。肇十有二州。上應十二次。當禹治水時。固猶

九州也。及水土既平而後，至禹卽天子位。復爲九州云。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隨山濬川。治懷襄之水也。水由地中行。則其土能任生育。而可以定貢法矣。此史事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而成此功。蓋由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此經義也。

### 禹敷土

詩商頌長發。禹敷下土方。孟子。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敷土。布施治水之功於土而大之。言禹能大中國之土。土者。說文云。地之能吐萬物者也。

### 隨山刊木

隨山。循行諸山。刊木。斫木以通道。亦以表道。臯陶謨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言循行諸山而斫木爲道。管子云。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爲民利。此言所刊高山之木。以橋下隰而利民也。說文引作隨山。蔡木。解曰。蔡。槎。識也。槎。表斫也。段注。槎。識者。表斫以爲表識也。明煇案。釋下文奠宇。似隨山刊木爲禹測量之法。高山大川。蓋以隨山刊木之法測定之耳。詳下文九山刊旅句。

### 奠高山大川





出岳陽。汾山所經。堯舜禹之都。皆在岳陽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河北地。在岳陽之東南。今河南武陟沁陽一帶是。底績。致功也。漳水在覃懷之北。東流。故曰衡漳。衡。橫也。詳後導河降水下。

厥土惟白壤。

白。土之色。壤。土之質。無塊曰壤。蓋軟土也。

厥賦惟上。錯。

民納穀於官曰賦。上。第一等。錯。雜第二。

厥田惟中。

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中爲第五。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恆。水名。今直隸玉帶河上游滹水是也。衛亦水名。今爲滹沱河。二水皆在太原之東。大陸。澤名。今直隸任縣東北有大陸澤。從。相從而入河也。作。耕作。禹時大陸當兼包今天津保定間之東西。淀。河及恆衛。瀰漫其中。田成巨浸。至恆衛既治而從于河。乃治大陸。使其地可耕作也。禹河

今河道不同。詳後兗州及導河。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山名。今淪入海矣。詳後導山。島。唐以前本作鳥。孔傳讀爲島。海島之夷。獻其皮服。由河而達帝都。今遼瀋以北地寒。故其民御皮之日多。瀋陽長春龍江諸城。皮貨市極盛。島夷之遠者。當在冰洋。其貢物會於遼瀋。而後下遼水以渡海。夾。挾也。夾右碣石。言其海道在碣石之左。始則南航。繼則西航。挾碣石以俱行。如今航海者藉山石爲標識也。

濟河惟兗州。

濟。本字爲涕。濟。借用字。兗州在濟河二水之間。東南據濟。西北距河。禹濟在今山東定陶縣境。由此東北流。至東平縣。東平以東。今爲黃河道。濟由今黃河過濟南城。東流。至桓台縣。由今小清河道入海。兗以此與徐青二州分界。禹河在今河南汲縣。由此東北流。經濟湯陰安陽臨漳四縣。又經直隸成安肥鄉曲周平鄉廣宗鉅鹿南宮新河冀衡水武邑武強阜城交河獻滄青靜海天津。東入於海。兗以此與冀分界。若夫定陶汲縣間。爲兗豫之界也。

九河既道。

爾雅。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鈎盤。鬲津。徒駭最北。在今直隸交河縣境。漢成帝時

有其道。鬲津最南。今山東德縣。漢時有故道。胡蘇故道。漢時在直隸東光縣。餘皆不可考。河自大陸以下。禹疏爲九道以殺其勢。又爾雅九河。自北順次而南。今山東有馬頰徒駭二河。冒名。非禹河也。九河之壞。始自齊桓公塞八流以自廣。不數十載。至周定王五年。而河徙矣。

雷夏既澤。澤沮會同。

雷夏。澤名。在今山東荷澤縣北境。澤沮二水。今湮。舊在澤西北。相會而同入於澤。澤在禹濟北。其域爲桑土。又說文。澤。河澗水。爾雅釋水。水自河出爲澗。又云。澗。反入。郭注。卽河水決出而復入者。則此澤沮之澗。或西北通河。而雷夏澤不但在濟之北。并跨澗之北。一水鄉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今山東濮縣直隸開縣一帶。古濮上。地宜蠶桑。桑土卽其地。瀕澗水。在河濟間。東西南北四通八達之區也。丘。土之高者。水去則人得平土而居。故降丘宅於土。東岱西岳皆丘之高者。

厥土黑墳。

黑墳。黑色而墳起。一說。墳。土有膏肥者。

厥草惟絲。厥木惟條。

絲。抽也。條。長也。水土平則草抽木長矣。此舊說也。煇明疑絲與條爲草木科類名。

厥田惟中下。

田第六。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貞。正也。賦。下下。第九。以此爲正。待民耕作十三年。地力厚。乃同他州。亦視豐凶以爲多寡。下云九州攸同。兗其最後歟。鄭君連讀貞作。解曰。此州正作不休。又曰。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是鄭意此州初無賦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地宜漆林。又宜桑蠶。故貢漆絲。織文。織而有文者也。盛之篚篚而貢。

浮於濟。達於河。

此由兗通冀之道也。漂水。桑土渠。禹治河所引枝流也。禹河在今河南濬縣境東北流。而別分一枝。東流爲漂。漂由今滑濮陽觀城范朝城莘堂邑聊城清平博平禹城臨邑商河惠民濱蒲台利津諸縣入海。禹時。濟漂相通。其通處。在漢時名四瀆津。今地約在山東荏平縣之東。濟通漂。漂通河。爲兗州首道。漂本字爲濕。說文。濕爲沛濕之濕。溼爲燥溼之溼。隸變濕爲漂。而燥溼燥濕混用矣。

海岱惟青州。

海。今渤海北黃海及日本海以至北太平洋。岱。泰山。

嵎夷既略。

嵎夷。舊說今遼東朝鮮之地。明輝謂略。經略也。堯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淮南子天文訓。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昆吾。是謂正中。昆吾今直隸開縣境。今以里差推之。扶桑即檀香山。咸池即太平洋。暘谷當在美洲落機山中。則今美洲地方爲嵎夷境。禹貢遠略所及也。

濰淄其道。

濰淄二水道。今如故。嵎夷來中邦。取道濰淄。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斥。地鹹鹵可煮鹽者也。兗青徐揚皆濱海。獨青著斥者。疑當時青州海濱之地最宜鹽。古夙沙氏煮海爲鹽。夙沙。肅慎之祖。今遼東也。海濱。包舉東北諸海言。故廣。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絺。細葛。海物種類雜。故錯。今日本國千島一帶。爲天下三大漁海之一。海產物種類甚多。

岱畎絲枲。松怪石。

畎。谷也。岱。谷出此五物。皆貢之。枲。牡麻也。鈇。或作鉛。怪石。疑卽今所謂化石者。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闕。是歟。

萊夷作牧。

萊夷。萊山夷。今山東膠東道東境是其地。高麗在其東。雖隔海。或亦萊夷之類。作。耕作。牧。放牧。

厥篚壓絲。

壓桑。山桑。柘屬也。壓絲。蠶食壓桑所得絲也。今曰壓蠶絲。又謠稱野蠶絲。其織曰繭紵。最堅韌。故其絲中琴瑟弦。

浮於汶。達於濟。

禹時汶水。由今寧陽至東平縣境入濟。胡氏渭曰。汶。徐水。其導源處。猶在青域。故青之貢道。書浮於汶。又曰。今蒙克之文曰。達於濟。則由漯以入河可知矣。其東北境。遑浮濟。不必從汶。

海岱及淮惟徐州。

海。今南黃海。岱界青。淮界揚。爲徐之南北兩界。若其西境。以濟界兗。而濟淮之間。與豫接界。禹淮自今安徽懷遠縣至江蘇淮陰縣。與今淮同。淮陰以下。歷淮安漣水阜甯入海。今爲淤黃河道。此禹時徐揚界上之淮也。

淮沂其乂。

乂。治也。禹沂在今邳縣南界入禹泗詳後。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名。蒙山在今山東蒙陰縣南。羽山在今江蘇贛榆縣西。藝。種藝也。言蒙羽之間皆可種藝。今論中國水利者。莫不重導淮。導淮之術。要在擇海口。擇海口。惟淤黃河與鹽河兩道耳。夫鹽河口卽沫沂下游。既可爲淮河尾閘。則其關係於中國之水利巨矣。蒙羽。沫沂上游。蒙羽治則沫沂治。沫沂治則淮治。經重蒙羽。殆逆知後世淮河尾閘繫全國水利之重輕也。神已。

大野既豬。

豬。都之假借字。豬都皆從者得聲。聲同則義相通也。穀梁僖十六年傳。民所聚曰都。管子水地篇。卑也者。水以爲都居。都居正合豬義。既豬。水已聚也。大野。澤名。漢書地理志。山陽郡鉅野。大野澤在北。水經濟水注。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元。



和郡縣志大野澤在鉅野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明煇案鉅野在禹泗之西。荷澤之東。惟今山東鉅野縣一帶無此大澤。如漢志水經諸書所載此澤當在今鉅野鄆城嘉祥汶上魚臺金鄉及豐沛一帶。而禹泗與荷水亦在其地。疑其遺跡爲獨山微山諸湖。近王氏闡運謂洪澤及高郵寶應諸湖亦在大野既都之列。揆諸江淮水利。素重隄閘。以資蓄洩。正合都義。王說可通也。

### 東原底平。

東原自鄭君以來諸說皆以今山東東平縣當之。獨王氏闡運謂宜在淮泗沫傍。似通。底平。致功而平。言可耕作。大野在西。東原在東。東原之平。由於大野之豬耳。又。釋經文語氣似東原係大野周圍之地。則岱東南濟淮間萊荷一帶皆是也。

### 厥土赤埴墳。

埴。黏土也。堯黑墳。青白墳。與此赤埴墳大同小異。

### 草木漸包。

舊說。漸。進長。包。叢生。明煇疑亦科類名。

###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

羽畎夏翟。

羽山之谷。貢夏翟之羽。夏翟。雉名。羽中旌旄。夏。五色具也。

嶧陽孤桐。

嶧山在今江蘇邳縣西南境。山陽生孤峭之桐。中琴瑟。

泗濱浮磬。

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故曰浮磬。今江蘇銅山縣東南六十里。舊有呂梁。爲禹貢浮磬處。

明嘉靖時鑿平矣。

淮夷蠙珠暨魚。

淮夷。淮水之夷。蠙珠。珠名。淮之夷民。獻此蠙珠與魚。今東海以東諸島民。疑皆淮夷之類也。

厥篚玄纁綺。

玄。黑而有赤色者。纁。紬也。綺。絹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說文水經注引此。河皆作荷。許君曰。荷澤水在山陽湖陵。从水荷聲。大徐古俄切。水經有荷水。分於濟。入於泗。明煇案。先儒多以說文爲正。胡氏渭據水經考之。知禹泗由今山東泗水縣發源。至濟寧縣。經魚臺滕沛銅山。通淮。今自銅山以上至濟寧。已無其迹。銅山以下。卽淤黃河道。又禹時。荷澤屬豫州。在今山東定陶縣東北境。澤水由定陶東南流。卽水經荷水。經鉅野金鄉。至魚臺。通泗。此卽由泗達荷之道。而荷澤又通於濟。故達荷則可浮濟。深達河矣。

淮海惟揚州。

淮與徐豫爲界。海在東南。無際。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澤名。今鄱陽湖也。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彭蠡既豬。則水陸分明。而陽鳥至此有所居矣。此舊說也。明煇考今鄱陽湖。中曆七八月間。水勢汪洋。入冬。水落。正月則涸。春盡復漸漲。彭蠡按時漲落。陽鳥亦候氣往來。繹經意。似彭蠡水利以陽鳥至時適有所居爲宜。彭蠡水利。在節三江水量。使下游水力適足。敵海潮而不病震澤。最爲適宜。三江之水過強。則病震澤。弱則不敵海潮。又陽鳥疑是地名。或鳥當讀爲島。彭蠡洪水汪洋。荆揚間諸山如羣島。則宿松望

江懷寧合肥黃梅廣濟黃岡大冶諸湖。皆彭蠡也。而小姑大姑諸山。猶其遺跡耳。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三江爲漢以來諸儒說。禹貢者所聚訟。今從胡氏。定爲江漢彭蠡既會後所稱。詳後導江入海也。震澤。今太湖。澤低陷。其水底往往有煤。或古時以震陷得名。禹之震澤。當兼包今洮滬石臼固城南潯陽澄澱山諸湖。江浙間低地皆是也。三江自彭蠡至今江蘇江寧縣東。而迎海潮。若江水力弱。不敵海潮。則不入於海。倒灌蕪湖丹徒諸渠。而震澤不定。或江水過盛。與海潮鬪。則亦倒灌常熟太倉諸渠。震澤亦不定。故震澤之底定。以三江水量適足迎潮入海爲度。三江既入。則震澤底定也。

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篠。竹箭。蕩。大竹。敷。布生。舊說。夭。長也。喬。高也。明輝謂。惟夭惟喬。與兗州之惟繇惟條同例。疑夭與喬亦科類名。

厥土惟塗泥。

塗泥。地沮洳溼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他本錯上皆有兩上字。惟宋十行本僅一上字。阮刻據之。故亦少一上字。阮校勘記定爲脫文。云當補入。然漢書地理志亦作賦下上錯。僅一上字也。孔傳。賦第七。雜出第六。是梅賾本確有兩上字。漢書師古注。賦第七。又雜出諸品。則班志所據禹貢又確爲一上字。

厥貢惟金三品。

三品。金銀銅也。今金富於澳大利亞及南非洲。

璫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璫琨。美石。次玉者。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楸梓豫章。今象牙出安南印度。犀皮出非洲。美麗鳥羽出南洋羣島。澳大利亞及南非洲以羊毛著皖南福建江西以至五嶺。產木甚多。江南浙贛閩粵遍地產竹。閩之<sup>田黃</sup>壽山。浙之昌化青田。粵之端溪。產次玉美石其璫琨歟。

島夷卉服。

卉。草也。南洋熱地。故草服。家大人曰。卉服有冬夏二種。舊說指木棉卽古貝草。其精好者。謂之吉貝。元人得吉貝衣。稱爲奇寶。此冬服也。臺灣葛。內地所珍。盡人能知。印度有蕉布。爲出口大宗。廣被於南洋。而中土罕覩。惟左思吳都賦嘗及之。曰。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暑服非一矣。明輝案。此與冀州島夷獻皮服同。

厥篚織貝。

傳云。織。細紵。貝。水物。鄭曰。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明輝案。貝。疑是吉貝。織貝或即棉布。

厥包橘柚。錫貢。

厥包橘柚當逗。小曰橘。大曰柚。俗稱文旦。今如永嘉之柑。南豐之橘。新會之橙。沙田之柚。產地皆禹貢揚州域。包裹橘柚易敗。包裹是遠輸防腐之法。至今猶然。錫貢。錫命乃貢。言不常。公于江海。達于淮泗。

公即沿。沿。正字。沿。隸變。釋文出沿。云。鄭本作松。松當為沿。馬本作均。云。均平。明輝案。松均皆不。如公字為順。順流而下為沿。沿江入海。由海入淮。由淮入泗。胡氏渭曰。經敘東南四州之貢道。首尾相銜。層層脫卸。化工也。非畫筆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

山南曰陽。荆州自荆山南至衡山之南。荆山在今湖北南漳縣。其脈西接巴山。為江漢之分水嶺。荆與豫界。衡陽無際。

江漢朝宗于海。

孔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鄭云。江水漢水。其流迺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明輝案。江漢自漢口以上爲二水。曰江。曰漢。漢口以下合爲一。曰江漢。有朝宗之勢。而後可迎潮入海。水勢過盛。則彭蠡豬之。衰則彭蠡資益之。

### 九江孔殷。

九江亦爲漢以來諸儒所聚訟。胡氏據山海經水經知卽洞庭湖。孔殷言其吞吐壯盛。浩無津涯之勢甚盛也。

### 沱潛既道。

爾雅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江自今湖北枝江縣。漢自潛江縣。至漢口。其間枝流別出甚衆。皆沱潛也。

### 雲土夢作乂。

雲土夢三字。漢書作雲夢土。雲夢方八九百里。今兩湖之間卑下地皆是也。夏秋潦集。皆澤。霜降水涸。爲藪。有湖有土。而江沱潛漢。灌注其間。洪水時。固一大澤也。而中有平土高丘。水去則可以耕作矣。乂。治也。治其田疇。今江漢附近諸湖。居民築垸。與水爭土。湖漸縮而田漸多。經所

謂土作义者亦如是耳。此與沱潛既道。有表裏相治之功。蓋沱潛既道。則雲夢水去。而土可作义。

厥土惟塗泥。

同揚州。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此雖與揚州同。而揚州由海道。荊州係陸道。象齒犀皮之屬。當與揚州所貢同取於安南等地。蓋所產同方。而由二州進貢耳。

柁榦。枯柏。礪砥。磬。丹。惟。菌。露。楛。

柁。椿木。榦。柘也。一說。凡木材中弓弩之榦者。枯。白色。柏葉松身。一曰即檜。礪。磨刀石也。砥。其精者。磬。石。中矢鏃。丹。硃砂。今湘黔間最多。菌。露。美竹。中箭筈。楛。木類。中矢幹。

三邦底貢厥名。

三邦不可考。凡柁榦及楛十物。第使致貢其名。與揚州錫貢意相似。一說。菌露楛為三物。三邦



所貢。其名天下稱善。今湖南湘陰縣城外蘆陵潭。湖北漢陽縣城外鸚鵡洲。皆爲竹木大市。其材由湘沅上游浮江而下。又荆山之西。樹木深翳。西迤川陝邊境。亘千數百里。嚮稱老林。凡此諸地。或卽經所云三邦者歟。

### 包匭菁茅。

孔傳截包二字爲句。匭菁茅又一句。正義云。鄭玄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二家句讀既異。而裴駘讀史記夏本記。顏師古讀漢書地理志。皆以包匭菁茅爲句。又與孔鄭不同。蔡傳如裴顏讀。今從之。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欲其香色不變。故包裹之而加以匭。匭。匣也。明輝考今貴州仁懷縣茅台村產茅台酒。爲酒中無上上品。其茅有毛刺。當卽此也。

### 厥篚玄纁璣組。

玄。赤黑色。纁。黃赤也。此州染玄纁善。故貢之。璣。珠不圓者。此州產璣。善爲組。故貫璣於組以獻。九江納錫大龜。

龜千歲。滿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爲前知神物。王者有大疑。則稽之。不可常得。故不可錫命使貢。有則如天。錫而納於上。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周禮職方。洛。雍州浸。其豫州川有雒。說文亦以洛爲雍州川。入渭。則此逾于洛之洛。古或作雒。潛字下。唐以前本或衍一于字。逾。越也。漢不通洛。故遵陸逾山而入于洛。入洛。則可至南河而會渭。汭矣。南河。冀豫界上之河也。在帝都南。故曰南河。

荆河惟豫州。

豫州界。自荆山而北。至於河。河北爲冀州。豫州東界兗徐揚三州。西界梁雍二州。處九州之中。伊洛瀝澗。既入于河。

四水合流而入河。洛爲大。伊次之。其水患。伊爲甚。

滎波既豬。

滎。澤名。濟水之源。伏流溢出者。詳後導水。波。水涌流也。此與江漢朝宗。皆傳神之筆。繹經意。似豫州水患。原在滎波不豬而漫溢也。

導荷澤。被孟豬。

荷澤。見前徐州貢道。漢志有荷澤。乃荷澤之誤。至今山東荷澤縣。或謠作荷澤縣。滎澤伏流復出。至此。導而爲濟。濟。孟豬亦澤名。在今河南虞城縣西北地。被者。因荷澤之水。盛時衍溢。使被及孟豬。不常入也。自河決徙流。孟豬故迹。不可考矣。周禮有望諸。左傳爾雅有孟諸。卽此孟豬。

也。史記水經又作明都。漢書又作盟豬。皆因聲音同而互相通假。孟豬之東爲大野。徐州澤。荷澤之北爲雷夏。兗州澤。諸澤相望。在兗徐豫三州邊疆。岱西之水都也。累次河徙。湮焉。荷澤之水既東北流爲濟水。又東南流爲荷水。而餘澤又被及孟豬。其肥可知。滎波豬。荷澤被。而後下游兗徐濟淮間之水土可平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高者壤。下者墳壚。壚。疏也。一說。壚。黑剛土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臬。締。紵。

說文。紵。綦屬。綦。臬屬。

厥篚織纊。

纊。絲絮也。

錫貢磬錯。

錯。治玉石也。錫貢。與揚州橘柚同義。

浮于洛。達于河。

唐石經作浮于洛河。此豫州西北境貢道也。其西南境。則浮漢逾洛如荊州。南境浮于淮泗如徐州。東北境浮于濟滌如兗州。洛汭爲其總會處。

華陽黑水惟梁州。

華陽。華山之陽。黑水。今金沙江瀾滄江潞江皆是。

岷嶓既藝。

岷山。江源所出。嶓。嶓冢山。漢源所出。

沱潛既道。

此梁州之沱。卽今四川灌縣至瀘縣之沱江也。潛。今爲嘉陵江。廣元縣北朝天關以上神宣驛附近有水。流石穴中。東北由陝西寧羌縣通漢水源。西南入嘉陵江。由此至重慶。皆禹貢梁州之潛也。

蔡蒙旅平。

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蔡蒙。二山名。蒙山舊說。在今四川雅安縣南。祭山無考。明輝謂。今西康昌都。舊稱蔡木多。爲藏之東境。疑卽此蔡也。蒙當在雲南大理一帶。唐初蒙詔蓋因以爲氏。又。

蒙或卽蒙谷。蒙谷卽堯典和仲宅西之昧谷。淮南子天文訓謂日至于蒙谷而昆吾爲定昏。今以里差推之。在敘利亞之死海。

和夷底績。

和夷。西南夷民。今川藏滇緬番人皆是。以西。伊蘭阿刺伯猶太巴比命。疑皆和夷類也。延及地中海南北。皆此類。至今尚尊奉和音爲太上。底績。致功可治。

厥土青黎。

黎。小疏也。此州之土。獨無與同。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傳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鄭曰。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傳曰。璆。玉名。又。史記集解引鄭曰。黃金之美者謂之璆。是鄭本璆作鏤。鏤。剛鐵。可以刻鏤。砮。又名鐵石。火煉成鐵。極剛利。今大金沙江小金沙江之沙金。及野人山中瓜子金等。其璆也歟。

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四獸之毛。可以織爲罽。其皮爲裘。西傾山之戎。以其織與皮。因桓水來梁。梁則以之入貢。桓水。今白水江。出甘肅四川界上。與岷江源相近。由甘肅流入四川。至昭化縣。與西漢水會爲嘉陵江。嘉陵江卽梁州之潛也。鄭君請熊羆狐狸。連上厥貢。織皮屬下。讀謂爲西戎之國。又謂桓是爲隴阪名。明輝謂西傾山之戎。西接崑崙。梁州由此通西域。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潛。今嘉陵江。沔。漢水上源也。潛自朝天關以上。不通舟。故逾山而達于沔。其自沔入渭之道。當在褒斜二水。褒水於陝西褒城縣通沔。斜水於郿縣通渭。二水源相近。據水經注。有溪水相灌。通此由沔入渭之道也。爾雅釋水。正絕流曰亂。言橫渡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黑水。今金沙江。瀾滄江。潞江源。西河。今山西陝西界上之河。因在帝都西。故曰西河。河西雍州。河東冀州。經敘九州之次。一冀。二兗。三青。四徐。五揚。六荆。七豫。八梁。九雍。由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合五行生序。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一河洛也。

弱水既西。

說文水部。弱水。自張掖剛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於流沙。桑欽所說。大徐音而灼切。明輝案。

說文別有休字。訓沒也。則此弱水。漢人當作涵水。然考水經。不載此水。今甘肅山丹縣有水。西流出塞。卽此。嘉峪關玉門關一帶之水。在其西。入流沙。皆弱水耳。

涇屬渭汭。

屬。入也。汭。水相會處。又。水北曰汭。

漆沮既從。

漆沮之水。卽職方說文之雍州洛。今陝西北洛也。故入于渭。明初。改流而東。逕趨於河。近又合渭矣。

澧水攸同。

澧水在今陝西鄠縣東。卽長安縣之西。同於渭也。此水甚小。而著於經。殆微示爲漢制法之意。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書經二十八篇。終於秦誓。亦此意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烏鼠。

荆山與荆州荆山同名。此在陝西朝邑縣西南。岐山在岐山縣東北。終南山在盩厔縣南。惇物山在郿縣南。烏鼠山在甘肅渭源縣西。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爾雅。廣平曰原。下溼曰隰。鄭注。原隰。幽地。胡氏謂秦中之原獨多。地勢高下相因。有原則必有隰。其卑於原者。卽隰也。所該甚廣。不專在幽地。蓋經敘涇漆沮澧。皆由渭入河爲決川距海之事。又敘荆岐終南惇物鳥鼠五山。主谿谷而言。至此原隰。則主田野而言。皆濬吠滄距川之事。豬野。據班志卽漢之休屠澤。說者以今甘肅鎮番縣白亭海當之。明輝謂寧夏邊外西套蒙古阿拉善額魯特額濟納土爾扈特之地。廣袤皆八九百里。有白河黑河郭河及水磨川等所豬之居。延澤昌寧湖魚海。皆在白亭海西北。如此廣野。爲河西諸水所都。惟豬野二字。足以形容其狀。非一白亭海所能盡也。傳云。豬野地名。鄭云。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二說本無語病。後人因班志而必舉一海子以實之。隘矣。明輝又謂。涇屬渭汭。漆沮既從。前已敘訖。例諸他州。不須更贅。則此原隰。並非指涇渭漆沮一帶。蓋乃言河套內外之地。此地毗連豬野。故底績下文。卽云。至于豬野。且豬野之域。不止西套。自內外蒙古之沙漠。以至天山南北。皆豬野也。盡其境。至于鹹海裏海。亦豬野也。而庫庫淖爾及柴達木。猶爲腹地。凡以淖爾稱者。皆都野之遺音也。

### 三危既宅。三苗丕斂。

舜典。竄三苗于三危。三危。山名。河圖括地象云。在鳥鼠之西。與汶山相連。黑水出其南。水經注引山海經。亦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又云。三危在燉煌南。與岷山相接。山南帶黑水。據此推



之。爲今青海巴薩通拉木山。鄭注謂三危在積石之西南。甚當。然自巴薩通拉木山東南所衍。唐古刺高黎貢諸山。皆當屬三危。詳後導川黑水下。宅可居也。不斂。言大有次斂。其族安定矣。厥土惟黃壤。

土色黃。其質無塊。冀州曰惟白壤。豫州曰惟壤。與此大同小異。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賦第六。胡氏曰。九州田賦之高下。先儒皆云以人功修不修。今案。田美而少。則賦亦不甚多。田惡而多。則賦亦不甚少。不盡繫乎人功之修否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爾雅釋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焉。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山在今青海境。龍門山在今陝西韓城縣東北。由積石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與七州相會于渭汭。若本州東南境。則浮渭至此亦相會。貢道結束於此。一會字了之。神筆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斂。

崑崙。今新疆省南境。析支。今青海境。渠搜。今葱嶺西。皆西戎名。貢織皮。卽敍。就而敍之。傳云。織皮。毛布。今自西藏而西。遠至歐洲。皆衣織毛。正合傳說。又析支舊說雖云青海。今疑其後爲漢之安息。渠搜之後。疑卽日耳曼人。胡氏渭曰。輕改經文。此學者之大患。然古經實有脫誤。不可曲爲附會。如此十二字是也。不必遠證。第參以梁州之文。則此爲錯簡甚明。其曰織皮。卽熊羆狐狸織皮也。但文有詳略耳。曰崑崙析支渠搜。猶西傾也。但國有多少耳。曰西戎卽敍。猶言因桓是來也。但辭有異同耳。八州之貢物。未有列於貢道之後者。則此十二字。當在厥貢珠琳琅玕之下。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

自此起。爲導山文。就山之首尾脈絡。而敍其條列。蓋禹隨山所奠也。顏師古曰。自此以下。更說所治山水首尾之次。孔穎達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今更條說所治之山水。二氏皆本孔傳。深得導字精義。岍山在今陝西隴縣西四十里。岐山在岐山縣東北十里。荆山在朝邑縣西南。曰及。曰至于。言其脈絡相連也。河西河。逾河爲雷首。顧氏祖禹曰。孟門山在壺口北。卽龍門之上口。南至龍門山。謂之下口。其地兩峯壁立。夾河並峙。河經其中。扼束而出。南北蓋百餘里。明煇案。此卽逾河處矣。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壺口舊屬雷首讀。明煇以爲屬逾于河讀便。壺口在今山西吉縣黃河岸。其上孟門。其下龍門。皆爲山脈逾河處也。雷首山在永濟縣蒲州城東南三十里。其東接中條山。然雷首亦名中條。中條首起蒲州。尾接太行。跨芮城平陸安邑聞喜諸縣境。太岳。今霍山。在霍縣東南三十里。經云雷首至于太岳。已包舉中條矣。

底柱折城至于王屋。

底柱山峙黃河中。在今河南陝縣東四十里。山西平陸縣東南五十里。折城山在山西陽城縣西南七十里。王屋山在河南濟源縣西八十里。山西垣曲縣東北百里。

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大讀爲太行。戶剛反。又如字。太行山起于河南沁陽縣北。迤山西與河南直隸之界上。其西至榆次壽陽諸縣。山皆有太行之名。今長治沁遼至于平孟。皆在其脊。河圖括地象曰。太行。天下之脊。言其長也。恆山。北岳。在今直隸曲陽縣西北。山西渾源縣東南。山西之繁峙廣靈靈邱三縣。直隸之阜平廣昌唐完易蔚六縣。皆在其麓。由此回環至京都之北。引而東。直抵海岸。或以爲亦太行之脈。經言恆山至于碣石。則已包舉無遺矣。碣石山。漢時在今直隸昌黎縣東南方。

海中。彼時尚在海旁陸上。其後淪入海中。今無迹可尋矣。此言入于海。殆禹時海中已伏有碣石。餘脈歟。抑經知碣石之必淪於海也。或以昌黎碣石爲左碣石。而謂旅順老鐵山爲右碣石。則更包舉奉天之千山摩天嶺。而所云入于海者。爲隍城諸島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

此導山第二脈也。西傾山在今甘肅臨潭縣西南邊外青海境。朱圉山在今甘肅伏羌縣西南三十里。鳥鼠山在今渭源縣西二十里。胡氏渭以鳥鼠在朱圉西。疑古經元作鳥鼠朱圉。自秦禁學。口說流行。顛倒其字云。太華西岳。在今陝西華陰縣南十里。雍州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惇物在朱圉東。終南在太華西。此云朱圉至于太華。已包舉之矣。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熊耳山在今河南盧氏縣西南五十里。外方山卽中岳嵩山。在今登封縣北十里。桐柏山在今桐柏縣東一里。陪尾山。孔云淮所經。鄭云在安陸東北。今湖北安陸縣東北五十里有橫尾山是也。或謂今山東泗水縣泗水源陪尾山卽此。若定爲泗水之陪尾。則其脈自桐柏而東。過武勝關。入安徽省。至霍山縣。爲霍山。更東北迤。至合肥縣。有大滯山。定遠縣有大橫山。鳳陽縣有石門山。盱眙縣有浮山。江蘇邳縣有嶧山。皆藉斷絲連。益北入山東。爲嶧縣費縣滕縣諸山。至

于泗水縣東南五十里之陪尾山。

導蟠冢。至于荆山。

此導山第三脈也。蟠冢山在今陝西寧羌縣北九十里。荆山在今湖北宜漳縣西北八十里。由蟠冢至荆山。中經巴山。

內方至于大別。

內方山在今湖北荆門縣東南百八十里。大別山。傳云在荊州爲漢所經。班云在六安國安豐縣。鄭云在廬江安豐縣。漢安豐縣今安徽霍山縣地。非漢水所經。故左傳杜預注疑班鄭二說不合。至宋儒本元和郡縣志指魯山爲大別山。胡氏禹貢錐指亦主此說。明輝案魯山在今湖北漢陽縣東北百步。東臨大江。漢口在其北。人皆呼爲龜山。予目驗之。酷似龜形。頭入江水。爲吸水狀。因疑大別之別。或與鼃通。聲同。固得通用。夫山水土名。傳自往古。字有改易。語無變遷。爲龜爲別。文言之異耳。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此導山第四脈也。岷山之陽。包今四川松潘理番懋功雅安城邊諸縣。凡川西高地。皆在其內。卽滇黔之境。亦在其中。至于衡山。中經武陵。衡山。南岳。在今湖南南衡山縣西北三十里。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九江見前荊州。敷淺原。舊說鄱陽湖西地。明輝謂當在今太湖東南江浙一帶。禹時出水未久。故爲淺原。猶今言漲灘也。過九江至于此。中包湘贛上游山地及皖南浙西諸山矣。明輝又案。自導岍至此。班固以兩荆山分南條北條。馬融王肅皆爲三條。三條者。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嶧冢南條。鄭康成則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嶧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唐僧一行言山河兩戒。積石終南太華雷首恆山以至朝鮮爲北戒。岷山嶧冢太華熊耳桐柏荆山衡山以至閩越爲南戒。蔡傳以導岍爲北條。大河北境之山。西傾爲北條。大河南境之山。嶧冢爲南條。江漢北境之山。岷山爲南條。江漢南境之山。元吳澄更以蔡傳四列各分爲二。導岍至逾于河爲一節。壺口至入于海爲一節。西傾至至于太華爲一節。熊耳至至于陪尾爲一節。導嶧冢至于荆山爲一節。內方至于大別爲一節。岷山之陽至于衡山爲一節。過九江至于敷淺原爲一節。予意鄭爲近是。其陰列與陽列。乃地形高下之所判。而次陰次陽。則山脈在河漢江淮之間。其爲分水嶺甚明也。胡氏曰。山有見於九州之下。而導山無之者。有見於導水之下。而導山無之者。有見於導山之下。而他無所見者。有再見者。有三見者。或有或無。或單或複。皆有至理存焉。學者不可以不察。

導弱水。至于合黎。

自此起爲導水文。導山導水。所以敷土也。鄭曰。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釋文出弱字。云。本或作溺。據齊氏水道提綱。山丹水卽弱水。按。水在今甘肅山丹縣境。其下流近圖稱爲黑河。至金塔縣。有白河來合。北流於塞外入居延澤。合黎山。據胡文忠圖。在今金塔縣東。

餘波入於流沙。

流沙。今甘肅玉門安西以北敦煌以西沙漠是也。其地風與沙俱滾。而水與沙俱流。沙去成田。沙至爲漠。因風而流。故曰流沙。今弱水北入居延海。經云餘波入流沙。當是西行者。今不知其道。若求遺跡。惟安西布隆吉河可以當之。或禹時居延海以西沙中尚有水道。日久漸涸。理亦有之。今布隆吉河所匯哈拉淖爾。正合經文餘波之神。波如滎波之波。言餘則非止一波。言水涌流於沙。與沙俱流而沒。經文六字。傳神如繪。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楚辭天問。黑水玄趾。三危安在。是黑水三危之所在。屈原已不能知。自漢以後。紛紛聚訟。皆不能指實其地。惟漢志載滇池有黑水祠一語。前人罕至塞外。故胡渭王鳴盛諸氏說此莫不闕。

疑。昔家君由緬入滇。身歷其境。考查既確。著有黑水解。曰。黑水非一水之名也。今中國南流之水多黑。其逕達于南海者。爲瀾滄江。潞江。大金沙江。其由大金沙江入南海者。爲龍川江。檳榔江。要之皆黑水也。大理府志以瀾滄江當禹貢之黑水。蓋本諸元史。明人李元陽先已言之。楊慎嘗主其說。騰越州志又以大金沙江爲黑水。則用明人黃貞元之說。張機作南金沙江考亦主之。蓋李元陽太和人也。黃貞元騰越人也。各尊其境內之水。其言皆非無據。自聖祖御製有山川考諭。羣言於焉折衷。蓋以潞江上流有喀喇烏蘇之名。蕃語謂黑爲喀喇。水爲烏蘇。尤顯然可證也。一統志及衛藏圖志諸書遵之。允發古人所未發。惟詳繹聖祖之諭。亦未嘗辨瀾滄金沙爲非。大哉王言。所包者廣。後儒如閻禎兆。史秉信。阮元諸人。或引申黃貞元之說。或引申李元陽之說。各執一偏。殆聖門盍各之義歟。本朝欽定七經有存異一門。以此類推。則亦不妨兼存其說矣。文棟竊以爲禹貢治水。不當專治一水而遺其餘。瀾滄金沙皆發源西藏而南流。亘古雍梁兩州之域。自騰越永昌以北。縱橫數百里間。世所稱爲怒夷山及赤髮野人陸阻地者。其間萬山蟠結。束羣江之腰。聚於一處。爲南北一大關鍵。相傳其峭壁不可梯繩。弱水不任舟筏。蓋天地之奧區。人力所未通也。意者其卽古之三危歟。三危猶云諸危也。過此以往。羣江分流。浩漫而入於南海矣。是故諸家之說。要當合而一之。益以闡明聖祖言外之意。而於禹



貢治水之義。或亦庶有當乎。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爾雅釋水曰。河出崑崙虛。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河水出焉。又曰。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水經曰。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河水出其東北陬。明焯案。據此知河源在葱嶺。今塔里木河是也。山海經又言。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史記亦言。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漢書言。蒲昌海一名鹽澤。其水停居。皆目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明焯案。鹽澤卽今羅布淖爾。據此知積石爲重出之源也。禹導河則自積石始耳。龍門在壺口南。在今山西河津縣西北陝西韓城縣東北。夾河爲險。昔龍門未開。河出其上。禹鑿通之。

南。至于華陰。

南字逗。華陰。華山之北。爾雅。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河自龍門至此而大曲。自此以上。由北南流。所謂西河也。

東。至于底柱。

東字逗。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禹所鑿也。唐趙冬曦言。砥柱山有六峯。皆生河之中流。其最北兩柱相對。所謂三門也。次於其南有孤峯。揭起。夏禹之廟在焉。復次其南有三峯。河水從黃老神前東流。湍激。觸於蝦石。折流而南。激於三門。苞於廟山。乃分爲四流。淙於三峯之下。抵於曲隈。會流東注。自此以下。魏峯夾岸。凡百二十里。亦禹所鑿。其山雖開。尚有湍流激石。水勢迅急。爲一十九灘。

又東至于孟津。

又東逗。孟津。孟地之津渡處。在今河南之孟縣南孟津縣東北。河至此。放平洋矣。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河處。今洛口。大伾。山名。在今河南濬縣東南二里。禹河由今武陟之東。行獲嘉原武之間。經陽武延津之北。新鄉汲縣之南。至濬縣東南滑縣東北。其北岸有大伾山。禹河在山南。分枝東流爲漯。其本枝則向北流。漯詳兗州貢道。自華陰至此。古謂之南河。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降水。卽冀州衡漳。今爲濁漳。源出山西屯留長子縣境。降水在今河南臨漳縣城西南。向北流。由今直隸成安肥鄉縣境。至曲周縣東南。入禹河。禹河自今河南濬縣大伾山北流。經內黃湯

陰安陽臨漳境。又經今直隸大名成安肥鄉境。至曲周縣東南。會降水。此所謂北過降水者也。河又北流。至鉅鹿縣。卽今大陸澤之東。顧氏祖禹言。河自大伾以北。地勢廣衍。大陸則鍾水之區也。蓋禹河之有此澤。隨時蓄洩吞吐。以節河水之量。猶今長江有洞庭鄱陽耳。胡氏渭言。曲周以下。本降水之所行。禹穿地引河。合之入海。是謂北過降水耳。

又北。播爲九河。

播。分也。河至此。注沮洳之鄉。故分散以殺其溢。九河名及其道。詳見兗州。其最北徒駭爲正枝。由鉅鹿向冀縣深縣獻縣青縣一帶。至天津。爲逆河。禹河自大伾以下。古謂之東河。

同爲逆河。入于海。

傳曰。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鄭曰。逆河。言相向迎受。唐人說。逆。迎也。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水。其入海處。當在今直隸昌黎縣南方海中。禹時碣石在其口外。蓋今渤海。禹時尚多陸地。逆河由大沽口外東行。至碣石西南而入海也。其後陸陷爲海。逆河下游與碣石俱淪矣。漢書溝洫志載大司空掾王橫言。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寢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夫九河之地。既爲海所漸。則逆河之地。爲海所淪矣。抑明輝謂王橫之言。最能形容逆字。海水之溢。西南而漸河。殆自禹時已然。則此逆字。亦傳神之筆也。大伾河口之地。禹後漸淪。江口

之地禹後漸長。因江會漢而有朝宗之勢。不爲海潮所逆也。  
晉冢導漾。東流爲漢。

孔傳云。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  
又東。爲滄浪之水。

水經注。漢水至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水中有洲。名滄浪洲。案。魏武當縣。今湖北均縣也。  
過三澁。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三澁。諸家說皆不安。明焯案。說文云。澁。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又引此文云。夏書曰。過三澁。今漢水至襄陽。其南岸有古大隄。緣水流至此漸猛。衝決爲患。故爲隄防。以資捍禦。湖北通志言自商周已然。然據說文。知澁字卽後世隄防之類。則襄陽古隄當自虞夏已然。不止商周也。漢自襄陽以下。流經宜城鍾祥荊門京山潛江天門沔陽漢川八縣。至漢陽夏口二縣間。入江。據湖北通志。其左岸自鐘祥之石城以下。迄漢川縣境。有紅廟隄一道。右岸自荊門之內方山以下。迄潛江縣境。有沙洋隄一道。兩隄捍禦水流。居民倚爲保障。與襄陽古隄。適符三澁之數。當共爲禹時所創作。又漢水下游諸縣。有所謂垸者。係居民築泥爲城牆。而止其中。蓋因地勢低窪。用以防水。亦符說文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之義。今諸縣境中。垸無慮數百。三澁疑又可作衆。

澁解。三者衆也。言皖甚衆也。天門縣志言。縣治低窪。爲禹貢三澁故地。當是故老相傳有此說。然三澁可包天門。天門不可限三澁。夫三澁與雲夢土作又。互爲注解則易通。雲夢成土。由於澁之衆多。人埤增水邊土。止其中。乃可使雲夢水去土見而作又。此在禹貢筆法互見之例也。漢水入江之口。古今屢有變遷。元明時在今漢口下游入江。今則在漢口上游大別山下。游。顧氏棟高曰。春秋時。大別山在漢水東岸。今在漢水西岸。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彭蠡澤。今鄱陽湖。滙。迴也。漢水既入江槽。東至鄱陽湖口。贛中諸川之水。爲江漢所過。乃相與迴旋而爲湖。此夏秋雨季爲然。及至冬令。彭蠡之水亦入江槽矣。蓋江漢水漲於暮春。夏秋益肥。入冬則瘠。又。漢水之漲。先於江。故彭蠡始滙時。漢水力也。北江與中江對舉。詳後中江。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岷江在今四川灌縣。分枝向東。別出爲沱。至瀘縣。復合。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江由今湖北江陵縣行虎渡河之道。東南至澧水。又過今洞庭湖。至巴陵。胡氏謂言禹導江至澧。過九江。至東陵。其故道如此。蓋指巴陵爲東陵也。

東迤。北會于滙。

迤。表行也。東迤是矣。北字未明。疑是北江也。與北江之水會而于滙。卽江漢與鄱陽之水相滙也。予於漢口驗之。漢水先漲。江水後漲。春夏之交。江漢水勢相敵。若使無漢。江水不至滙彭蠡。漢水既漲。江槽不容。乃其水不得倒滙於彭蠡。故彭蠡之初漲。雖漲於贛鄱諸江。亦漲於漢也。此卽漢之東滙澤爲彭蠡也。至江水初漲時。因九江孔殷。尚能容蓄。故東陵以下。不見其漲。及至夏秋。江水盛漲。乃與北江共會于滙耳。曰于滙而不曰彭蠡。則江水之豬彭蠡者。其量不多也。又。予往來吳楚。驗得石鍾山下游江槽之水。入夏則黃水之中雜有青水。相與迴旋。如是者迤數十里。乃知經文于滙二字亦傳神之筆。蓋湖水青而江漢之水黃。夏秋三水皆盛。相迴於此。所謂于滙也。予既目驗于漢口與湖口。而湘贛門人亦爲予驗洞庭鄱陽。知之如此。

東爲中江。入于海。

孔曰。有北有中。南可知。鄭曰。三江。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程氏貢禹論曰。彭蠡爲南江無疑。參北中之目。而南江隱然在二語中。此聖經之書法也。明輝謂江漢朝宗則共爲一瀆矣。而北江中江寓分於合。南江爲贛鄱之水。誠不易矣。鄭君謂岷江至此始得稱中。探得經意焉。夫北會而

後爲荊州之江漢。于滙而後爲揚州之三江。合前後經文參互錯綜以求之。固甚明也。而先儒或援引他書。謂浙江爲南江。謂滬江爲南江者。徒生枝節耳。今湖口於中曆九月。江湖對流。而湖水由石鐘山下傍南岸東流。青水一條。不混黃色。卽南江矣。此予所目驗者。又予門人有操商船。駕駛業習長江水道者。驗得江水自湖口以東。夏秋則北岸之流盛。冬春則南岸之流盛。而中流四季皆急。行船者於夏秋上水傍南岸。下水則傍北岸。冬春反是。夫夏秋北岸水流之盛。盛於漢。冬春南岸之盛。盛於鄱陽湖。蓋一江之槽而流三江之水焉。足此以明禹貢三江之義。且益見其以一稱三爲至精也。

導沆水。東流爲濟。入于河。

孔曰。泉源爲沆。流去爲濟。鄭引地理志云。沆水出河東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案。漢武德縣。今河南武陟縣境。

溢爲滎。

濟既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絕河而南。溢爲滎澤。此與豫州滎波。互相發明。溢。故波耳。亦聖經神筆也。滎澤久塞。禹蹟當在今河南滎澤縣南。今其附近有賈魯河。乃後世所鑿。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

陶丘在今山東定陶縣西南。濟由滎澤伏流而東。至陶丘北。復出也。自此一出。不復伏。遂東流。注荷澤。澤故在今定陶縣東北境。其水東北流爲濟瀆。又一枝東南流。通泗。水經稱爲荷水。今滎波陶丘荷澤之蹟皆湮。其伏見之迹不可睹。然濟瀆所經之地。其下皆有伏流。遇空竇。卽便涌出。就其源委求之。今猶有可考者。齊氏水道提綱。濟瀆源出王屋山頂。曰天壇。有泰一池。滄泓不流。卽沈水。東數十里。出地東流。此伏流之在源者也。顧氏方輿紀要。趵突泉在濟南城西南。平地涌出。高或至數尺。爲濟水伏流重發處。城內外類此者。有金線泉。珍珠泉。舜泉。孝感泉。及杜康諸泉。總凡七十有二。此伏流之在委者也。夫滎澤必大於趵突諸泉。其情狀則與趵突諸泉當無異。經所謂波與溢者。今雖不可見。然觀於趵突之涌出平地。高至數尺。猶可想像得之。說文陶字下。引夏書曰。東至于陶丘。與此異。或因謂滎澤定陶之間。非伏流云。

又東北。會于汶。

會汶在今山東東平縣西安山驛。禹濟自荷澤東北流。由今鉅野鄆城嘉祥境中。貫大野澤。至此。會汶。

又北東。入于海。

禹濟故道。由東平以下。今爲黃河。過濟南城而東流。經章邱鄒平桓台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由



今小清河道入海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禹泗水具詳徐州貢道。其合沂處。在今江蘇邳縣南。淮會泗沂。在今淮陰縣。卽運河通淤黃河處。由此以東。在澧水阜甯之間。今悉爲淤黃河道。蓋自金元河奪淮入海。而咸豐五年河復北徙。淮隨河塞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

爾雅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鶻。其鼠爲鼯。蓋鶻鼯同穴處此山。故名耳。導山從省曰鳥鼠。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澧涇漆沮。悉具雍州。第澧與漆沮。說者不一。綜其同異。難斷是非。禹時故迹。未必不異於今。闕疑可也。禹渭自今長安以東之道。胡氏渭言。當行今渭水之北。雍州渭汭亦在今渭口之北。疑今朝邑趙渡鎮之洛口是其地。今渭所行。係漢時漕渠云。

導洛自熊耳。

漢書地理志。弘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上雒。熊耳山在東北。盧氏今河南盧氏縣。上雒今陝西商縣。洛源當在上雒之熊耳。今在雒南縣西。然地理志言洛水出冢嶺山。水經言出謹舉山。皆

與禹貢異。齊氏水道提綱謂洛源附近連岡相接。俗曰龍耳山。疑卽禹貢導洛之熊耳。東北會于澗瀝。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澗瀝之道。洛之口。嘗有變遷。今所行未必是禹迹。然與禹迹無大異。以上凡九水。疏曰。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泂水不出於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明燁謂。句法變換。聖人經筆。非史文也。

### 九州攸同。

九州。畫分所敷之土。別爲九區也。水中可居者曰州。州之外。水躬繞之。先王欲大中國之土。廣加德教。而期於天下大同。故謂國土爲州。意在竟土之所至。而分州畫爲九區焉。胡氏渭曰。此總敘水土之功。而先舉其凡。

### 四隩既宅。

爾雅釋丘。厓內爲隩。蓋水厓之內也。四隩。猶言四海之內。既宅。已安居也。州畫爲九區而同之矣。其四境之內。可得而安居焉。孟子曰。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

者爲巢。上者爲營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 九山刊旅

九山。九州名山。刊當作禋。義如隨山刊木。旅。舊說爲祭名。義與禋蒙旅平同。明輝謂。旅。禋通。書秦誓。旅力既愆。詩小雅。旅力方剛。兩旅字皆卽禋。禋。呂同。旅。篆文。呂。古文。故旅。呂亦通。呂覽注。淮南注皆云。呂。旅也。說文。呂。脊骨也。象形。禋。篆文。呂。从肉。旅聲。此九山。禋。旅。與下文九川滌源。屬辭之法實同。九山。禋。旅。言九山之脊已禋。禋者。測定其高下形勢耳。周髀算經。商高語。周公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其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由生也。漢趙君卿注云。禹治洪水。決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除滔天之災。釋昏墊之危。使東注於海而無浸溺。乃句股之所由生。此可證禹以測量之法。定高下形勢也。經兩禋字皆屬山。蓋登高則望遠。可以規大地。其用力少而成功多。

### 九川滌源

九川。九州大川也。益稷篇。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又曰。濬畎澮。距川。畎澮在山爲谿谷。爾雅釋

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禹濬谷注谿。濬谿注川。卽此滌源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禹貢錐指引陸氏深河汾燕間錄曰。晉水澗行類閩越。而悍濁號怒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滿。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爲害不細。以無堰塢之具耳。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倣閩越間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爲疎密。則晉水皆利也。閩諺云。水無一點不爲利。閩水之爲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瓴而下耳。又引朱氏國楨湧幢小品曰。辛丑南歸。經磁州徧野。皆有水溝。深不盈二三寸。闊可徑尺。縱橫曲折。隨地各因其便。輿馬可跨而過。禾黍蔚然。異之。問與夫水自何來。遙指西山曰。此泉源也。及問泉那得平流。則先任知州劇徵園從泉下築堤障之。高丈許。隄高。泉與俱高。因地引而下。大約高一尺可灌十里。一州遂爲樂土。明輝案。此二條。正合滌源之意。然禹之滌源。其法必甚備。非可以此限之也。

九澤既陂。

陂如隄。障水使鍾於澤者。川水主流。澤主鍾水。遇川水涸時。泄澤水以益之。川水有時氾濫。則有澤以蓄而不爲害。澤之陂。所以爲蓄泄也。九州之澤既陂。則九州之川皆得所蓄泄而不爲患。衆川之源滌而衆山之督定矣。衆澤既陂而衆川之水得所調節矣。治水之術。此最扼要也。

四海會同。

四海。九州之外四夷也。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會同會於京師而大同也。四海會同。則非獨九州攸同。而四夷無不同矣。四隩。九州之內。四海。九州之外。四隩同而宅之。四海同而會之。

### 六府孔修。

左傳。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傳曰。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正義曰。由政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胡氏曰。此以下。總結諸州土田貢賦之事。六府者。財用之源也。六府之政不修。則賦無所出。貢無由作矣。玉篇修字下引此作六府三事。孔修。三事者。左傳云。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明輝謂六府之修。會同四海而修之。故本於正德。實能厚生。此大同之政也。

### 庶土交正。

庶土。壤墳墟埴塗泥黎斥之類。交正。交相正以調和之。使得稼穡之宜。庶土交正。本於六府之修也。

### 砥慎財賦。

傳曰。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明輝謂財生於六府。修庶土正。而所慎者。以義

爲利。不以利爲利也。

成則三壤成賦。

史記夏本紀集解離斷如此。王氏尚書後案云是鄭讀。今從之。土壤分上中下三品爲則。其九等之田。由此細分之。賦法三壤而成。亦以上中下更分九等。繹經意。三壤之則成於庶土交正。修府慎財。成以爲則。乃成賦。賦則之成。成於府修而財慎。

中邦錫土姓。

梅本中邦屬上讀。鄭曰。中卽九州也。明輝案。錫土與姓。分土建諸侯。使世守之也。錫土所以統地。錫姓所以統人。九州之內則然。蓋惟中邦錫土姓。四夷則否。此是四隕既宅後事。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鄭訓台爲悅。訓距爲違。言諸侯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明輝謂此兩句爲結上起下之辭。上自九州攸同以至中邦錫土姓。皆祇台德先之事。下自五百里甸服至聲教訖于四海。皆不距朕行之實。因先有九州攸同以至中邦錫土姓諸德。已爲天下所敬悅。故能由五服以推行於四海而無違。此與大學所云德者本也義相合。

五百里甸服。

以下規方所敷之土爲內外五服。正義曰。既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  
彼弼成五服之事。去帝都四面五百里。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服王事也。甸。治田。爲天子  
治田出穀也。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

孔說。此百里至後五百里。皆甸服內地。鄭說。皆甸服外地。總。刈禾禾本全者。銍。斷去彙也。胡氏  
曰。諸侯以什一之法取民。謂之賦。出其所賦什之一。市土物以上供天子。則謂之貢。天子所賦  
惟畿內。

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秸。禾既去彙。又去其穎。卽用其穗也。服。服轉輸粟米之役也。粟有殼。米無殼。不復言紓。蓋不自  
納於帝都。第送至三百里地。而使三百里之民。服轉輸之役。以達於都。鄭說。此五百里去帝都  
已千里。謂堯制甸服賦納總。禹弼其外。又五百里。而爲此五等之賦。其百里之總。蓋與內相同  
云。

五百里侯服。

傳曰。侯。侯也。斥侯而服事。公羊隱元年疏引春秋說云。侯之言候。候逆順。兼伺候王命。孔說。此

帝都外千里。鄭說千五百里。

百里采。

孔說。此侯服內之百里。鄭說。在侯服外。采。孔馬皆訓爲事。胡氏以爲采地。江氏尚書集注音疏。本禮記王制鄭注。謂采者。采取美物。以當穀稅。

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朱子曰。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爲百里者三。隨文生例。不可拘也。男邦建小國。諸侯。大國次國。

五百里綏服。

綏。安也。此亦建諸侯以安王室。孔說。此帝都外千五百里。鄭說。二千五百里。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孔說。此綏服內地。鄭說。綏服外地。文教至此而漸微。故揆之。武衛於此而益需。故奮之。至於武備日拓。則文教益遠。不必於此交界也。如孔說。自帝都而四達。盡揆文教之。三百里。每方凡一千三百里。自奮武衛而外。盡五服。又一千二百里。鄭說倍其數。則文教以內二千三百里。武衛以外二千二百里。譬如雅典尚文。斯巴達尚武。綏服則兼之。內文外武。而文稍勝焉。此聖人之政也。胡氏曰。雅者。王政之所由廢興。方周之盛。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卽禹貢揆文奮



武之事。此說甚通。夫孔子據史作經。託事達義。修道立教。鴻筆一貫。五經皆相表裏。不獨詩書爲然。文以揆教化。武以奮防衛。武以爲前驅。文以爲後勁。文之所至。教亦至焉。聖化漸及於四夷。中國由小而漸大。血氣尊親之盛。可操券於他日者。卽此經義之効也。就今史言之。治邊省以揆文。御藩國以奮武。則合於經義矣。

### 五百里要服。

要者。約束之義。孔說。此帝都外二千里。鄭說。三千五百里。

### 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孔就。此要服內地。鄭說。要服外地。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而已。蔡。放也。放罪人於此。胡氏曰。春秋於介葛盧之朝魯。直書曰來。公羊傳曰。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何注云。不能升降揖讓。蓋遠方之民。未染華風。其喜怒哀樂。亦猶夫人耳。但不能節之以禮。子游之所云。直情而逕行者也。易之謂也。明輝謂要服治以要約。夷。約較備。蔡。疏闊。

### 五百里荒服。

孔說。此帝都外二千五百里。鄭說。四千五百里。荒又簡略。

###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鄭曰。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馬曰。流行無城郭常居。孔說。此荒服五百里內地。鄭說。荒服外地。孫氏星衍本五經異義。謂。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明燁案。益稷篇禹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鄭謂堯五服面二千五百里。禹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千。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則爲萬里。此與首句禹敷土爲能大中國之土義相應。然此言史事耳。經義則旨在立制。小大由之。設繩以今史。假若一百年前乾嘉之世。則中國十八省。如甸服侯服也。邊陲蒙藏及藩國朝鮮琉球越南緬甸馴至日本暹羅。皆如綏服。俄荷英土義葡如要服。中非南美以至兩極冰土。如荒服。信能堅奉玄神誠聖經教而祇行之。則漸次洋溢。至於天覆地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有必然者。祇台德先。不距朕行。明王興宗之矣。

東漸于海。

傳曰。此言五服之外。明燁案。漸。入也。進也。浸潤也。東入海而進之。則太平洋大西洋及地中海無不爲此海字所包括。如日本及美洲歐洲依次而爲聖化所浸潤矣。此非必舜禹時事。然必爲舜禹所蘄。夫文教之揆。無有止境。台德之行。無有已時。他日大同之盛。必見實事。而其基礎。立於舜禹。二千四百年來。孔子聖化。推行日廣。卽演舜禹之緒而引申之。此東漸于海。直包舉

後世而言。非謂舜禹已盡其事。孔子聖心如此。亦孔子之前知如此也。

### 西被于流沙。

被及也。加也。覆也。流沙。說者謂沙隨風流。然漢人謂之翰海。宋人則謂之旱海。今西人地質學說。言沙漠故皆海。與旱海義正合。疑禹時海猶未盡旱。沙俱水流。故曰流沙。沈括夢溪筆談言。流沙。人馬履之。百步外皆動。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一陷。則人馬駝車應時皆沒。是必沙下有水。故然。被訓及。則及於天山葱嶺矣。訓加。則加於波斯阿刺伯矣。訓覆則覆於撒哈拉矣。此與浙海同義。亦為舜禹所斬而孔子教化推行之可見諸實事者也。

### 朔南暨。

朔南。通。爾雅釋訓。朔。北方也。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明燁案。古人知地圓。又踰北極而往。周髀說仍謂之向北。與今西說不同。一日始蘇之月。夜半時在對衝半球。自中國河域北行。不踰半球。可至其地。故朔為北方也。暨。顏師古漢書注訓及。裴駟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明燁謂暨從既得聲。或可訓為盡。朔南暨。盡其所至耳。如訓為及。當是南北各半球相及。若東至地中海西至撒哈刺。即東西相及也。又考說文暨。日頗見也。段注。頗。頭偏也。頭偏則不能全見其面。頗見者。見而不全也。明燁疑朔南暨即今之南北極。南北極各有年年不見日。

光其半年見日之時。光亦甚微。此與段說許義正合。且陞字從旦。旦者日纔出。甚低。兩極見日之時。日光常距地平線極近。方之中國。僅有旦明。正合陞字從旦之義也。夫禹貢僅詳九州山川。雖見有島夷。蜃夷。萊夷。淮夷。和夷。諸名。似溢於九州之外。然未詳其地土。至於九州外之四海。止此東漸西被。朔南陞而已。蓋略焉。友人廖敍疇。世功嘉定人。嘗語予。禹貢爲地經中國志。山海經則爲世界志。予甚韙之。漢劉秀。即劉歆。校山海經訖。上奏言。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別八方之海。記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園。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則禹貢專詳夫九州。而山海經可訖于四海也。惟山海名經。出於秀奏。秀嗜古史。進史僭經。經屬禹貢。山海乃其傳記。若無孔子鴻筆。則禹貢原文亦山海之類耳。山海雖博。義已足於禹貢矣。據璇璣鈴。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此卽刪書所據之史也。劉秀所名山海經者。當在古史三千二百四十篇之中。惟未經孔子鴻筆成篇。不入於經。第與禹貢有同源之舊耳。可以爲傳記。而不可以稱經。秀乃尊以爲經。實非也。

聲教訖于四海。

孔傳聲教屬上讀。裴駟讀屬下。訖。止也。盡也。四海。九州之外。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又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夫成則三壤成賦。善政得民之財也。聲教訖于四海。善教得民之心也。以善養人。天下悅而歸往。故有四海會同之盛。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蓋由於斯教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也。斯教之大本。孔子著之孝經矣。

禹錫玄圭。

據竹書紀年。司空禹治河。堯七十五年事。至八十六年。司空入覲。贊用玄圭。史記言帝錫禹玄圭。孫氏尚書今古文法疏以帝爲舜。孔傳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江氏尚書集注音疏云。同宗子藩謂余曰。漢武梁祠堂石刻畫像祥瑞圖云。玄圭。水泉疏通四海會同則至。則玄圭乃治水功成之瑞應。天所以寵錫禹者。又徐孝廉承慶曰。太平御覽八十二卷皇天部引尚書旋璣鈴曰。禹開龍門。導積石山。玄圭出。刻。延喜王受德天錫佩。是則玄圭乃錫自天。非堯錫也。聲謂據此二文。則史記言帝錫禹玄圭亦謂天帝。不謂堯矣。孫氏星衍曰。此今文說也。劉氏尚書今古文集解謂。天錫禹玄圭。猶箕子言天乃錫禹鴻範九疇。陳氏今文尚書經說

考曰。三家師說。或以玄圭爲天錫。或以玄圭爲帝錫。固有不同者矣。其以爲帝錫者。蓋玄圭之出。本爲治水功成之瑞應。禹得之以獻帝堯。帝卽以之錫禹也。蔡傳以錫爲禹錫。舜蓋本竹書紀年司空入覲。贊用玄圭之文。胡氏曰。玄圭。或以爲錫堯。或以爲錫舜。未知孰是。時堯老舜攝。蓋禹上之於舜。而舜歸之於堯。理當然也。明燁謂。史記言帝。上帝也。禹得玄圭。爲成功受命之瑞應。尚書帝命。驗禹。白帝精。禮稽命。徵天命之異。故夏有玄圭。

告厥成功。

舜典。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大禹謨。帝曰。兪。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左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史記。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臯陶。舜曰。然。往矣。舜曰。棄黎民始餓。汝后稷。播時百穀。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舜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舜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爲共工。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益爲朕虞。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

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爲秩宗。夙夜維敬。直哉。維靜絜。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爲典樂。教耨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意。歌長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衆。命汝爲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汝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遠近。衆功咸興。分北三苗。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臯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爲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折支。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烏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

時出叢書

七〇

孔經禹貢注解

終

崑山陳寶立初校  
上海朱寶立覆校



## 孔經禹貢注解後序

昔先高祖考煦洲公。精堪輿。好遊名山。至先府君東木公。治輿地之學。同光間。南遊吳越。北遊燕趙。著讀經地理叢要十二卷。方輿形勝攷概十八卷。帝京形勝考二卷。皇朝藩部要略十八卷。塞外金石記四卷。外蒙古喀爾喀四部圖說七卷。增訂北徼彙編四卷。西陸彙要一百四十卷。青海考略二卷。海運彙編二卷。籌邊論一卷。於光緒辛巳。不孝生之歲。東渡日本。居六載。譯著日本國地志十卷。日本地理兵要十卷。日本海陸驛程考八卷。日本火山溫泉考四卷。日本東京記一卷。日本沿海大船路小船路詳細路線圖六十四幅。琉球地理志三卷。訂正朝鮮地理志八卷。安南小志一卷。俄羅斯屬地西卑利亞新造鐵路圖說一帙。而西渡歐洲。居三載。譯著東西洋國別地理詳誌。乃遊歷印度緬甸。奉檄履勘滇邊形勢。又三載。著印緬紀行四卷。雲南初勘緬界記一卷。雲南勘界籌邊記二卷。雲南初勘緬界記前編十卷。雲南初勘緬界記正編十卷。雲南初勘緬界記後編十卷。滇邊土司記三卷。滇緬之間道里考一卷。滇越之間道里考一卷。西南備邊後錄八卷。而歸里。不孝年已十三歲矣。時爲中日甲午戰之前一年也。先府君課不孝經學地理學自此始。不孝承庭訓。由春秋地理以至歷代兵事地理。而及於中外今地理。弱冠後。既稍諳西文。治西洋天文地人文諸

類。時科舉將廢。新學堂興。不孝膺上海南京大中小學地理教席。兼爲中國圖書公司編纂地理教科圖書。先府君甲午後南履臺嶠。北宦燕晉。又十載歸。見不孝所受地理學行於時。欣然而樂之。訓不孝曰。爾所撰教科圖書。雖見譽於當世。惟爾學根柢在經史。要不可忘舊業。不孝乃溫讀春秋地理。而上探禹貢。民國五年。撰禹貢注解。稿成。先府君既略已訓正之。曰。此作簡明賅備。不第爲地學佳著。又可爲經學階梯。爾學庶可成焉。先府君甚樂之。嗚呼。今又二十四年矣。先府君見背已十一年矣。回思四十六年前始受庭訓於槎溪。猶如昨日事。而四十七年之間。世變竟如此。不禁痛哭流涕也。民國二十九年。歲次庚辰。祖臘十二月二十日。不孝明輝泣記。

## 孔經注貢禹解跋

我師孟堦先生。少稟 太師景憲公庭訓。及長。教地理學。歷上海南京蘇州武昌大高中小男女學校三十六所。學子五六萬人。所編行中小各級中外地理教科圖書。當清季民初。歲印數百萬部。凡屬國人。無不知國內地理教科唯姚氏明燁。國中地理教師。大半先生門人矣。凡屬學生。幾無不讀先生之地理書矣。而一旦先生曰。自此不教地理。自此不編教科。雖世人譽我教科書善。然我教科書。著一時之史耳。我其反經乎。昔我教地理。因國內尠其人也。今累傳已衆矣。我將傳經焉。乃撰禹貢注解。以爲結束。時民國五年也。今尊經會重印此書。屬 卅 叢 鈔 寫 付 排。卅 叢 從 先生 久。知 先生 撰 此 書 之 始 如 此。舉 以 告 同 門 及 後 學 者。抑 先生 之 地理 教科 圖書。絕 筆 於 民國 五年。其 時 中華 方 變 革。歐 戰 正 酷。世界 亦 爲 一 大 結 束。前 此 數 千 年 史 家。無 著 中 外 全 地 志 成 一 家 言 如 先生 之 教科 書 者。並 世 亦 無 其 人。則 先生 之 教科 書。足 當 一 代 之 作。而 先生 以 此 世界 廣 大 之 思 注 解 禹 貢。亦 二 千 四 百 年 間 所 未 有。且 發 明 經 義。契 洽 王 心。又 足 以 開 後 學 之 端 緒。先生 於 地理 學。立 經 史 之 心 矣。此 尤 卅 叢 所 欲 爲 後 學 者 告 也。民國 三十 年 一 月 三十 有 一 日。門 人 富 陽 凌 樹 燾 謹 記。

## 孔經禹貢注解跋

地理。史部之學也。我中國之地理學。建中立極。繇四千年而弗墜。五洲所無也。予於光緒季年。肄業兩江優級師範學校之史地專科。校長李文潔公。延上海姚孟堦先生來授地理。得其傳。又從先生編著師範地理教本。深知斯學非通古今者不辨。先生邃於經史。兼貫科學。爲清代地理學家一大結束。民國五年。邀予主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地理教課。而教育風氣。駸駸歐化。謂非師西洋不可。乃以地質爲地理。以氣象爲地理。此中國地理學一大變也。夫中國地理學之大統。創於禹貢。師承之遠。世界所無。其建中立極之精義。入神致用。垂萬世而不可易。自漢地理志以至清一統志。承其緒而弗墜。至於先生之教科書。又承清一統志而立大一統規模。凡讀先生書者。無異言也。果有人焉。傳受西洋地質氣象之學術。開一戶牖。成中國地質學。或中國氣象學。以充實中國地理學而大之。誠爲一進步。願至於今猶未能也。先生恆言。學須據中國以洋溢。毋用夷以變夏。凡曾讀先生地理教科者。而又讀禹貢注解。可以知其說矣。尊經同人以肇嘉於斯學致力已久。且知先生深。因纏印禹貢注解而囑抒所見以告後學云。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潤州柳肇嘉。

禹貢讀本

阮刻本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澠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絲。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達于河。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菜。鈇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纈綺。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厥由惟下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璠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泌于江海。達于淮泗。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柀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箇簞栝。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壙。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河。入于渭。亂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斁。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斁。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嶧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

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於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

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

入于海。嶧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

江。北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池。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

海。導沆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

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

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

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

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時出叢書



經典釋文禹貢音

唐陸德明

數芳無反 奠田迢反 奠居器反 載如字 壺音胡 治如字 岐其宜反 岳又作嶽 覃徒南反 底之履反 衡如字 漳音章 壤汝大反  
 上如字 錯舍各反 中丁仲反 既從才容反 島當老反 夾音協 碣其列反 濟子禮反 兗悅轉反 澗徐音邑 沮  
 七徐反 蠶在南反 墳扶粉反 墳音勃憤反 絲音遙 漆音七 漂天答反 岱音代 竭音偶 灘音推 濶側其反 濱  
 必人反 斥徐音尺 鹽徐音占 締勑其反 吠工犬反 泉思似反 鉛寅專反 怪如字 萊音來 牧音目 靡音烏  
 反徒歷反 汶音問 沂魚依反 藝魚世反 豬張魚反 填力反 漸如字 菜音來 牧音目 包必茅反 夏行雅反  
 翟徒歷反 嶧音赤 泗音四 蟻蒲達反 蟻又作蟻 墜其器反 織息廉反 縞古老反 達于河 彭音彭  
 下音禮 底之履反 奧音太 篠西了反 蕩徒黨反 天於矯反 喬其騎反 瑤音遙 珉音昆 卉徐音許  
 均必反 袖由完反 沁悅轉反 朝直遠反 沈徒何反 潛捷廉反 夢亡弄反 枕勑倫反 榘音古 礪力世反  
 砥音脂 磐音奴 菌求預反 轄音路 匪執菁茅反 纁許云 璣其依反 組音祖 逾  
 羊米反 澗直然反 澗故吳反 蔡戶烏反 波如字 導音道 旅如字 和如字 黎鄭力反 珍音居 紉勑其反  
 查呂反 績音曠 華胡化反 岷武巾反 嶠音波 旅如字 和如字 黎鄭力反 珍音居 紉勑其反  
 閏幼反 鐵天結反 錢魚豆反 熊音雄 羆彼宜反 鯉力疑反 傾窺井反 涓音涓 雍於用反 涇音涇 扇之蜀反 汭木又作內 沮徐反

禹貢音



大學姚氏讀本

大學全篇為明  
 德親民至善之  
 道格致誠正備  
 齊治平之術止  
 於此也  
 知此者

大學姚氏讀本

上海姚明燁

禮記本

大學

道字總貫全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

內外交至

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

身內

身外

知大學一篇之當止

大學姚氏讀本



明始明德以格  
 為始親民以  
 天下為終明  
 德於天下終  
 打於天下一  
 自得繫下終  
 自物知意心  
 至於天以下  
 也自身以內  
 明德知今而  
 末身以外為  
 家本而天末  
 格致誠正齊  
 治平皆事也  
 於格致終於  
 平格致終於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親民

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親民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

親民

明明德

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

明明德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大學姚氏讀本

三

六個先字與下  
章七個字相  
對承上知所先  
後而求欲非聖  
人如此人能

時出叢書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

以上格物章

事之始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  
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

有天下者無不  
 有身身者人所  
 守身身者人所  
 治亂關鍵在  
 之否可不慎  
 或此為平天下

以上明明德

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

以下親民

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事之終

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

親民之卒即明明德也

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

物有本末

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

大學姚氏講本



章先頌平德  
者今也張本  
包格致誠正  
於  
濟身之誠  
本不離  
其

一毋字包括  
切善書

時出叢書

六

厚者薄。而其所以薄者厚。未

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

知所先後

之至也。

以上致知章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明德已明

誠意不可有等  
 待第毋自欺一  
 語已足此如單  
 力直入不必更  
 去誠意在致知  
 以況如惡惡臭  
 好逆出良  
 知人具足苟  
 能充之不待致  
 也與下文有斐君  
 子相應彼在淇  
 澳萊竹之中亦  
 閒居也

明德本明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  
為自明張本  
 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  
明德失明  
 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  
明德本明  
 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  
如惡惡臭  
 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

大學姚氏讀本

明德不明則民  
不親矣

小人之意不誠  
志在不能必誠

慎獨二字包掃  
一切為明明德  
之不二法門

本意為心與身之

時出叢書

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

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

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

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

明德明

重言以申其必

自欺

與上文小人  
居相映

這君子何具慎  
獨我可謂母自  
欺也

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

以下申說誠意

瞻彼淇澳。采芣猗猗。有斐

君子。如切如磋。明如琢如磨。明

斐兮。儻兮。赫兮。喧兮。有斐

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大學姚氏讀本

九

磋者如道學也。好如琢好如磨者造

自脩也。斐兮脩身儻兮者正心恂慄

也。赫兮脩身喧兮者威儀也。有

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

盛德至善所親之民民之不能忘也。

至明  
善德親民止於

免唯其誠意故能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

贊嘆淫泆以形容其誠意之極

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

此段言誠其意於明明德

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

引書以申道學

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

大學姚氏讀本

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

不自欺而自謙

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

引銘以中自備

誠其意以明明德

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

明明德於天下

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

明明德之至善

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

止。能親民。故民來。

前後十止字皆出於誠意。

唯具誠意故能敬。

此段言誠其意於親民

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

大學姚氏讀本



仁敬孝慈信為  
親民要術皆發  
於明德

時出叢書

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  
說其意以親民  
 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  
 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  
親民之至善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不敢自欺  
 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

身有所之身字  
 即宗儒所謂氣  
 質也。忿。懼。怒。懼。  
 好樂憂患皆氣  
 質之所偏。

畏民志。此謂知本。

誠意又為脩身之本

以上誠意章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  
四非皆後明德反面說  
 有所忿。懼。則不得其正。有  
正心要  
 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  
新  
四  
條

氣質有所偏則  
心不得其正而  
明德不明矣

治其氣質之偏  
則心正而能脩  
其身矣

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  
不在身  
 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  
身不能濟  
三排又從明德反面說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  
正  
 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  
結  
 其心

辭讀為譬能譬  
 則反以喻已而  
 脩其身矣此後  
 鄭說

以上正心脩身章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  
五辨皆後明德明正為說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  
脩身妻術五條  
 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  
 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

以私心為好惡  
由於不學能學  
則好惡無私而  
家可齊

身不脩則有所  
忿懣恐懼好樂

而辟焉。之其所教情而辟。  
兩排明德正而  
 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  
 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  
兩排明德反面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  
 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

憂患於是溺愛  
則莫知子之惡  
貪得則莫知苟  
之頤溺愛貪得  
為齊家之大患

必先二字與緊  
一意三反復重

不可以齊其家。

反結

以上脩身齊家章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

從此章以前皆言明明德。此章以後皆言親民。  
誠意者明意中之明德。正心者明心中之明德。  
脩身者明身中之明德。齊家者親家中之民。治  
國者親國中之民。平天下者親天下之民。

句法變換。

言以申明之一  
 層深一層至不  
 出家而成教於  
 國為聖教之極  
 致若如浮屠必  
 先出家而後成  
 教是家之民先  
 不親矣為齊家  
 孝弟慈為齊家  
 要術與我同事  
 長者與我同事  
 一君而長乎我  
 者心能事君能  
 事長能使深則  
 治國之道盡矣

時出叢書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  
反接  
 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  
轉正  
 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  
三條持盡世法  
 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  
親民盡於此矣  
 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

此心已正之誠心  
 誠即誠意之誠心  
 君臣之道以父  
 子兄弟之推之則  
 子兄弟之推之則  
 以夫婦子推  
 之大謂易簡而  
 之是謂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故  
 天雖麟趾之化  
 朝雖麟趾之化  
 為王者之風此  
 聖人所示親民  
 之道也示親民  
 之機也可不  
 慎此是機也可不

予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

與如惡惡與如好好也同出一誠

心誠而已

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

中說一段

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

為篇末小人張本

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

極唱一聲

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



為人君止於仁

時出叢書

二十二

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

又申說一段

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

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

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是故君子有親民要術諸己而后求。

一怒字為親民  
之要術孝弟慈  
皆當以此為本

引詩以咏親氏  
而以之于歸  
發端亦闕于  
義正始之通  
化之基也

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  
親民要術  
 所藏乎身不怒而能喻諸  
脩身為本  
 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  
宥筆  
 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  
又一段引詩以咏嘆之  
 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

也。三宜字即至善也。三箇而后。道應事首必先與致知章之而后首。章之知所先後。一條線索。

此是真正之法。真正法治之法。

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sup>一</sup>  
 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sup>一</sup>  
 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sup>二</sup>  
 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sup>三</sup>  
 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sup>三</sup>

此所治之國為  
下文平天下章  
之中國。

自古以來尚  
有人做成功  
堯舜率天下以  
仁而民從之。

家。法名筆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  
禮筆與又慎其獨同一筆法

以上齊家治國章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  
孔教所立太平世法

上老仍老是而民興孝弟慈孝上長長。

先慎乎德

時出叢書

前	毋	以	先	後	所	惡	於	後	毋
惡	於	下	毋	以	事	上	所	惡	於
也	所	惡	於	上	毋	以	使	下	所
倍	是	以	君	子	有	絜	矩	之	道
而	民	興	弟	上	恤	孤	而	民	不

二十六

親民至於至善矣

所好所惡仍須本於好惡

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引詩中說一段

之誠

前有煥  
德有煥  
獨後有

時出叢書

正永得派

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

又引詩中說一說

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

反永失派

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

又引詩中說為上二段一乘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

自北以下。應  
 首章以結束全  
 篇而暢論明明  
 德於天下。一  
 知意心在身內  
 家國天下在身  
 外致知誠意正  
 心。務本齊家治

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

繫冠之道。正。反。雙。束。

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中上文即束之。知所先後。回應明德。明明德。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

親民。事有終始。

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

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

大學姚氏講本



國。本。則。天。下。務。末。而。有。人。有。財。而。有。務。末。則。有。財。而。有。用。其。先。後。而。逆。道。矣。以。爭。權。之。民。而。施。奪。利。之。行。為。天。下。必。大。亂。而。得。平。比。蓋。明。德。也。而。德。於。天。下。之。反。

時出叢書

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  
 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  
 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  
 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  
 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

三十

以下論德  
 好貨財則明德不明

不以貨財為寶  
而以明德為寶

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

回應大學之道出於至善

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

回應至善

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

回應親民

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

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介

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  
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  
技。若已有之。人之有聖。其  
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

明

德

親

民

前。臣。使。君。有。人。  
 後。臣。使。君。不。能。  
 有。人。前。臣。善。以。  
 為。寶。仁。親。以。為。  
 寶。後。臣。不。然。為。

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

反明德

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

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

反親民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

此是第一等君能如慈慈其好好也

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避。

中國者天下之  
中樞也。明明德  
之相親。

其能從誠意脩  
身而來。

詭曰命。

詭曰過。

為天下學之

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

民之父母。

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此是第二等君而知好惡。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

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

此是第三等君。

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

前有德潤身後  
有財發身

忠信二字為明  
德親民之本

上為有德之大  
道此為有財之  
本末道此道貫乎

好惡反

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

是指二三等君

人之性蓄必逮夫身是故

為天下學矣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

大學之道

得眾得國

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

失眾失國

以下論財

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

即下文所謂好義

大學姚氏讀本

三十五

俗。在發仍  
此財。就仁  
却二字。極說  
不覺其俗。

下好義則事  
事或國賦之  
仁義並舉開  
子學派孟

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親民之欲

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一。波。壹是皆以備身為本

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三排一層進一層

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有德。有財。提。如。影。響。

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

聚斂之臣。為親  
民之大患。

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

又一說正說

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

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

倍。

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

主

言之沉痛千古

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

定論全部廿四史兩句說盡觀於今益信

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



務財用與先慎  
 乎德相對彼先  
 本也此先末也  
 物有本末事有  
 終始知所先後  
 則這道矣直顧  
 到此務財用者  
 不如此先德於  
 與明知先德於  
 下與相反

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治平要術  
 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又一波反說  
 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轉  
 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析  
 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

和也。利者義之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與慎獨同一複筆

以上治國平天下章

有斐君子。必慎其獨也。克明德。無所不用其極。有謂己而後求諸人。無謂己而始非諸人。有絜矩之通也。教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明明德於天下。此之謂民之父母。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必忠信以得之。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

大學姚氏讀本

三十九

而治厥然其不善而著其善所藏乎身不怒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長國家而務財用萬害並  
 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故自天子以至於  
 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  
 矣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格物格此致知知  
 此

大學姚氏讀本 終

寶應張 濬繕寫  
 上海陳寶壘初校  
 崑山朱貴立覆校

經典釋文大學音

唐陸德明

大學舊音泰劉直帶反 則近附近之近 其知如字徐音智下致知同 在格古百反 國治國治井直史反下同 毋自無音 如惡惡上鳥路反下如字

臭昌救反 好好上呼報反下如字 自謙依注讀為操徐苦擊反 開居音 厭讀為壓鳥新反徐又鳥擊反 揜其於檢反 而著張虞反 其肺

芳庶反 肝然音 體胖步升反 淇音 澳本亦作臭於六反本又作隰一音鳥報反 萊竹音 猗猗於宜反 有斐芳尾反一音匪 如璩七何反 如琢

丁角反 如摩本亦作磨宋何反 儻兮下板反又胡板反 赫許百反 喧兮本亦作喧况晚反 可誼許袁反詩作義或作喧音同 恂依注音峻思俊後利悉反一音思旬反慄反

於音鳥下於緝熙同 戲好胡反徐范音義 樂其樂井音岳又音洛 康誥古報反 大甲音 顧諟上音故下音是 峻德徐音俊又私俊反 盤步干反 銘徐音

冥亡丁反 邦畿音 緝蠻音絲亡中反 於音 熙許其反 聽訟似用反 毋訟音 所忿弗粉反 懷勃值反范音雅徐丁四反又音勤

恐懼丘勇反 所好呼報反下故好而知同 樂徐五孝反一音岳 而辟音聲下及注同 賤惡鳥路反下惡而知同 所教五報反 情徒臥反 其惡惡上如字下

鳥路反 鮮矣仙善反 故諺魚變反 弟者音 事長丁丈反下長井注同 不中丁仲反 貪戾力計反 責事徐音奮本又作債 所好

呼報反 天天於騎反 慕音 不忒他得反 興弟音 不倍音 有絜音 所惡鳥路反下皆同 毋以無音 樂只音 所

好好皆呼報反 節彼徐音裁前切反一倍如字 巖巖五街反 辟則匹亦反 僂矣音 未喪息浪反 峻命恤俊反 不易以鼓反 爭民

爭鬪之爭 施奪如字 言悖布向反下同 以上時掌反 若有一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 斷斷丁亂反 無它音 技其特反下及注同 休休許

反呼報 好之呼報反 不啻音試詩鼓反 媚疾莫報反 以惡鳥路反下同能惡人同 俾不必爾反 進諸北孟反又逼諍反諍音爭鬪之爭 命也依注音俊武諫反

時出叢書

能遠于萬反

好人呼根反

之所惡烏路反

拂人扶弗反

蓄音哉必速音代一音

夫身扶音

畜許六反馬乘徐繩反

注及長國丁大反

民國十年辛酉夏。上海姚孟堦先生講學於石頭城下之烏龍潭。書績與友由湘負笈往受業五載。甲子春。先生講大學篇。同學生各記口說於策。既畢。先生命泰興吳健鹽城王景明與書績輯而書之。同學生相與論纂焉。成冊。題曰大學姚氏讀本。丙寅秋。書績請於先生。以書績寫本付石印。已行世。其他先生口說。同學生相與輯而論纂者。猶有若干種。諸同學歸。或印行於鄉里。世亂道阻。不相聞也。蓋先生講學課程。立經學理學文學史學四科。而子目二十有餘。所記口說甚多。今年秋。六合馬文啓來書。言上海尊經同人重印大學讀本。索予記丙寅初印之顛末。溯先生烏龍潭講程。大學雖屬經學門。而稱爲儒家書。經學以孝經并五經。次論語。大學中庸殿。而後及孟荀。曰。論語以上。孔經也。大學以下。儒家書也。同人既指在尊經。書績更述此言。請以爲跋語。又。先生曾有戴記課兒目次一篇。并錄以郵。備附印。民國三十年冬一月三十一日。瀏陽黎書績。

夫士新聞道。既聞道矣。又新傳習以公諸天下萬世。吾師孟頫先生。學貫天人。奉揚孔教。海內學子。聞風效慕。鼓舞於化育之中者。博且鉅矣。近年念聖教衰微。憂後世無傳也。出其昔年所著大學姚氏讀本。以授門人。其書簡而賅。博而精。示學者以立心之本。知用力之要。非盡心知性之士。其孰能與於斯耶。及門之士。莫不寶之。吾友陳君抱一。能會先生之大旨。贊揚孔教。擬刊其書。以廣傳習。其用心於道。良亦深矣。固華雖幸在先生甄陶之中。深愧不能發揚光大。徒成土梗耳。竊念聖人之作經也。以體天弘道。以度世度人。故經之顯晦。繫斯道之隆污焉。學者誠能由先生之書。以通孔子之經文。由孔子之經文。以會心於無文之經。其諸可以識孔子作經之心。與夫吾師之本意歟。故誌數語。用罄揄揚。辛巳長夏。閩侯門人陳國華謹識。

戴記課兒目次并識語

上海姚明燁

曲禮上第一鄭第一

曲禮下第二鄭第二

少儀第三鄭第十七

內則第四鄭第十二

冠義第五鄭第四十三

昏義第六鄭第四十四

祭統第七鄭第二十五

祭義第八鄭第二十四

祭法第九鄭第二十三

郊特牲第十鄭第十一

明堂位第十一鄭第十四

鄉飲酒義第十二鄭四十五

戴記課兒目次



射義第十三 鄭第四十六

燕義第十四 鄭第四十七

聘義第十五 鄭第四十八

投壺第十六 鄭第四十

坊記第十七 鄭第三十

儒行第十八 鄭第四十一

表記第十九 鄭第三十二

緇衣第二十 鄭第三十三

仲尼燕居第二十一 鄭第二十八

孔子閒居第二十二 鄭第二十九

曾子問第二十三 鄭第七

哀公問第二十四 鄭第二十七

文王世子第二十五 鄭第八

深夜第二十六 鄭第三十九

玉藻第二十七 鄭第十三

禮器第二十八 鄭第十

大傳第二十九 鄭第十六

禮運第三十 鄭第九

學記第三十一 鄭第十八

經解第三十二 鄭第二十六

樂記第三十三 鄭第十九

玉制第三十四 鄭第五

月令第三十五 鄭第六

雜記上第三十六 鄭第二十  
去其喪服者不讀

雜記下第三十七 鄭第二十一  
去其喪服者不讀

檀弓上第三十八 鄭第三  
去其喪服者不讀

檀弓下第三十九 鄭第四  
去其喪服者不讀

大學第四十 鄭四十二

戴記課兒目次

中庸第四十一 鄭第三十一

喪服小記 鄭第十五  
以下不讀

喪大記 鄭第二十二

奔喪 鄭第三十四

問喪 鄭第三十五

服問 鄭第三十六

間傳 鄭第三十七

三年問 鄭第三十八

喪服四制 鄭第四十九

以上小戴禮記四十九篇

公冠第一 孔第七十九  
溫冠義

曾子大孝第二 孔第五十二  
溫祭義

曾子本孝第三 孔第五十

曾子立孝第四 孔第五十一

曾子事父母第五 孔第五十三

曾子立事第六 孔第四十九

曾子制言上第七 孔第五十四

曾子制言中第八 孔第五十五

曾子制言下第九 孔第五十六

曾子疾病第十 孔第五十七

曾子天圓第十一 孔第五十八  
溫曾子問

盛德第十二 孔第六十六  
溫明堂位 鄉飲酒義 射義 燕義 聘義 經解

朝事第十三 孔第七十七  
溫鄉飲酒義 射燕義 聘義

投壺第十四 孔第七十八  
溫投壺

禮察第十五 孔第四十六  
溫坊記 經解

衛將軍文子第十六 孔第六十  
溫仲尼燕居

王言第十七 孔第三十九  
溫孔子閒居

哀公問於孔子第十八 孔第四十一  
溫哀公問

哀公問五義第十九 孔第四十

千乘第二十 孔第六十七  
溫王制

四代第二十一 孔第六十八

虞戴德第二十二 孔第六十九

誥志第二十三 孔第七十

小辨第二十四 孔第七十四

用兵第二十五 孔第七十五

少間第二十六 孔第七十六

保傅第二十七 孔第四十八  
溫文王世子

禮三本第二十八 孔第四十二  
溫禮器大傳禮運

五帝德第二十九 孔第六十二  
溫禮運

帝繫第三十 孔第六十三

勸學第三十一 孔第六十四  
溫學記

夏小正第三十二 孔第四十七  
溫月令

傳

子張問入官第三十三 孔第六十五

文王官人第三十四 孔第七十一

武王踐阼第三十五 孔第五十九

諸侯遷廟第三十六 孔第七十二

諸侯釁廟第三十七 孔第七十三

本命第三十八 孔第八十

易本命第三十九 孔第八十一

以上大戴禮記三十九篇

右戴記篇目。乙卯丙辰兩年在天民臺課均 見諷誦之次也。目凡八十八篇。小戴記四十九。大戴記三十九。其複者三篇。實共八十五篇。隋書言。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至劉向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案。如隋書言。知小戴出於大戴。而融入三篇於小戴。總凡八

十八篇。適符此目之數。然今大戴投壺一篇與小戴投壺文無異。又哀公問於孔子篇文與哀公問同。曾子大孝篇又祭義中文也。此三篇既復出。實凡八十五篇。非八十八篇。豈馬融所入於小戴者。原亦在大戴中爲小戴所刪者耶。起乙卯八月。訖丙辰五月。均見日諷誦八刻。短篇三日而卒。長篇或五六日或八九日或十二日。十月而卒業。考大戴禮記在宋曾列之十四經。見史繩祖學齋佔畢然淳熙中韓元吉刊此書而爲之跋。言學者僅習小戴禮。不知大戴書。則大戴之束高閣久矣。周浮沚曰。禮記之爲說也。蘧在應對進退之間。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卒於聖人之歸。郝口口說曰。禮記多名理微言。天人性命易簡之旨。聖賢仁義中正之道。二氏皆論小戴。小戴之必讀。固已。而韓元吉謂大戴。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予甚疑之。阮文達序孔臯軒大戴禮記補注云。今學者皆舉十三經之目。十三經之外。宜亟治者。惟大戴禮記。父大人亦言二戴並竝習。予所以課均兒如此也。鄭君受業於馬融。爲小戴之學。注禮記。今所傳者。卽其本也。大戴則自唐以來有司馬貞所見本。有崇文總目本。有中興書目本。有晁公武讀書志之本。陳振孫書錄解題之本。有韓元吉以來傳刻之本。至孔氏補注本爲最善。予之課均兒也。小戴從鄂刻撫州本。大戴從孔本。第不如原目而別爲敘次。蓋取授受之便。非有他意。父大人固恆詔予二戴讀本。可合編目次。然非予所能也。劉蕞山嘗爲禮經考次。自序謂小戴獨立學官。廢大戴不錄。非通論。故

取而詮次之。今考其書凡四十一篇。雖合二戴。願未全錄。予課均見。則全讀而不合。先小戴後大戴。讀大戴時。又溫小戴。以資貫串。抑小戴目次。前鄭君有編之者矣。劉子政別錄是也。後鄭君又有編之者矣。孫叔然禮記注是也。叔然後有魏鄭公類禮。吳草廬禮記纂言。皆曾更定篇次。若合二戴而次之。劉蕺山後又有廖季平先生平一表。茲悉錄於左。以存二戴篇次之源流云。



劉氏別錄 見正義引鄭目錄

制度五篇 曲禮 王制 禮器 少儀 深衣

子法一篇 內則

世子法一篇 文王世子

吉事七篇 投壺 冠義 昏義 鄉飲酒義 射義 燕義 聘義

喪服十篇 曾子問 喪服小記 雜記 喪大記 奔喪 問喪 服問 閒傳 三年問

喪服四制

祭記四篇 郊特牲 祭法 祭義 祭統

通論十五篇 檀弓 禮運 玉藻 大傳 學記 經解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坊記 中庸 表記 緇衣 儒行 大學

明堂陰陽記二篇 月令 明堂位

樂記十一篇 樂本 樂論 樂施 樂言 樂禮 樂情 樂化 樂象 賓牟賈 師乙

魏文侯

吳氏禮記纂言

入四書二篇

大學 中庸

禮正經二篇

投壺 奔喪

禮經之傳六篇

冠義 昏義 鄉飲酒義 射義 燕義 聘義

通禮九篇

曲禮 內則 少儀 玉藻 深衣以上通記  
小大儀文

月令 王制 文王世子 明堂位以上專記  
國家制度

喪禮十一篇

喪大記 雜記 喪服小記 服問 檀弓 曾子問以上  
記喪

大傳 問傳 問喪 三年問 喪服四制以上  
喪義

戴記探兒目次

祭禮四篇

祭法記祭

郊特牲 祭義 祭統 以上祭義

通論十二篇

禮運 禮器 經解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坊記 表記 緇衣 儒行

學記 樂記

### 劉氏禮經考次

正集

夏小正 月令卷一

丹書 王制卷二

禮運 禮器卷三

樂記卷四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卷五

坊記 表記卷六

祭法 祭義卷七

祭統 大傳卷八

喪大記 喪服小記卷九

雜記卷十

曾子問 檀弓卷十一

奔喪 問喪 閒傳 三年問 喪服四制卷十二

深衣 投壺 冠義 昏義卷十三

鄉飲酒義 射義 燕義 聘義卷十五

分集

曲禮卷一

少儀 內則卷二

戴記課兒目次

玉藻卷三

文王世子 學記卷四

廖季平先生兩戴記今古分篇目表

今	王制 千乘 四代 虞戴德 冠義 昏義 鄉飲酒義 射義 燕義
古	玉藻 深衣 盛德 朝事 <small>以上周禮</small> 祭法 曲禮 檀弓 雜記 <small>以上左傳</small> 祭義
今古雜	文王世子 <small>小學</small> 中庸 本命 <small>以上儒家</small> 樂記 月令 <small>陰陽家</small>
今古同	武王踐阼 文王宮人 五帝德 帝繫姓 <small>以上史學</small> 大學 學記 勸學 衛將軍文子 <small>以上學問</small> 經解

聘義

祭統

王言

哀公問於孔子

禮三本

喪服四制

曾子立事本孝立孝

大孝事父母制言三

疾病天圓以上孝經

內則

少儀

保傅以上小學

禮運

禮器

郊特牲以上詩禮

明堂

明堂位

諸侯遷廟

諸侯釁廟

投壺二篇

緇衣

坊記

表記以上經學

儒行

子張入官

哀公問五義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禮察

小辨

用兵

少閒

易本命

誥志

公冠 以上  
遠禮

奔喪

曾子問

喪大記

問喪 以上  
喪禮

喪服小記

大傳

服問

問傳

三年問

哀公問 以上  
傷家

夏小正

中庸姚氏讀本



中庸全篇係子  
思述孔子所道  
之教。孔子所道  
仁義禮智信五  
性。眾所稟受天  
命之度。各異其  
端。所而行之道  
各不同。聖人倚  
之。乃致中和。

中庸姚氏讀本

上海姚明輝

禮記本

中庸

性各不同。聖人得中。誠道各不同。聖人中和。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聖人倚而用之以教。

倚道之謂教。

中庸姚氏讀本

中。和。之。道。須。臾。  
 不。可。離。義。義。離。仁。  
 皆。非。道。禮。智。信。  
 皆。然。不。睹。義。義。不。  
 仁。不。睹。各。宜。成。慎。  
 睹。仁。各。宜。成。慎。  
 恐。懼。禮。智。信。皆。  
 然。毋。致。所。不。睹。  
 不。聞。之。端。不。睹。  
 仁。義。禮。智。信。之。  
 中。和。處。最。隱。微。  
 而。最。能。見。顯。微。  
 慎。獨。則。能。微。孔。  
 子。之。教。

己備之道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

未備之道

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

道與其性不同

戒慎恐懼則不致異端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

己備之道隱微而最能見顯

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見隱顯微在此

故君子慎其獨也

未發得中孔子  
 已得之道本也  
 發得中節孔子  
 已得之道也  
 大本唯孔子已  
 得之道得之  
 達通達於率性  
 各端不同之道  
 孔子之教能然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隱微 仁義禮智信之中

見顯

仁義禮智信之和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

孔子執此備治各通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孔子備成之道

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

孔子之教

地位焉。萬物育焉。

仲尼。天下古今。難一人為用。曰中。和為用。曰中。庸。用中為常道。亦曰中。庸。如。時中之大者。如。易序卦。存秋三。世詩。風雅頌。皆。有其時中。鄉愿最無忌憚。

以上第一章 孔子脩道立教

藏元流通 眾率性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

內成君子而行中庸

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

時元中節之中 內成小人而亦欲行中庸

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

反中庸而自以為中庸

人而無忌憚也。

子玄神辰喬天  
下古今唯一  
篇終結句曰至  
矣應此句曰至  
罕能久行東扶  
西倒

也。我者施身自謂

也。過與不及皆不  
得中和皆率性

伊尼

為元之子

致中和至道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

率性

能久矣

已脩之道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

不至

不至

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已脩之道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

中庸姚氏讀本

五

諸子百家我過  
 或不及沉萬方  
 之學在孔經苟不  
 味在孔經苟不  
 固聰明聖知達  
 天德者其孰能  
 知之無明五行教  
 以上二章昭明  
 孔子天命之性  
 託舜說人之知  
 大知聖人之知

不至

不至

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

中和味

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感慨情深

待其人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以上第二章 孔教中席之道

知得中席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

擇善之中。

上等知兼包仁  
成物知也  
君哉舜也  
舜

今世俗所謂知  
識殆皆不免

下等知實非知

問各端

察近中

去反中

取近中

問而好察通言。隱惡而揚

達則兼善

近中兩端

中

和

之

用

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贊歎

其斯以為舜乎。

急人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

說盡改途之誤

急亦有中

下達可均

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

中庸此詩本

七

時出叢書

中等知無仁勇

託回說仁也  
為人為仁也

知仁兼也  
成己仁也

弗失亦在於勇  
回也其意乎

可憐

善人

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

知能得

仁不能守

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為人以仁

知得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

窮而獨善

仁守

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兼勇

弗失之矣。



中外古今八  
類

達如舜窮如回  
可能也唯孔子  
至能

託子路問強以  
說勇

南方先天北方  
後天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

知而未必中庸

仁而未必中庸

勇而未必中庸

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

中庸其至矣乎

庸不可能也

中庸之勇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

未中庸之勇

子路之勇

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中庸姚氏讀本

九

大勇兼知仁

大勇中席之勇  
小勇亦中席

小勇不兼知仁

和而不流兼知  
中立而不倚兼  
仁皆勇於中席  
不偏各端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

勇於教

勇於道

之強也。君子居之。社金革。

大勇

勇於

戰鬥

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

小勇

中說大勇。五經和諸子。

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

勇一

孝經居中立大本。

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

不派不倚不變  
非勇不能

四矯奇文

諸子百家之類  
守是甚者皆獲  
臨辨  
吾者我自稱也

勇二

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

塞乎天地之間

勇三

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

不枉道

勇四

哉矯

未擇中庸之偏

句謂知者未知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

知

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

中庸此詩本

東漢之政。經學  
折入古史。淨文  
之類是也。

依讀曰。序說文。  
序歸也。从反身。

道不行。謂也。  
孔子曰。謂也。

孔教最明人  
道始於夫婦。

時出叢書

三

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

仁

未  
勇

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

知  
仁

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勇

以上第三章

知仁勇之中庸

孔子已得之道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

孔子制作有經  
 有緯。經費緯隱。  
 雖費。匪隱。雖隱。  
 極貴。能行。莫見。  
 與知。能行。莫見。  
 乎隱。知行。二事。盡人。  
 可以。合天。費隱。皆在。中庸。  
 素隱。行怪。反。

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  
 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  
 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  
 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

中庸姚氏講本

十三

君子孔子也語  
大語小莫載莫  
破溥博如天淵  
泉如淵

叶起第八章溥  
博淵泉

孔子溥道立教  
曰夫婦至於天  
地一貫

隱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  
為大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  
電于不為小  
 焉。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  
道器並察。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  
人人可造端要在恒獨。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

本節三言及其  
至也呼應篇末  
至矣

神道而遠人則  
不可以為道也  
道而遠人亦不  
可以為道也  
物道皆由人道  
出發此孔子所  
脩之道也  
人道造端夫婦  
故刑伐柯之詩  
夫婦兩人首須  
互相忠恕

位天地育萬物

察乎天地

不可須臾離

子曰道不遠人  
人之為道

可離

非道也

而遠人  
不可以為道  
詩云

反求諸其身

執所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執柯

求于子者以事父總不能如所求也類此

以伐柯  
睨而視之  
猶以為

中庸姚氏讀本

十五

初不以神治人  
尤不以物治人

忠恕於人如所  
未人之忠恕

兄所施於己者  
有所不願則勿

施於弟弟所施  
於己者有所不

願則勿施於兄  
也仿此

以事父未能而  
不下乎子則怒

孔子教法

致中和

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

中說以人治人

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

改而止

孔子所為

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

中說忠恕

白謙勉心

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

承上節夫婦一倫

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



以平乎者事  
 心則忠夫婦  
 臣兄弟朋友以  
 此類雅未能事  
 父而不知子則  
 也違道不遠人  
 子臣弟須先施  
 於父君兄  
 常庸者有用而可  
 無過無不及則  
 中節

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  
撥平乎臣下弟以反於事父事君事兄  
 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  
一反掌耳所齊為平之道在此  
五論備人道盡  
 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  
中和  
 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  
無不及  
 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  
無過

中庸此氏請本

言行施於人忠  
 怒違道不遠  
 人如也孔子  
 之道三孔子之  
 教行矣  
 慥慥守言行  
 相應之貌  
 位由天命如人  
 之得身又如父  
 子兄弟之天定  
 其分  
 遵道而行依乎  
 中庸

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

發

節

勉人

慥慥爾。

素位善之實

願外惡之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

不

素位一

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

素位二

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

遊世不見知而  
不悔。

入五倫任何一  
倫入窮達任何  
一境。

不陵不援。不於  
忠恕不願外。

正己反身。最為  
守實。

不見知而不悔。  
忠恕之極。

素位三

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

素位四

發皆中節。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

素位。

素位。

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

忠極。

不願外。

恕極。

人必並恐。

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

天下平。

不願外。

不願外。

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

中庸姚氏讀本

十九

居易俟命。由於  
得善弗失。如於  
行險激幸。如納  
冒獲臨洪。

反求在項獨。  
君子之道本諸  
身。反者。反其誠。  
應下第六。章之  
反諸身。

孔子已脩之道。  
雖費雖隱。必自

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

願外

素位

險以激幸。子曰。射有似乎

素位之行

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

忠恕正己

如伐柯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

適者卑者出於  
盡人合天天下  
之本在國國之  
本在家

此忠恕行於家  
之效驗也

家家如此孔子  
之道云孔子之  
教行矣

人道最重孝行  
順親本於誠身

通。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

妻子好合如鼓琴。兄弟

家為國本

既翁和樂且耽宜爾室家。

爾樂矣父母已樂否 孝為人道之本

樂爾妻。子曰：父母其順

吳天曰極

矣乎。

中庸姚氏詩本

以上二章。昭明孔子率性之通。

高遠神道。

天下萬世宗教。

家。須虛衷虔誦。

此章。中外古今言鬼。

神之德者。莫備於此。

此節。莫切於此。

此節。莫切於此。

此節。莫切於此。

此節。莫切於此。

此節。莫切於此。

此節。莫切於此。

以上第四章。孔教之人道。

一字盡之。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

不睹。不聞。或厲。或懼。

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

物道統於神道。

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

齊明。或服。事鬼神。

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與第八章洋洋

初映照

在上乎在左右

乎必頂其獨

格求也射感也

神之求也物學

所不可測度願

可以物學厭惡

之乎誠不可狎莫顯

乎微

神道人道一貫

在孝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誠

誠

神統鬼 應感

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

莫顯乎微

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

誠在天性中身內之天也 中庸在此

誠之不可狎如此夫。

教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

中庸姚氏讀本

二十三

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

政。

以上五句。輔教大孝。

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說盡因果報應。

金節如舜本紀。自此以下如詩。而天道託盡矣。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

必通於神明。

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

說盡生物壽學。

神道人道又貫物道。

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



善惡之報如影  
隨形

三個天字決不  
虛空  
六個必字決其  
必然  
受命獲於上天

焉。故裁者培之。傾者覆之。

優勝

劣敗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

總結全節

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

神道

必受命。

本節文法變換  
 夾叙夾議夾卷  
 夾散錯綜參互  
 盡文章之妙且  
 考據義理辭章  
 宗教政治之學  
 無所不兼

時出叢書

二十六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  
 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  
 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  
 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  
 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

與上節德為聖人一句異

周之德文武周公合而成之

周公之業在禮

上節言德本節

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

受命成

中庸姚氏讀本

二十七

言禮皆為孔教  
 之實  
 上節道家義本  
 節儒家義合而  
 成孔門之宗教  
 一類

自斯禮也至此

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  
 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  
 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  
 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

一段喪禮節禮  
祭禮之入烟盡  
矣。事鬼之道也。

制禮以達孝於  
天下。

喪祭之禮所以  
教善繼善述之  
孝達於天下。

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

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

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

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

中庸姚氏詩本

二十九

此段須讀禮記  
時牲饋食禮少  
宰饋食禮有司  
徹三篇及禮記  
祭義大傳亦特  
牲等篇方了辭

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

五非 又包 許多 禮制。

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

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

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

三非

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

蠲惠迷事之孝  
盡形容於七個  
其字之中

天下之違孝

孝盡於事上帝  
孝成於祀先  
天帝祀先一貫

又包許多禮制

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

又包許多

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

天議

頓而

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

又提。特神郊社。

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

結祀廟。

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中庸姚氏讀本

三十一

郭社禘嘗神道  
設教通幽明死

章以教統政起下

哀公十一年丁  
巳孔子自衛反  
魯作經迄今庚  
辰二千四百二  
十三年

夾議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以上第五章

孔教以孝立教而統政

託問而發周命未改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

乙戌古史

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



史有存三唯經  
垂萬世  
以政相教成人  
道如樹藝成地  
道重人道以人  
治地  
蕭盧取秦嘉子  
變化之成已子  
橋孔子託史作  
煙為萬世制法  
哀公能行乎  
脩身之人可以  
為政無仁不能  
脩身成已仁也

人之政息不能復反  
舉其人之則其政息人道

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

壽

在哀公與孔子

以孔子

蕭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

已脩之道脩哀公之身哀公之仁如何

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文武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

中庸姚氏讀本

三十三

親親尊賢為政之本。法在於禮。禮在於經。經者孔子託史而作。

哀公能以仁知天。則獲乎上矣。

哀公脩身成人。所以可與孔子共事親有事有事。祖事天之一貫。

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

孔子

身體之天在此

理義之天在此

治國之具

哀公

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

之上為天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

指哀公

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

本治

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

不知孔子昌以  
成孝治

不知天則不能  
知孔子無仁則  
不能知天

達於五洲萬國  
古今萬世唯孔  
教明之

政莫非治人人  
不外五倫

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思

知孔子乎。

知人。不可不知天。

仁乎。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

與袁公言政。故首君臣。

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天

唯朋友絕對平等。

婦也。昆弟也。朋友之文也。

中庸姚氏讀本

三十五

達於五洲萬國  
古今萬世唯孔  
教明之

一也者中庸之  
誠也知仁勇之  
中而可以  
常用唯此可欺  
之誠與此初近  
以行知仁者  
此也知遠一矣  
勇則知此矣

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

行此三者於五達道

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

身內之天

上等

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

中等

下等

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

上等

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

行透知仁勇則  
此一戒其功矣  
此太極元氣也  
直三而為一始  
以比行而為知  
此知而行此知  
行互進成此功

修身則道立齊  
家治國平天下  
得近乎為釋最  
以其當

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

中等 下等

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

修身一 修身二

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

修身三 知上文三句

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

脩成中庸之身

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脩

中庸姚氏讀本

三十七

皆此身為之教  
 自天子至於庶  
 人壹是皆以脩  
 身為本  
 治天下治國治  
 家。在知好學。知  
 力行。知恥。則  
 力。行。知。恥。則  
 失身。內之。則  
 不能。知。斯。三  
 知。天。在。講。孔  
 此。乃。孔。子。所  
 天下。萬。世。為  
 不易。之。經。唯  
 身。之。人。為。能  
 之。

明出叢書

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  
 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  
 家。矣。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  
 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

三十八

九經萬古不磨  
 昔敘九經之功  
 次說九經之法  
 終主九經之法  
 道之不惑為政  
 之不足違反脩  
 身尊賢之義則  
 意人盈朝而天  
 下國家亂矣今  
 之世讀經為脩  
 身之本拜孔為  
 賢本

大臣也四體群臣也五子庶民六  
 也來百工也七柔遠人也八懷  
 諸侯也九脩身則道立一尊賢  
 則不惑二親親則諸父昆弟三  
 不怨敬大臣則不眩四體群

中庸姚氏讀本

三十九

五

臣則士之報禮重于庶民

六

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

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

九

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

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柔遠人懷諸侯也。及乎世之。道也。四方歸之。天下畏之。大一統矣。齊明盛服。教始於此。於此政亦始於此。神格。即知。慎獨。誠。



在此也

此段鋪陳為政之法每句之中。含有眾多解識。不盡天下萬世。政名家宜切實。聞發之。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sub>二</sub>

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

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sub>三</sub>

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sub>四</sub>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sub>五</sub>

中庸姚氏讀本

四十一

自脩身勸賢至  
柔遠人懷諸侯  
為全部春秋學

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  
 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  
 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  
 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  
 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

以上九經全部  
孔教政治學

前為政在人一  
節係說君上為  
政此節以臣下  
從政為重故言  
事不言政

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九

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

不可得之誠身內之天

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從政之道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

從政

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

中庸姚氏讀本

四十三

臣在下位君為  
上君在下位天  
為上

此段五排說道  
前定而不窮

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道

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獲上以為前定

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前定進一層

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不能共事

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前定更進一層

反身而誠。脩身之法。明善  
 之。法。明善。為本。否則空言  
 為本。否則空言。良心。自以為誠  
 豈知。誤認。黑心。自謂。天良。而流  
 毒矣。此節。言明。善誠。身之。法。以。此。脩

內急必外揚

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

更進一層  
反身而誠必能順親  
稗偽反之

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

前定進至此層而定  
應前拜回

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

之善

善。不誠乎身矣。

聖人  
具善本明  
若非  
聖人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

中庸姚氏講本

四十五

政人適天以比政戒  
 必與道道道節乃其  
 歸天聖人通一甲可身  
 亦一體明而句詳為乃  
 於體明而句詳為乃  
 教示聖天而句詳為乃

時出叢書

尊聖乃明

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

安行

中中和

生知

得中和

聖人得天性之純

舜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學知

利行

回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擇

善

固

執

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

之道

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

四十六

此致五層由好  
學至力行由知  
而仁此明善之  
法也

好學近乎知

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

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

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

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

力行近乎仁

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

中庸姚氏讀本

四十七

補一厚弗持  
之法

明善誠身為教  
與政一貫之示

性出於天性之  
紀教成於孔教  
之化

愈誠愈明愈明  
愈誠教化成矣

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知 恥 近 乎 亦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

必勇 聖人設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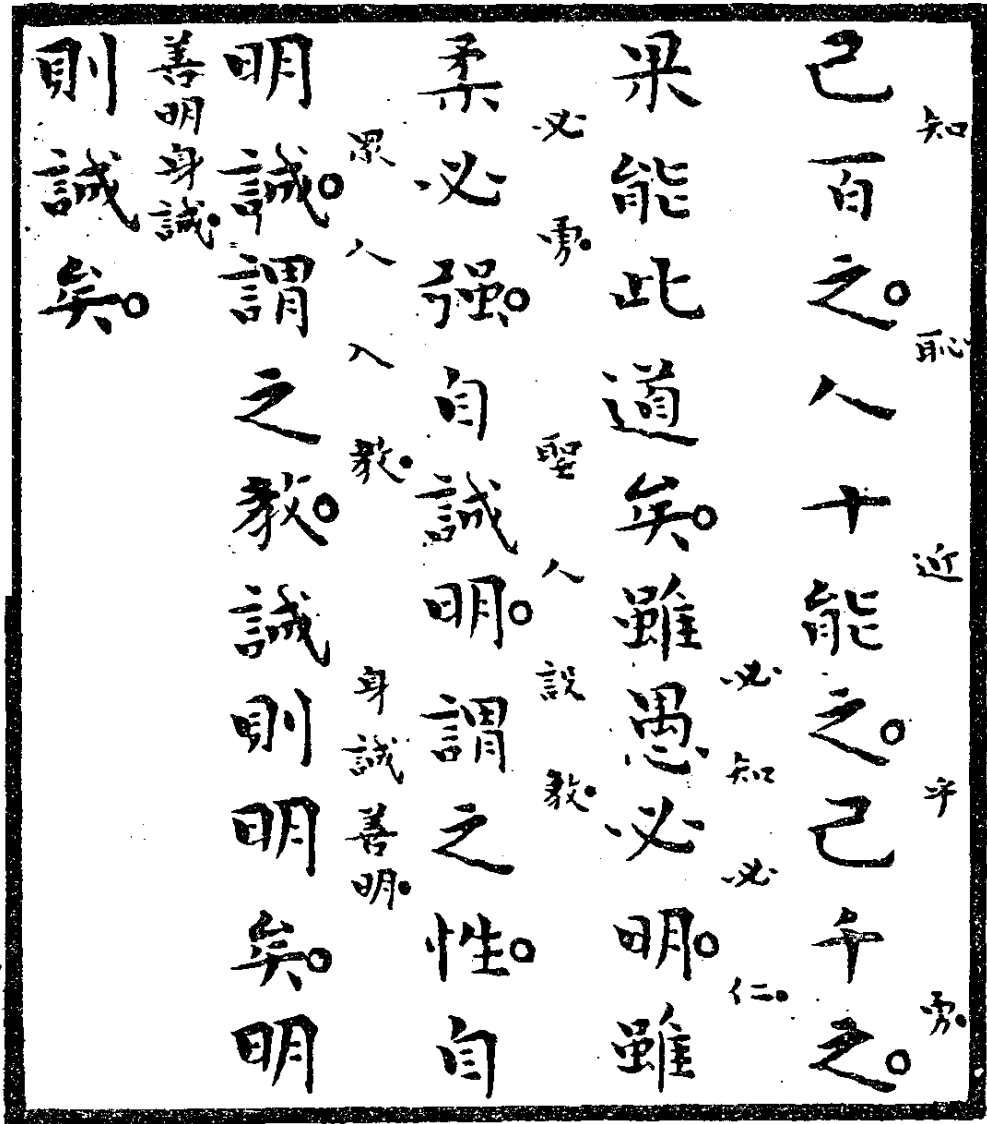
柔必強自誠明謂之性自

眾人人教 身誠善明

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

善明身誠

則誠矣





唯孔子為天下  
至誠  
孔子之性得天  
之純與天一體  
人之性各不同  
得天之各端物  
性尤甚  
孔子盡其性以  
盡人物性由於  
脩道至教

以上第六章

孔教之政本於

身本誠

善本明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生知安行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明善盡於人物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

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孔子教之初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  
 與天地參是故  
 孔子素主  
 鄭曰聖人在王  
 注欽太平  
 致曲自明而誠  
 須由請經而入  
 誠而愈明  
 愈誠受至誠之  
 化

致中和

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

中和用以為常

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四博學而入亦能明善誠身

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

學知身誠善明

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

利行受教而化

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

孔子之教其道  
入神

天人相與。攬於  
影響。故為政以  
脩身為本。脩身  
以知天為本。而  
莫要於尊賢。尊  
賢本於尊孔。尊

孔子脩道立教能化人

至誠為能化。

非空言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

非空言

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

非空言

非空言

非空言

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

非空言

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

中庸姚氏讀本

五十一

至誠唯孔子

如神一體之意

誠者聖人也

一天地人物共此

誠之則信仰聖人而服從之矣

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

非空言

天人合一

如神

句誠其性

率性而行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物生於誠成於誠誠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釋善同執

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

致中和位天地  
育萬物

立教制法成己  
成物得天之純  
中有此性

道合內外時措  
而宜時元所止  
謂之時孔子之性  
天命孔子之性  
具成己成物之  
德率性而行合

備各道立教以成物

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

由仁發知

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天命外知內仁

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萬世因時而措孔子脩道之教

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

勇久於其道化成天下

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

中庸姚氏讀本

五十三

外內之道中和  
 可用不流不倚  
 可隨時元而措  
 教不宣焉是唯  
 無誠無息時  
 至誠無息時  
 如天如地成物  
 無疆參天地而  
 與相終始至於  
 無為而成道莫  
 大焉德華大焉  
 率性成教受天  
 命也

時出叢書

發育萬物

峻極於

五十四

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  
 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  
 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  
 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  
 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

問闔成孰

孔教之動如此

與天覆地載同悠久

成於至誠也。

此節申說無為而成。

不貳說盡各宗  
教不測說盡物  
質學

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非空言

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

有生長力

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

全誠不貳

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

如此六字

今回開闢

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天天

中庸姚氏讀本

五十五

今天天今天地  
兩段說盡天文  
地理之綱要

時出叢書

五十六

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  
誠 有生長力 不滅

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  
宇宙引力 不測 旋轉

今天地一撮土之多及其  
今回開闢 誠 有生長力 不滅

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  
地 心 吸 力

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天  
地圓 不測 居止 山之始



今天山今天水  
兩段說盡地質  
地文動植礦物  
之來由

一切大地山河  
皆由誠造盡性  
或物

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

誠 有生長力 不載

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

不測 不測

興。焉。今。天。水。一。勺。之。多。及。

不測 水之始 誠有生長力

其。不。測。龜。鼉。蛟。龍。魚。鼈。生。

不載 不測

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

不測

中庸經義讀本

五十七

引詩意喻天命  
在孔子

文王孔子也

文王既沒文王  
在後

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

天之誠而不惑在命

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

孔子聖德之誠而不惑在文

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

至誠無息

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以上第七章  
孔子如神與天一體

鬼神之道洋洋  
聖人之道亦洋洋  
前後相映

必有其人待之  
耳待至德其人  
行聖人至道

中庸其至矣乎

孔子已脩之道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

意承前章

育萬物。峻極于天。濇濇大

散在五經

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

待明玉明玉至德

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

孔子至道孔子

德。至道不疑焉。故君子尊

中庸姚氏讀本

五十九

此三句。述孔子  
之中庸也。至聖  
至誠之中庸也。

孔子天下萬世  
唯一人而在當  
時不驕其下不  
倍其上。孔子之  
經明王識其大  
義能興

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

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據史作經。素位而行。

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

起在位不變塞焉。

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

之昏君不識微  
言能容之

孔子作經而後  
為今之世孔子  
為經以前為古  
之世古世史事  
為古之道反復

不見害至死不變

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

畏時遠害

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

與

不識經義雜後史事自用自專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

孔經之世

古史之道

自專生平今之世反古之

也。後古史之道者如此。

孔子素王。天子也。後世明王足當天子。

孔經以漸行於今之世。及其化。成天下為今天下。

孔子有聖人之德。素王之位。

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元下多亂

孔子及後世明王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考文。孔經大同之天下

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

文。

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

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

禮政典也。今孔子作經也。而孔子作經也。託史而作。用周之政典。從而損益之。以作新王之事。新謂今。今自比。後為今之世。以

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

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

不足為藍本

據殷

嫌為宋作

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

繼周百世可知

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

藍本

從周。

孔子天下素王。

空言大道則無  
徵如老子道德  
經是而後世極  
端今文之茂致  
樣者亦是

泛據史事則不  
尊如左傳是而  
後世極端古文  
之排尊孔者亦  
是

時出叢書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

上中

中

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

上

下

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

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

中

孔子作經

之道

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

六十四



六句盡孔子作經之法由本諸身以至俟百世貫一切。前言史事可徵後言經義可導。人天一貫。不繆史事可考。不悖經義可建。無疑宗教可贊。不惑政治可俟。皆非空言。

知天則為教化之主。知人則為化

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

以上徵

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以上導

峻

極

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

乎

天

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

政事之宗。無疑不惑。學者須知疑感則自絕。君子孔子也。世萬世也。盡時問。天下盡空問。日。後必驗。愈遠愈尊而望益隆。愈近愈親。而厭益無。二十。四百年來。日益驗。彼各道可並行。

待其心  
 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  
建諸天地而不悖。  
 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  
建諸天地而不悖。  
 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  
尊孔拜聖。孔道隆。親孔讀經。  
 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  
孔道切。入彼無惑。孔入。  
 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

於此孔道。可中和。各道。

此君子。指尊孔者。親孔者。

毋疑惑。

仲尼再見。堯舜文武之史。同仲尼之經。而仲尼之經。而。

此無厭孔。尊孔親孔。永得善果。

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

尊孔者親孔者。夙夜庶幾。必先驗。

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

大同善果在於此教。

有譽於天下者也。

德澤所興。祖。宗。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明。天。察。地。

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

中庸姚氏讀本

六十七



天地為大  
孔子如之  
鄭云聖人制作  
德配天地  
天下至聖唯孔  
子唯孔子為能  
作五經

六藝有樂五經  
無樂樂在聲律

之所以為大也

無二

孔子

以此作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

易經十二篇以此作詩經

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

三百五篇以此作書經

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

廿八篇以此作禮經

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中庸姚氏讀本

六十九

不須作經

五經具在固奈  
而著

五經如天之溥  
博如淵之淵泉  
在今之世中隨  
時而出已歷二  
千四百有餘年  
以學而言有戰  
國之學有秦漢  
之學有魏晉之  
學有隋唐之學  
有宋明之學有

十七篇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

以此作春秋經十

一篇

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經

經後史

經高入而常行

經深玄而常流

由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

經出教

由經出文

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

由經出政

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

清初之學。有清  
 末之學。今之世  
 無窮。而經中之  
 學時出。不窮。隨  
 時出之。以流為  
 史。孔經。化及者  
 為中國。未及者  
 為蠻貊。蠻貊化  
 成者。亦為中國。  
 以次洋溢。以次  
 施及。若不入化。  
 是無血氣。經  
 拜聖尊之。讀經  
 親之。而不知配天  
 之義矣。

孔教化 未孔化  
 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  
 漸 致 大 一 統  
 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  
 由 據 亂 而 昇 平 而 久 平  
 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  
 孔教必化成天下  
 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  
 大 同  
 尊親。故曰配天。

中庸姚氏讀本

七十一

至聖人也。進於至誠而如神矣。鄭云：謂孔子。五經為天下之大經，其他自稱為經，譯稱為經者，皆可。有裨於大經也。考經為天下之大本，其他萬方之學，皆可為大本之枝葉也。知函司義，聖人為天地主，待其人。

無二。孔子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

作五經。作孝經。

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以五經考經知。中和可常用。

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

德澤所興。藏元流通。

倚。眈眈其仁。淵淵其淵。浩

共而為乾。部曰言。在。

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



天德在經如錦  
百世以後

謂經為史為子  
為典章為辭章  
者皆見其絢不  
見其錦其錦經  
也  
孔子之道在經  
而闡然若夫的  
然者亦各自以  
為道也  
淡而不厭簡而

聖人乃能知聖人

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裏表小人文著

詩曰衣錦尚絢惡其文之

孔子已備絢

著也故君子之道闡然而

錦人各率性各端人造絲也

日章小人之道酌然而日

孔子已備萬方之學

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

中庸姚氏讀本

七十三

文溫而理鮮能  
知其味

風八風也遠而  
甚微自者也近

而極顯者也  
由絢入錦

可與入天德而  
知經

此節言孔子作  
經本於內聖故  
為教化之主

則不如此

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

遠近一貫

風自一貫

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

微顯一貫

錦絢

德矣

孔子未發之中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孔子

內聖

內聖

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

此節明明德止  
於至善。

孔子之慎獨。

萬教之主。

此節言孔子作  
經顯於外玉故

志孔子。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

洪漢業作

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

孔子未發之中。

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

至敬立。

至信立。

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孔教中節之和。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中庸姚氏讀本

七十五

為政事之宗。

此節親民止於至善。

孔教之泣育。

百辟之玉。

此節子思子念聖祖明德。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

孔子

外玉

外玉

終不可證

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

孔教中節之和

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

孔子

太平致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子思

孔子

孔子

明德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

述孔子之言謂  
 化民於無形如  
 堯之蕩蕩民無  
 能名為教化之  
 最唯天為大唯  
 堯則之之意言  
 其德無上  
 上天最高之天  
 性所自出孔子  
 所配  
 明德所至  
 結篇中諸至字  
 以上四章昭明  
 孔子脩道之教

中庸姚氏讀本

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  
化民以無可聞睹之明德為上  
 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  
形容明德  
 不盡。德配上天。無可形容。  
 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聖人至德。天道至教。  
 至矣。

以上第八章

孔子脩道至教  
 作經化民之德

卷十七

鄭目錄云中庸  
 記中和之用為  
 也。中庸之用也。  
 也。孫子思作之。  
 以昭明聖祖之  
 德也。

時出叢書

中庸姚氏讀本終

配上天

寶應張 潘縉寫  
 上海陳寶壹初校  
 崑山朱貴五覆校

七十八

經典釋文中庸音

唐陸德明

率性所律反 離也力智反下 不睹丁古反 恐懼匡勇反 莫見賢遍反 哀樂洛音 中節丁仲反 忌憚徒旦反 民鮮民洩

反下及注同 知者音智下文大知也 不肖音笑下同 矣夫扶音 也與音徐下強與皆同 舜好呼根反下同 畧音古獲反 陷陷沒之陷

阱才性反本或作奔 知辟音 期月音基 拳拳音權又起阮反徐荒權反 服膺徐音應又於陵反 可蹈音悼又後報反 問強其良反下同 祗金而

反又而 不厭於飽反 哉矯居表反下同 不倚依彼反徐其曠反 遊世本又作適同徒頓反 費而本又作拂同扶弗反徐音弗注同 以與音預 所憾

本又作感 鴛飛悅專反字又作慈 戾力計呂結二反 魚躍羊灼反 道造在老反 伐柯古何反 睨而徐音詣 言願行行願言皆下孟反 辟

慥慥七到反 患難乃旦反下同 不援音 已音紀 無怨於願反又於元反及注並同 居易以鼓反 徵幸古堯反 正音鳥古毒 辟

如音擊 自邇音 自卑音卑又音輝又 好合呼根反 既俞許急反 和樂音洛下同 且耽丁南反 妻帑音奴本又作孥 齊明側

反本亦 洋洋音 之格古百反 不可度待洛反 思矧思忍反 可射音 不可揜音掩於檢反 此夫音扶 也與音徐 故

栽依注音災將才反 培之蒲回反 覆芳伏反 嘉樂戶嫁反本作假音同 憲憲音顯一音如字 保佑音祐 續徐音纂裁管反 大王音泰下及注大王皆同 燕毛於見反 示

壹戎衣依注衣作殷於中反 武王末亡逆反 追王于況反 期之音基 昭穆帝遠反穆又作穆音同 以還本又作遠同音代 燕毛於見反 示

諸依注音實之鼓反 方筮初莘反 蒲盧並如字 之殺色界反徐所例反 而治直吏反一音如字 知仁音智下近乎知皆同 勉強其兩反 好學

吁報 近乎附近之 力行皇如字徐下孟反 子庶民如字徐將吏反 不眩玄遠反 齊明側皆反 去纓起呂反 遠色于萬反 好

惡呼報反下鳥路反又並如字 薄斂力驗反 既依注音儀許氣反 稟彼錦反一本又力錦反 稱事尺證反 朝聘直達反 不路其劫反 行前下孟反

不疾音殺 而中丁仲反又中字下中道同 從容上七反 弗措七路反下及注皆同 必強其良反 禎祥音貞 妖於焉反 孽魚列反 見乎

著龜音尸 自道音導 知也音智 無疆居良反 不貳本亦作貳音二 今夫今扶下同 昭昭章達反本亦作昭同 一撮七活反 華

嶽戶化戶瓜二反本亦作山嶽 不泄息列反 一卷李音權又羌權反范范阮反 寶藏才浪反 一勺徐市若反 龜音元 鬣徒河反一音直丹反 蛟龍音交本又作蛟

於穆上音烏下於乎亦同 於乎好奴反 洋洋音羊 峻極思問反 優優於求反 不凝本又作疑魚澄反 不驕本亦作喬音嬌 不倍

其默亡北反 且哲陟列反徐本作知音智 謂與音餘 而好呼報反下同 裁及音哭 行同下孟反 杞不音起 王天下于況反又

不繆音謬 不悖布內反後同 遠之如字又于萬反 近之如字又附近之近 不厭於豔反後皆同 無射音亦 而蚤音早 辟如音辟下同

覆幬徒報反 之錯七各反 明叡音銳 知聖音智下同 齊莊側皆反 有別彼列反 溥博音普 見而賢遍反 不說音悅 施及

蠻貉本又作貉武伯反 所隊直類反 能經論本又作論同音倫 夫焉於虔反 所倚依倚於寄二反 肫肫依注音之滂反 浩浩胡老反

尚綱本又作穎時作裝同口迴反徐口定反一音口穎反 惡其鳥路反 之著張慮反 闕然於感反又如字 而日而一反下同 的然丁歷反 淡而徒暫反又大 有爭音爭

不厭於豔反 之昭本又作昭同之召反又章達反 不疾九又反 相在息亮反 不愧本又作愧同九位反 奏如字詩作子公反假古雅 有爭音爭

鈇方于反音越 百辟音壁 未也亡曷反 德輔音酉一音由 之載依注音讀曰載音再



吾師孟堦先生言大學中庸與孟子荀子爲孔門儒家之四書也。論語五經之鎔鑄也。論語尊於儒家。孔子大成之所在也。而或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爲四子書者。非也。論語經也。非子也。儒家乃諸子之一。宗師仲尼。而中庸專明孔子之教。欲知孔子。必先讀之。尊孔之徒。尤須研習。先生自七歲時。既熟讀其文。積五十三年。隨時溫習。詳閱漢唐宋明以至近人之注解。所得往往有獨到處。昔於蘇州武昌南京講授四五遍。學者有所記錄。散在四方。今年夏。先生在上海。思頤與同邑侯君積文陳君抱一曹君仁忠嘉定金君熙章海門沈君茂荃金山徐君振聲嘉善馮君景鏡無錫錢君復寶山金君璣。請先生講。兩閱月。講畢。各有所記。陳君輯先生口說。裒成一帙。同人相與論纂。寫爲讀本。以予自幼熟讀此書。屬記其概。予惟中庸一書。當科舉時代。童蒙所誦。惟不存尊孔之心。徒供八股之用。乃竟不知脩道之教。至可惜也。先生則博習中外神道人道物道之說。反求於經。獨得今天下義而發明之。遂知孔教大義具於此書。二千餘年未章之道。忽然大明矣。此經學之大發明也。其他發前人所未發。若知仲尼之藏元。進至聖於至誠。說尚綱爲託史。皆使人渙然怡然而無疑焉。蓋饜飶既久而後得之。然非至其時。固不易出也。先生潛脩爲己。不以文著。淡簡入微。思辨達隱。聲永口說。以見以顯。若時中蒲盧。獲上三重之倫。先儒所未明。而先生竟得其義者。條舉不盡。皆足使人篤信。儒道明經之在於此也。顧先生時以尚綱默容夙夜庶幾爲囑。今之書於竹帛。同人奉爲讀本而已。

時出叢書

非與聲色爭的然也。然不厭無射。豈不在此哉。民國二十九年秋十月三十有一日朔。上海于思頤。

四

中庸者。禮記之一篇也。子思子發聖祖仲尼修道立教之實。其言之識理之明亦至矣。夫聖人者。愛天下萬世。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孔子繼天立極。爲萬世制法。不遺空言。見諸行事。託史作經以顯道。期於化成天下。開萬世之太平。讀中庸而知託堯舜文武爲今天下立教矣。非老子空言比也。孔經道大難知。春秋存聖人之志。孝經示聖道之行。書經託古事以設政。詩經託萬物而施教。易託陰陽。禮託人鬼。中庸雖子思所撰。然經之寓素王聖心。昭明於此。其陳修道立教之義。與孔經及論語相表裏。雖周各有別。要不外託史作經歸宿于立教者一也。今夫託史不明。則經學不識。經學不識。則孔子不尊。不尊孔子。不興孔教。則自用自專。雖自以爲賢明之主。然驅其民於罟獲陷阱之中而不知也。予未覩其能興矣。嗟夫。今天下如此。豈偶然哉。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洵乎。吾師孟頫先生。好古樂道。不慕榮利。常存救世之心。崇孔教爲己任。守先待後。著書百餘卷。其言隱微。俟時而後出。惟世之知者能燭之。三十年間。學不厭而誨不倦也。予與同學生陳抱一。受先生訓。歷數載。篤信先生。承二千年經學而獨明乎經義之託譯。分白儒教爲孔教中之一流。發微昌義。仁心在抱。與嚮所謂儒者有別也。今歲夏。予既畢中庸業。得聞今天下義信不繆。不悖無疑。不惑之在此。世人而不欲進化也。則已矣。世人而欲進化也。盍亦進於此乎。此天下萬世太平之教也。自漢以來。二千餘年。沐斯文之化者。孰不由斯教而得。而可疑惑耶。予敢爲天下萬世告也。有能緝

時出叢書

此讀本以進夷乎。予馨香而禱祝焉。中華民國三十年。歲次庚辰。冬。一月一日。嘉善門人馮景鏡。

六

律

歷

小

記

# 天民臺律歷小記

上海姚明燁著

## 目錄

律呂圖并說

律呂旋宮表并說

聲色圖并說

旋宮律數表并說

管色飲律圖并說

西洋聲學震動數表

西洋聲學震動數論

七音論

致徐竹岩君書附復書

致沈商者君書附復書

律歷小記目錄

時出叢書

日本雅樂記

太陽過宮圖并說

讀談天書後

冬至日躔表

歷代黃道宿度表

二十八宿十二次表

史記律書知歲差即知劫數說

史記律書補圖并識語

聲律探源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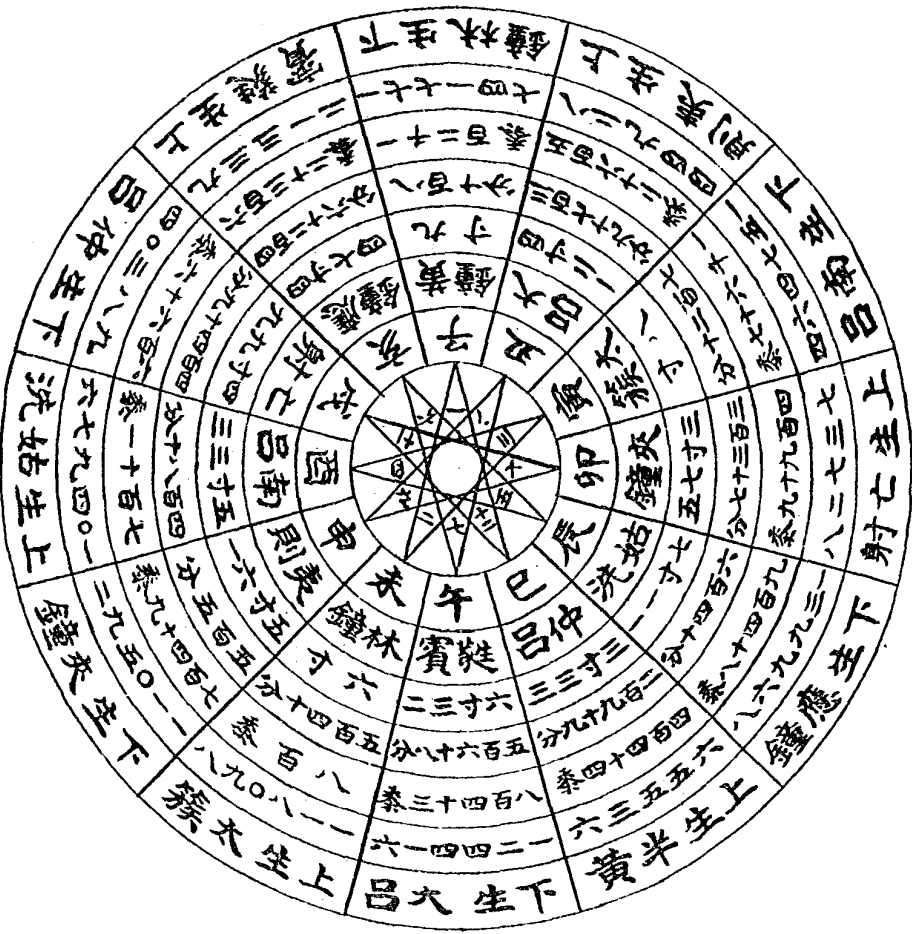
占太陰氣候不可廢中歷說附

律歷小記目錄終

天民臺律歷小記

上海姚明輝著

律呂圖 并說



律歷小記



右圖本史記律書生鐘分及漢書律歷志。凡八圖。內第二圖。律位也。其外第三圖。律名也。第四圖。長度也。第五圖。律數也。第六圖。容黍也。第七圖。律分也。十一月冬至。子律應黃鐘。管長九寸。積八百十分。體容千二百黍。是謂律本。次黃鐘諸律。以三分損一或益一爲長積。故置一而十一三之。得一七七一四七。命爲黃鐘分。如此則他律皆無小數。悉可從此數取其損益所得整數也。生律起黃鐘。其次凡三分損一曰下生。益一曰上生。第八圖所示是也。凡生皆隔八位。故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亡射。亡射生仲呂。第一圖寫數。自一到十二。卽其次第。十二律統稱律者。陽統陰也。其六爲呂。呂陰而律陽。本黃鐘律也。生林鐘爲呂。林鐘生太簇。又爲律。於是生呂生律。以至仲呂。律生呂曰取妻。呂生律曰生子。故林鐘黃鐘妻也。太簇林鐘子也。南呂太簇妻。姑洗南呂子。應鐘姑洗妻。蕤賓應鐘子。大呂應鐘妻。夷則大呂子。夾鐘夷則妻。亡射夾鐘子。仲呂亡射妻也。下生則三分損一。卽損九爲六也。上生則三分益一。卽益九爲二六也。故凡下生。皆外圓生內方。上生皆內圓生外方。律生呂。皆下生。呂生律。皆上生。然呂覽淮南子及鄭北海說不如此。呂說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亡射。亡射上生仲呂。其夷則亡射二律。數無異。大呂夾鐘仲呂則倍之。史記生鐘分固同班。而律數則又同呂。蓋兩用之。殆亦今古文之異同歟。夫十二律隔八相生。故生至對衝而

衍生之。則至其比肩矣。如呂說。大呂之數大於太蕤。夾鐘大於姑洗。仲呂大於蕤賓。自黃鐘而左旋。以第小。至應鐘爲極小。如班則大呂夾鐘仲呂皆小於應鐘也。又呂說。仲呂上生爲黃鐘。班上生爲半黃鐘。林鐘得黃鐘三分二。卽四七七七一四七比一一八〇九八也。太蕤爲林鐘三分四。故得黃鐘九分八。卽一七七一一四七比一五七四六四也。南呂爲太蕤三分二。故得黃鐘二十七分十六。卽一七七一一四七比一〇四九七六也。姑洗爲南呂三分四。故得黃鐘八十一分六十四。應鐘爲姑洗三分二。故得黃鐘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蕤賓爲應鐘三分四。故得黃鐘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大呂爲蕤賓三分二。故得黃鐘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夷則爲大呂三分四。故得黃鐘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夾鐘爲夷則三分二。故得黃鐘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亡射爲夾鐘三分四。故得黃鐘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仲呂爲亡射三分二。故得黃鐘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夫是以一七七一一四七爲黃鐘分。則十一律悉可從此取之。因其爲置一而十一三之之數也。律呂正義謂黃鐘之長九寸以九成。蓋取蔡元定說寸九分。分九釐。釐九毫。毫九絲。絲九忽。如此則林鐘得六寸。太蕤得八寸。南呂得五寸三分。姑洗得七寸一分。應鐘得四寸六分六釐。蕤賓得六寸三分。大呂得四寸二分。夷則得五寸五分六釐。夾鐘得三寸六分七釐。亡射得四寸九分三毫。仲呂得三寸三分二毫。此皆無奇

零不盡之數。與圖略異。蓋圖用十進也。夫律數信以九進退。則黃鐘九寸。即一尺耳。黃鐘管長九寸。當九十黍。廣加十黍爲一尺。每黍一分。而度稟之。管孔累積九分。因以九寸之長。得八百一十分。容一千二百黍。爲一龠。而量稟之。龠黍之重十二銖。而衡稟之。度量衡既悉稟於律。則凡天下之物。孰有出乎律數者哉。故史記言律爲萬事根本。漢志亦云。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莫不用焉。後漢書律歷志云。天效於景。地效於響。即律也。蓋律之源出於歷。日冬至則黃鐘之氣應。夏至則蕤賓之氣應。春分則夾鐘應。秋分則南呂應。律數應歷數。律分應晷景。夫天地之聲生於風。風之起也。由於熱。日道發斂。八風所以轉。聲固本於天地也。且夫隔八相生。原合乎推步家章法。故律莫外夫歷。孟堅所謂推歷生律。龍門亦云。律歷。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旨哉旨哉。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祖舜盡其道矣。孔子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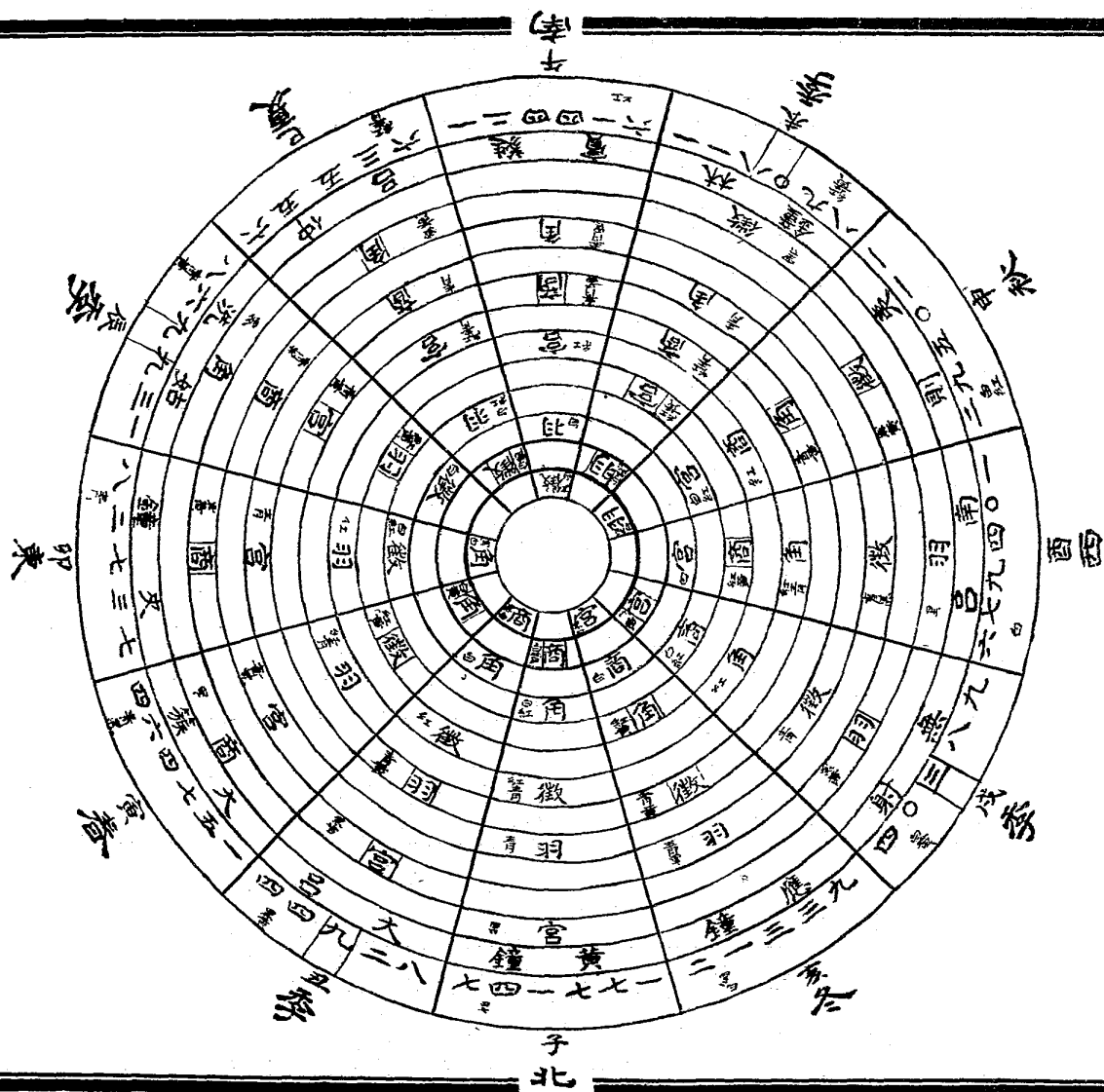
旋宮發於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是也。是表本鄭北海說。蕤賓仲呂皆上生。此合史記律數。而與其生鐘分異。與漢志亦異。然同於呂覽淮南子。按表黃鐘爲宮。三分損一。生徵。爲林鐘。林鐘三分益一。生太簇。爲商。太簇三分損一。南呂。爲羽。南呂三分益一。姑洗。爲角。姑洗三分損一。應鐘。爲變宮。應鐘三分益一。蕤賓。爲變徵。然林鐘亦可爲宮也。林鐘宮則三分林鐘益一。而半之。爲半太簇。爲徵。實卽三分林鐘而損一也。半太簇三分益一。爲南呂。爲商。實卽三分太簇而損一也。放此推之。十二律皆可爲宮。亦皆可爲徵。爲商。爲羽。爲變宮。爲變徵。所謂還相爲宮也。假表列之。數爲正。則半其數曰半律。倍其數曰倍律。不半此者。彼必倍。太簇之徵不用半。則林鐘之宮必用倍。而其羽及變宮變徵之用。姑洗蕤賓大呂。亦必用其正。南呂之商。應鐘之角。亦必用其倍也。黃鐘爲宮。則蕤賓爲變徵。蕤賓爲宮。則黃鐘爲變徵。此所以旋也。然仲呂上生。僅得一七四七六二小數六六。未能合乎黃鐘之正數。京房謂之變律。故黃鐘爲蕤賓宮之變徵。乃其變半律耳。黃鐘惟於本宮宮用正律。他如大呂宮之半變宮。夷則宮之半角。夾鐘宮之半羽。無射宮之半商。仲呂宮之半徵。無不用變律者。非若林鐘正宮而外。猶用正徵也。漢志謂黃鐘不復與他律爲役。卽此是也。五聲相還。周禮已載其法。國語言周武王加二爲七。漢志則謂舜時有七始。春秋時。晏子亦道七音。至淮南子。始詳焉。變徵見於高漸離之歌。後漢志始益變宮。淮南名和繆。至明鄭世子。命變徵曰中。卽繆也。變宮仍曰和。

時出叢書

茲從之。是表宜傳圓柱。使首尾相銜。則其旋也益明。

聲色圖

并說



律曆小記

十一



丙辰春仲。課子讀經。至禮運。令爲此圖。記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圖具焉。五色六章十二  
 夜還相爲質。此圖亦可以觀矣。黃鐘宮。則太簇商。姑洗角。林鐘徵。南呂羽。大呂宮則夾鐘商。仲呂角。  
 夷則徵。無射羽。太簇宮則姑洗商。蕤賓角。南呂徵。應鐘羽。夾鐘宮則仲呂商。林鐘角。無射徵。黃鐘羽。  
此以律數爲序 姑洗宮則應鐘徵。蕤賓商。大呂羽。夷則角。仲呂宮則黃鐘徵。林鐘商。太簇羽。南呂角。蕤賓宮  
 則大呂徵。夷則商。夾鐘羽。無射角。林鐘宮則太簇徵。南呂商。姑洗羽。應鐘角。此以生律爲序 夷則宮則  
 夾鐘仲呂徵羽。而無射黃鐘商角。南呂宮則姑洗蕤賓徵羽。而應鐘大呂商角。無射宮則仲呂林鐘  
 徵羽。而黃鐘太簇商角。應鐘宮則蕤賓夷則徵羽。而大呂夾鐘商角。此亦以生律爲序 此還宮之道  
 也。今觀於圖。其還明矣。而又施以色。黃鐘北方。故黑色。蕤賓南方。故赤色。夾鐘東方。故青色。南呂西  
 方。故白色。應鐘則合黑與白而爲黼。太簇則合青與黑而爲黻。仲呂合赤與青而爲文。夷則合白與  
 赤而爲章。黃中央之色。行乎四時。故大呂黑與黃也。姑洗青與黃也。林鐘赤與黃也。無射白與黃也。  
 以色表聲。故觀乎色而可以知其聲焉。圖之外寫四季十二支。而禮運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  
 亦可以見。所不可見者。五味六和十二食而已。夫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圖  
 雖主還宮。然不可得而聞也。則猶是無聲無臭者爾。聲色云乎哉。此圖本友人沈商者。彭年青 七律  
 旋宮圖。茲於二變無取。故去之。



旋宮律數表並說

表上

黃鐘至仲呂十二律。律各有五音。皆宮居首位。最濁。故宮生徵三分益一。徵生商三分益一。商生羽三分益一。羽生

			九一六八	九一七六	四一〇四	一〇九八	一〇九八	一四七七	林下鐘	黃鐘
			一八四九	一七六四	三二七	〇九八	一〇九八	一四七七	林上鐘	林鐘
		四一二六	一八四九	一七六四	四一〇四	一〇九八	一〇九八		南上呂	太簇
四四二九	〇六二二	一八四九	一七六四	九一〇四					南上呂	南呂
四四二九	一八四九	一七六四	九一〇四						南上呂	姑洗
四四二九	〇六二二	一八四九	一七六四						南上呂	應鐘
四四二九	一八四九	一七六四	九一〇四						南上呂	蕤賓
八八八	一六五								南上呂	大呂
									南上呂	夷則
									南上呂	夾鐘
									南上呂	無射
									南上呂	無射
									南上呂	仲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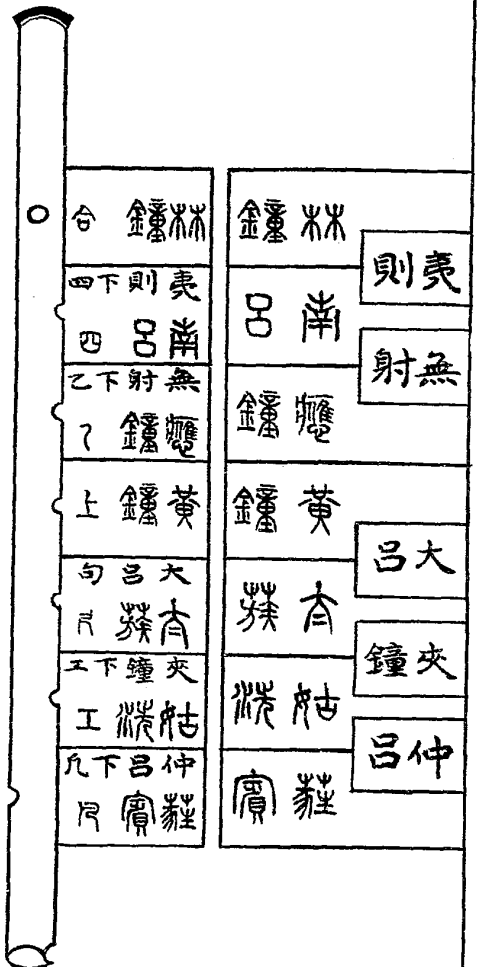
予課子小戴至禮運。既會聲色圖矣。至樂記。令比旋宮律數爲上下二表而告之。曰。記云。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可於此表見之矣。夫聲濁則律數大。清則小。以小生大則上生。以大生小則下生。故濁徵始則終於清角。正宮始則終於清羽。倍律倡而正律和。正律倡而半律和。莫非清濁之相成相生也。其十二律各有宮聲以爲之經。自黃鐘迄仲呂。迭相還焉。皆此表之要義也。上表宮最濁。居首位。下生徵。故宮數最大。羽最小亦最清。其第爲宮商角徵羽。下表。宮居中位。上生徵。故徵最濁。數最大。角最小亦最清。其第爲徵羽宮商角。此古今言五聲相生之二說也。然生術始宮而終角。二說之所同也。惟清濁互爲倡和之理。下表爲顯著。予於下表見其貫古今而通中外焉。上表林鐘宮得黃鐘徵。太簇宮得林鐘徵之倍。南呂宮得太簇徵。姑洗宮得南呂徵之倍。應鐘宮得姑洗徵。蕤賓宮得應鐘徵之倍。大呂宮得蕤賓徵之倍。夷則宮得大呂徵。夾鐘宮得夷則徵之倍。無射宮得夾鐘徵。仲呂宮得無射徵之倍。下表林鐘宮得黃鐘徵之半。太簇宮得林鐘徵。南呂宮得太簇徵之半。姑洗宮得南呂徵。應鐘宮得姑洗徵之半。蕤賓宮得應鐘徵。大呂宮得蕤賓徵之半。夷則宮得大呂徵。夾鐘宮得夷則徵之半。無射宮得夾鐘徵之半。二表皆每律五聲。其數自宮而徵而商而羽而角爲比。夫五聲相生之術。自管子呂覽淮南龍門劉子駿班孟堅鄭康成蔡伯喈以來。迄於李文貞江慎修秦文恭徐新田。說者衆矣。要不外此二途也。大呂夾鐘仲呂三律二

表宮聲之數不同。蓋上表從淮南蔡賓上生大呂。下表則從劉班下生也。聲色圖同。下表亦下生大呂云。





管色飲律圖 并說



則夷  
射無  
呂大  
鐘夾  
呂仲

仲 呂	無 射	夾 鐘	夷 則	大 呂	蕤 廂	應 鐘	枯 蕤	南 呂	育 蕤	林 鐘	黃 鐘
商 凡	羽 四	角 工	羽 ？	中 凡						宮 上	徵 合
角 工	羽 ？	中 凡	宮 上	徵 合	商 凡	羽 四	角 工	和 上	中 凡	商 凡	羽 四
中 凡	宮 上	徵 合	商 凡	羽 四	角 工	和 上	中 凡	商 凡	羽 四	角 工	羽 ？
徵 合	商 凡	羽 四	角 工	羽 ？	中 凡						宮 上
羽 四	角 工	羽 ？	中 凡	宮 上	徵 合	商 凡	羽 四	角 工	和 上	中 凡	商 凡
羽 ？	中 凡	宮 上	徵 合	商 凡	羽 四	角 工	和 上	中 凡	商 凡	羽 四	角 工
羽 ？	中 凡	宮 上	徵 合	商 凡	羽 四	角 工	和 上	中 凡	商 凡	羽 四	角 工
宮 上	徵 合	商 凡	羽 四	角 工	和 上	中 凡	商 凡	羽 四	角 工	羽 ？	中 凡

律歷小記

二十一

簫笛皆七孔。樂管也。然古笛不盡七孔。七孔莫古於許叔重說。荀慈明繼之。陸生彭年能葢笛。屬之圖此。此用字譜飲十二律呂。故曰管色飲律圖。管色者。簫笛字譜也。此以其上飲半黃鐘。乙飲應鐘。四飲南呂。合飲林鐘。故半太簇飲尺。半姑洗飲工。半蕤賓飲凡。而於是黃鐘之宮居中孔矣。由是濁之。則爲變宮。爲羽。爲徵。清之。則爲商角變徵。此合毛西河胡竹軒徐新田論而本乎管子也。昔人有以合與四爲黃鐘宮者。觀此可以自知其非矣。第半開凡工尺乙四。而十二律呂備矣。精哉。譜字十。凡上曰六五。合四之清音也。與半開尺句共加於七色。爲十。圖中篆字用全孔。墨字用半孔。右附西洋風琴。俾俗學易解耳。



西洋聲學震動數表

譜

日本簡名

英名

法名

德名

震動數

比C對例之於

音程中隔

律曆小記



	1	256	C	Do	C	1
$\frac{9}{8}$	$\frac{9}{8}$	288	D	Re	D	2
$\frac{10}{9}$	$\frac{5}{4}$	320	E	Mi	E	3
$\frac{16}{15}$	$\frac{4}{3}$	341.3	F	Fa	F	4
$\frac{9}{8}$	$\frac{3}{2}$	384	G	Sol	G	5
$\frac{10}{9}$	$\frac{5}{3}$	426.6	A	La	A	6
$\frac{9}{8}$	$\frac{15}{8}$	480	H	Si	B	7
$\frac{16}{15}$	2	512	C	Do	C	i

此皆物理學家說

此皆新音學家說

二六五

中國七音

濁徵 濁羽 濁和 宮 商 角 中 徵

次生

二 四 六 一 三 五 七

術生

三分損一 三分損一 三分損一 三分益一 三分益一 三分益一 此數  
 商 角 中 濁徵 濁羽 濁和 具 而得  
 下生 下生 下生 上生 上生 上生 七音 下生

律數

二 七 九  
 四 六 八  
 八 六 七  
 九 二 七  
 八 四 六  
 六 七 五  
 二 一 五  
 六 八 四

按律而生而求震動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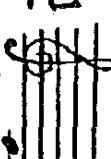

256  
 288  
 324  
 341.33  
 384  
 432  
 486  
 512

術生

二分益一 二分益一 二分益一 四分損一 四分損一 四分損一 生至此數  
 G 下生 下生 下生 上生 上生 上生 此而由下  
 A 下生 下生 下生 上生 上生 上生 此而由下  
 B 下生 下生 下生 上生 上生 上生 此而由下  
 C 上生 上生 上生 損一 損一 損一 此而由下  
 D 上生 上生 上生 損一 損一 損一 此而由下  
 E 上生 上生 上生 損一 損一 損一 此而由下  
 具 而得

此皆本家說

西洋聲學震動數論

仲呂不生黃鐘而京房求變律四十八以行之自聖  
祖皇帝通管子上生濁徵之義江慎修徐新田輩知  
清黃鐘即半黃鐘濁黃鐘即倍黃鐘無矣仲呂上生  
而京房為多事矣予讀近人迄譯西洋聲學有震動  
數頗服其  倍  半  一說之適合於  
聖祖律呂正義而怪物理學家昧乎損益相生之術  
也物理說謂聲之高低由於震動數多少一杪鐘間  
震動數多則高矣少則低矣夫中國律呂說管體大  
者出聲濁小則清清即高濁即低是律數與震動數

為反比例也故濁激律數大於宮而  
 則小於清角律數小於宮而之震動數則  
 大於予就物理書聲學所載震動數一表求之  
 知其七音亦為三分損益相生故  
 生  
 此與生律之術若合符節聖祖皇帝所謂六合  
 之內四海之外此音同則此理同也自新教育行  
 祕下

## 七音論

西洋七音震動數。自 F 至 D 三生皆合三分損益之例。以第至 A。則略差焉。自 A 至 B 又合例。按三分損益條理。A 當得四三二。而震動數表僅有四二六。六予甚躓之。曷爲躓之。爲其符於淮南子說故躓之也。淮南天文訓曰。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夫和與繆。卽變宮變徵。言律者所共知。而角之生和也。乃有姑洗介乎其間。爲前人所莫解。論者疑姑洗卽角矣。胡云角生姑洗乎。獨近人徐氏養原著律呂臆說。謂角聲清於姑洗。故必爲此轉關之法。因尊淮南深明七律。引蔡邕月令章句。姑洗爲角。則徵濁以證之。此誠發前人所未發。而予於西洋震動數之 A。以爲有合乎此也。夫 A 准角。以 D 下生 A 爲四三二。則徵清。故令徵低。與姑洗相中。而後生應鐘蕤賓耳。然則四二六。六其姑洗之數也歟。徐氏第引蔡說證淮南而未得其數。予今按數。乃知西樂之合乎淮南。亦爲徐氏增一鐵證也。淮南有知得謂予與徐氏並爲功臣乎。惜今世物理學家無足與語此者耳。





致徐竹岩君書

讀君所譯樂典教科書有日本雅樂一則其音階為五聲二變此固中國之七律也惟君書曰宮配西樂



故至雅樂變徵一位因西樂無



乃以



配嬰角夫宮既配



矣則商角配



而



誠為嬰角然弟意角徵間一位宜是變徵非嬰角也何則七律皆呂三分損益生之變徵適為變宮三分二使是嬰角則於三分損益生有忤而中國律呂學中所決無者也或西樂信無變徵即以嬰角當其位歟弟不敢謂西樂必合於古第以意度之我亦七位彼亦

七位何獨於此位而異焉且有此異而三分損益之  
 法壞則不如變徵之為精耳弟意儻曰宮配則  
 雅樂七律為宮商角徵變徵羽宮變西樂七音亦為則  
 兩樂相配適合於譜夫如是西樂亦  
 無嬰角而有變徵矣未識視君譯原說為何如也顧  
 此須決於數不知西樂是得三分二否是得三分二否  
是合三分四否是得三分二否是合三分四否  
是合三分四否是得三分二否是合三分四否  
是合三分四否是得三分二否是合三分四否  
 譯原說為不可又或以雅樂七律為徵羽宮變宮商角

變徵配西樂七音  
 樂之下亦非嬰角亦變徵也如此則  
 三分四宜得三分二三分二宜合宜合三分  
 四宜得三分二宜合三分四  
 宜得三分二不知皆是否借曰皆是也弟說  
 為必可成立君於西樂研求有年弟門外漢耳茲有  
 所疑竊願取九思之義以就正幸君之誨之也又中  
 國律呂之旋相為宮也其唱名隨調轉移與日本所  
 行簡譜唱法同與西洋五綫譜唱法異故如弟說則  
 合西樂C調也


# 徐君覆書

大函誦悉誠然誠然比較二者間之半音即可已知配合之法試觀下列三表

宮	變
宮	羽
徵	變
徵	角
商	商
宮	宮

i
7
6
5
4
3
2
1

i	宮
7	變
6	宮
5	羽
4	變
3	徵
2	變
1	角
	商
	宮

西樂之  祇有當古樂之徵則半音皆脗合也

致沈商耆君書

往讀江慎修徐新田書皆主宮聲居中徵羽用濁求  
 之管色而符考之琴絃而合證之管子呂覽皆通而  
 讀史記律書上九云云亦便迎刃而解雅俗咸宜鄙  
 意從之近閱徐竹岩君譯本田村虎藏樂典書有

宮	變
7	羽
6	徵
5	變
4	角
3	商
2	宮
1	

一圖鄙見竊謂非是蓋從江徐說


似宜



徵	變
7	角
6	商
5	宮
4	變
3	羽
2	徵
1	


如此則宮居中而徵羽濁也



清聖祖皇帝言聲氣之元亘古今而無新古推之六

合之內四海之外此音同此理同推之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此理同此音同鄙意以為中西無二

管色合字在琴之第一絃即

第二絃即管色乙字在琴則無此絃也即

管色上字在琴之第三絃即管色尺字在琴之

第四絃即管色工字在琴之第五絃即管

色凡字在琴亦無此絃也如此則管絃與風琴相同而江徐之說通乎中外矣君深於此道願以就正昔人譏儒者空談樂理比之紙上談兵鄙人於樂門外漢耳紙上空談豈敢自信願君之誨之也又田村說

卞為嬰角是西樂七音不合三分損益之術矣鄙意  
尤以為非如鄙見則卞仍是變激也此說誤否并求  
指正

沈君復書

執事研究音律將欲通貫中外甚盛甚盛江徐宮聲  
居中徵羽用濁之說與田村庸藏旋法圖及執事擬  
改之圖於音津上均無不合惟用意各別各以闡明  
其一方面耳田村之圖意在表明七音排列之形狀  
江徐之說執事之圖則欲表明上下相生之形狀並  
無牴牾固可並存五絃譜與管色相對照來示所述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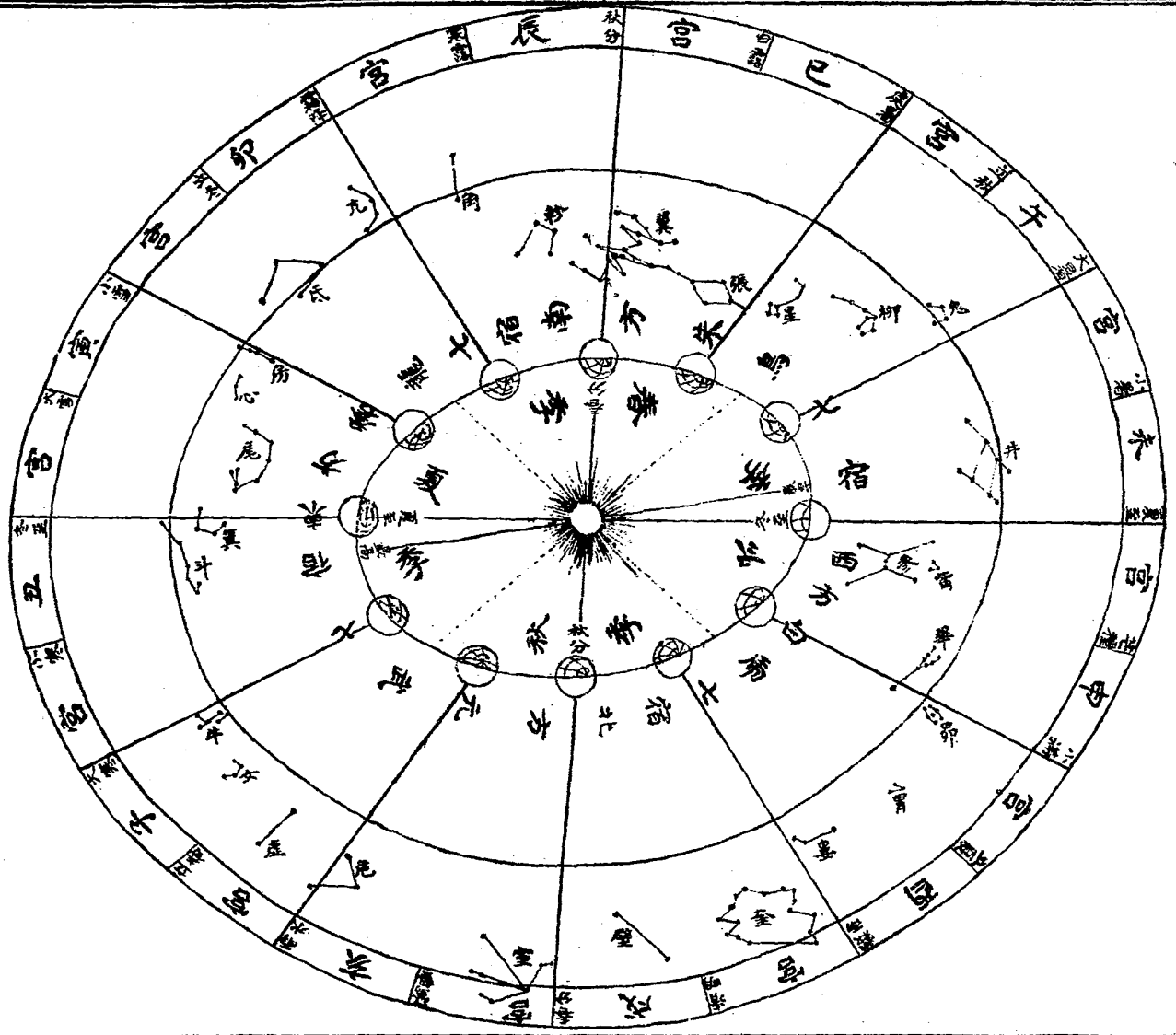
甚是近日研究音律者寥寥若晨星有通貫中外之  
思想者尤鮮執事好學深思精細過人今復從事音  
樂將來深造定可搵券也

日本雅樂記

予求樂。與樂歌教員語。叩以西樂 A 之數。曷爲不合三分損益例。教員曰。予未聞三分損益。予第知日本謂 A 爲黃鐘。蓋雅樂也。予聞之。大異。何異爾。異黃鐘之不倫也。更欲有所叩。教員已不甚了了。予疑之。既而閱徐竹岩譯日本樂書。載有雅樂音名十二。曰神仙。飲 C。曰上無。飲變 D。嬰 C。曰壹越。飲 D。曰斷金。飲變 E。嬰 D。曰平調。飲 E。曰勝絕。飲 F。曰下無。飲變 G。嬰 F。曰雙調。飲 G。曰鳧鐘。飲變 A。嬰 G。曰黃鐘。飲 A。曰鸞鏡。飲變 B。嬰 A。曰盤涉。飲 B。予於是恍然於所謂黃鐘者。蓋日本之黃鐘。所謂雅樂者。亦日本之雅樂。非中國雅樂之所謂黃鐘也。予敢斷言中國雅樂無如此者。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予慮言樂者惑。故記之。夫日本自唐時遣學生來中國。得片紙隻字去。往往寶之。而流傳謠誤。至於失真。其或有存者。如此是也。然似是而非。有乖正學。近二十年。下秘



太陽過宮圖 并說



律曆小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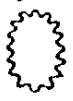
四十四

舊說。太陽繞地。自東向西。日繞一次。而每日不足周天一度。故又自西向東。退行於黃道。每歲則退行一周天。其退行也。由此宮入彼宮曰過宮。今雖用新說爲地行繞日。然太陽過宮之理可不廢。此圖自箕宿一度有奇入丑宮。以第東旋。爲子爲亥爲戌爲酉爲申爲未爲午爲巳爲辰爲卯爲寅而銜接丑。凡十二宮。地行至箕一度奇對銜之方。則視日過寅宮而入丑宮也。是爲冬至。地行於天。過未午。巳三宮而入辰。則視日過丑子亥三宮而入戌。於是乎春分矣。地過辰卯寅入丑。視日過戌酉申入未。於是乎夏至矣。地過丑子亥入戌。視日過未午巳入辰。於是乎秋分矣。地過戌酉申入未。視日過辰卯寅入丑。於是乎又爲冬至而一歲周矣。然地行每周一歲。視日躔之辰必不復在原宿度。每歲不足躔微。而七十年則差一度矣。故堯時冬至日在虛。孔子時在牛。後漢賈逵時在斗。元至元二十七年。在箕十度。康熙二十三年。則在箕三度十分。此圖本張作楠江臨泰恆星圖。道光癸未冬至。日躔箕宿此度也。至今又九十年矣。則又移一度有餘矣。今歲丙辰冬至。日躔尾宿矣。是謂歲差。歲差之故。或說恆星東移。或說節氣西移。初。西漢人定冬至入子宮。東漢及晉。漸知有歲差。乃以子宮與宿度共移。於是乎冬至入丑宮矣。其後立宮自爲宮。宿自爲宿之法。於是乎宮不移而移宿。故自東漢迄今。仍爲冬至入丑宿。則以第東移焉。馴致其道。歷二萬餘年後。井宿參宿畢婁奎室必以第過寅丑之間。及乎虛宿過此。則復堯時也。然此本恆星東移之說耳。如節氣西移說。不然。宿與

宮永居其所。而冬至西移七十年歷一度。二萬五千餘年則一周天。夫冬至既歲歲西移。其前後節氣。自必與之共移也。此圖。圈內諸宿皆黃道南。圈外黃道北。又玄武之爲北方七宿。蓋由堯時日躔虛宿。此孔子作堯典所定。而萬世奉之者也。

### 讀談天書後

子求天文始丁酉時。叔父居龍門書院。與諸先生研算術觀星象。予依叔父而入門也。始。燁弟先已得其崖略。予初學頗賴弟。然所讀書傳蘭雅各種須知而已。未之深求。歲癸卯。予爲澄衷學堂教員。章一山白振民二師命編地理課本。始窮天文書。然僅讀西法譯籍。所索者。天文地理而已。澄衷藏新書固富。予得盡讀之。而此書與焉。翌年。澄衷書成。予於是樂道天文。蓋由地理以求之。迄今逾十年矣。游求於中法天文書中。往往歎孔經廣大精微其於天文。蓋亦無不深到。而緯書尤有奇妙處。今年。將授武昌諸生緯學。方溫習觀象授時。欲以證緯說。乃遇此書於坊肆。忽如舊雨重逢。急邀歸作永夕諱。繫三夕。所得固異乎澄衷矣。東西歲差。自龍門已知。觀象授時謂舊說爲節氣西行。又引西法謂恆星東行。而此書乃又謂爲節氣西行。且力闢恆星東行之非。此書著者侯失勒。咸豐時人。其言後觀象授時百餘年。豈觀象授時方謂西說爲新。而至侯失勒西洋已自翻其說耶。則彼所謂新說者。固卽吾之舊說矣。願何以歲差爲節氣西移。蓋由於地軸之動。北極所指漸移而西。黃赤交點因而西移。故春分點退行於黃道。此節氣西移之本也。夫如是。故赤極所指可以周天而遊乎黃極之表。歷二萬五千八百六十八年。則周遊一輪云。此書所言東西歲差。蓋如是。是非澄衷讀時所領會者也。蓋溫故知新之益耳。且又有二說焉。亦爲此書之要領。讀者所不可忽也。一說。地軸

每十九年小旋一輪。名章動。縱無歲差。赤極亦自遊黃極之表一周。其期既促於歲差之動。則其輪亦小甚。二動相乘。其迹多曲。故二萬五千餘年間。赤極所指如云。且夫月之行也。黃白交點亦退行於黃道。約十九年而一周。則夫章動之原。乃出於月也。又一說。地道橢圓之長徑。每年順行於黃道。故最卑點東移。歷十萬九千八百三十年而一週。天今英歷一月一日起於最卑。乃在冬至節後。以此云。予於此益悟孔子經緯二部之天文學爲萬古不磨矣。其詳別有文以達之。此書譯者英國偉列亞力海寧李善蘭無錫徐建寅。咸同間書也。其說有非梅文鼎江永秦蕙田方觀承諸氏所得而論者矣。不知今西洋又有新說否。使其說日印於新。而孔子前知因之益顯。豈非盛事哉。豈非盛事哉。昔丁酉。予從叔父省。嚴君於京都。觀星黃海。大樂都中住。伏魔寺。所見北方星。有爲上海所不得見者。今燐弟乃處乎龍江之域。北上海且十八度。則所見必有大可語予者也。丙辰正月二十二日夜中。明燐讀於武昌高觀峯之天民臺。迴顧丁酉。蓋十七年矣。書此以貽燐弟。



冬至日躔表

堯 即位丙子距今丙辰四千六十年

据李兆洛紀元編

虛七度

虛五六度

虛一度 漢紀之端在此宿度

女虛之交

須女十度左右

女

牛

牛六

斗

牛初

斗二十一

斗十七

三代

春秋 孔子生庚戌距今丙辰二千四百六十六年

秦 始皇一統庚辰距今丙辰一千一百三十六年

漢武帝 太初元年丁丑距今丙辰二千十九年

東漢 元和二年乙酉距今丙辰千八百三十一年

後秦姚興 當晉孝武太元九年甲申距今丙辰一千五百三十

觀象授時引新法算書

戴震秦蕙田說

唐書天文志

元史天文志

宋書天文志何承天說

宋史天文志

宋史天文志

宋書天文志祖冲之說

秦法月令說

宋書天文志引太初術

元史天文志

晉書天文志姜岌說

年二

宋文帝 元嘉十年癸酉距今丙辰一千四百八十三年

梁武帝 大同十年甲子距今丙辰一千三百七十二年

隋文帝 開皇十八年戊午距今丙辰一千三百十八年

唐玄宗 開元七年己未距今丙辰一千一百九十七年

唐玄宗 開元十二年甲子距今丙辰一千一百九十二年

宋寧宗 開禧距今丙辰約七百九十九年

元世祖 至元十七年庚辰距今丙辰六百三十五年

明莊烈帝 崇禎元年戊辰距今丙辰二百八十八年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 距今丙辰二百三十二年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 距今丙辰一百九十七年

道光三年癸未 距今丙辰九十三年

今丙辰

斗十四

斗十二

斗十二

斗十

斗九

箕

箕十度

箕四度十七分

箕三度十分

箕三度

箕一度十一分五十一秒

尾十五度四十八分四十八秒

元史天文志

元史天文志

元史天文志

梅文鼎說

元史天文志

宋史天文志

元史天文志

按明史天文志推

按觀象授時載康熙律元及宿

度推算

梅文鼎說

按康熙箕三度十分推算

按康熙箕三度十分推算

從康熙宿度。依每歲差五十一秒計。自今丙辰尾十五度四十八分四十八秒起算。至孔子生年。日躔牛二度十一分五十四秒。至堯卽位年。日躔虛五度十二分四十八秒。

據續漢律曆志注引蔡邕月令論曰。顓帝歷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



歷代黃道宿度表

方北			龍蒼方東							
斗	牛	女	箕	尾	心	房	氏	亢	角	
二十六度	八度	十二度	十一度	十八度	五度	五度	十五度	九度	十二度	揚雄太玄
九	十		度	五	十	七				後
二十四度	七度	十一度	十度	十八度	五度	五度	十六度	十度	十三度	漢
九	十	四	度	七	十	七				明史天文志
二十三分	七度	十一度	九度	十五度	七度	四度	十七度	十度	十度	康熙三十五年道經緯度鈴
五十分	四十一分	三十九分	二十分	三十六分	三十三分	四十六分	五十四分	四十分	三十五分	羅
一	百	二	分	四	十二	度	六	十七	七	盤
三十七分	五十六分	三十八分	九度	五十五度	三十三分	五十分	五十分	三十八分	三十七分	諸宿別名
二十四度	八度	十一度	九度	十五度	八度	五度	十八度	十一度	十一度	
一	百		度	七	十	七				
建星	牽牛	須女	南箕	大火	天駟	天根	龍角			
	河鼓	婺女		辰	農祥	木				

律歷小記

方南			虎白方西						武元				
柳	鬼	井	參	營	畢	昂	胃	婁	奎	壁	室	危	虛
十五度	四度	三十三度	九度	二度	十六度	十一度	十四度	十二度	十六度	九度	十六度	廿七度	十度
百	一		度		十		八			度		八	
十四度	四度	三十度	八度	三度	十六度	十二度	十五度	十二度	十七度	十度	十八度	廿六度	十度
百	一		度		三		十		八	一	度	分	
十六度	五度	三十分	分	十一度	一分	十三度	八度	十三度	十一度	十三度	十五度	二十度	九度
十六度	三分	二十五分	三十三分	三十一分	五十八分	二十九分	二十九分	二十九分	二十九分	十六分	四十一分	七十分	五十九分
度	八百	一	分	一	十五	度	二	十七		分	四	十	度
十七度	四度	三十分	十一度	一度	十三度	九度	十二度	十三度	十一度	十三度	十五度	二十度	九度
十七度	三分	二十五分	三十三分	三十一分	五十八分	十五分	十五分	十五分	三十九分	六分	四十一分	七十分	五十九分
度	八百	一	分	一	度	三	十	七		分	四	度	
十七度	五度	三十一	十一度	一度	十五度	九度	十二度	十三度	十一度	十三度	十六度	二十度	十度
十七度	一分		度		二		十		七	度		二	
味	孤	狼	三星	罰	雨	西	陸			東	水	營	北
注				背	天	留			壁	室	室	頂	
				龍	畢	留				天	定	之	
										廟		虛	

黃道宿度始續漢志其後歷測皆微異頃以徽州羅盤覈之與漢明隆康熙間測亦異不知其何所據也

		朱 雀			
周	天	星	張	翼	杓
三百六十五	度	七度	十八度	十八度	十七度
		十	二	度	
三百六十五	度	七度	十七度	十九度	十八度
		九	度		
三百六十度		八度二十三分	十八度四分	十七度	十三度三分
		三	一	分	
三百六十度		八度二十三分	十八度四分	十七度	十三度三分
		三	一	分	
三百六十度		八度	十八度	十七度	十三度
		九	度		
		七星			
		南門			





二十八宿十二次表

次名	星紀	元枵	娵訾	降婁
揚雄太玄曆 漢書律曆志	初斗十二 中牛初 終女七	初女八 中危初 終危十五	初危十六 中室十四 終奎四	初奎五 中婁四 終胃六
蔡邕月令章句	自斗六 至女二	自女二 至危十	自危十 至壁八	自壁八 至胃一
皇甫謐帝王世紀	自斗十一 至女七	自女八 至危十六	自危十七 至奎四	自奎五 至胃六
爾雅	斗牽牛	虛	營室 東壁	奎婁
別名		天電	豕韋	

律歷小記

鷓尾	鷓火	鷓首	實沈	大梁
初張十八 中翼十五 終軫十一	初柳九 中張三 終張十七	初井十六 中井三十一 終柳八	初畢十二 中井初 終井十五	初胃七 中昴八 終畢十一
自張十二 至軫六	自柳三 至張十二	自井十 至柳三	自畢六 至井十	自胃一 至畢六
自張十八 至軫十一	自柳九 至張十七	自井十六 至柳八	自畢十二 至井十五	自胃七 至畢十一
	柳			昴

析木	大火	壽星
終斗十一 中箕七 初尾十	終尾九 中房五 初氐五	終氐四 中角十 初軫十二
至斗六 自尾四	至尾四 自亢八	至亢八 自軫六
至斗十一 自尾十	至尾九 自氐五	至氐四 自軫十二
箕斗之間	房心尾	角亢
	大辰	

古分周天二十八宿爲十二次。讀春秋內外傳所必知也。內傳。婺女。星紀之首。元枵。虛中也。此可見春秋時宿次之大略矣。當時牛次星紀中。故虛次元枵。以第推之。室次娵訾。婁次降婁。昴次大梁。參次實沈。鬼次鶉首。星次鶉火。翼次鶉尾。角亢次壽星。心次大火。箕斗之間爲析木之津。以此讀爾雅如指掌上之紋。而還讀春秋時梓慎裨竈史墨之言。無不迎刃而解。漢晉間猶重十二次。後既發明歲差。苦其糾纏。漸爲天文家所棄。然此固星之紀也。不論星移節移。何妨與宿並差。秦文恭言次名

從乎列宿。不從節氣。誠哉。不可易矣。漢志謂大雪冬至在星紀。以今言之。則小寒大寒日在星紀也。由是第之。雨水。元枵中。春分。娵訾中。穀雨。降婁中。小滿。大梁中。夏至。實沈中。大暑。鶉首中。處暑。鶉火中。秋分。鶉尾中。霜降。壽星中。小雪。大火中。冬至。析木中也。

史記律書知歲差卽知劫數說

史記律書不易讀。不易讀故或以爲卽褚少孫所補之兵書。而余則好之。好之。故知決非褚少孫所能爲也。其七政二十八舍以下最難讀。然予所好者卽在此。此蓋天地成敗一劫之數也。今夫二十八舍。自角亢氐房心尾箕而斗牛女虛危室壁而奎婁胃昴畢觜參。而井鬼柳星張翼軫。此一年日躔十二次之序也。假令日在危爲十月。乎則在壁爲十一月。在婁爲十二月。在畢爲正月。在井爲二月。在鬼爲三月。在張爲四月。在軫爲五月。在角爲六月。在氐爲七月。在尾爲八月。在斗牛爲九月。節氣右行於二十八舍。其序如此。而律書則不然。危十月。女十一月。斗十二月。箕正月。房二月。角三月。翼四月。柳五月。井六月。參七月。昴八月。奎九月。是於二十八舍左行也。顧何以亦十二月乎。曰此十二月者。異乎一歲之十二月。蓋以天地成敗一劫數立論而分爲十二月也。古人以危虛女爲元枵。曰子宮。女牛斗爲星紀。曰丑宮。斗箕尾爲析木。曰寅宮。尾心房氐爲大火。曰卯宮。氐亢角軫爲壽星。曰辰宮。軫翼張爲鶉尾。曰巳宮。張星柳爲鶉火。曰午宮。柳鬼井爲鶉首。曰未宮。井參觜畢爲實沈。曰申宮。畢昴胃爲大梁。曰酉宮。胃婁奎爲降婁。曰戌宮。奎壁室危爲蠛蠬。曰亥宮。次序與律書同。亦以天地成敗一劫數立論而分爲十二辰也。夫所謂天地成敗一劫數者何也。律書曰。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夫不周風。乾位也。乾位謂之天門方。前劫未終。此劫未始。則上帝下天門而開劫。東壁居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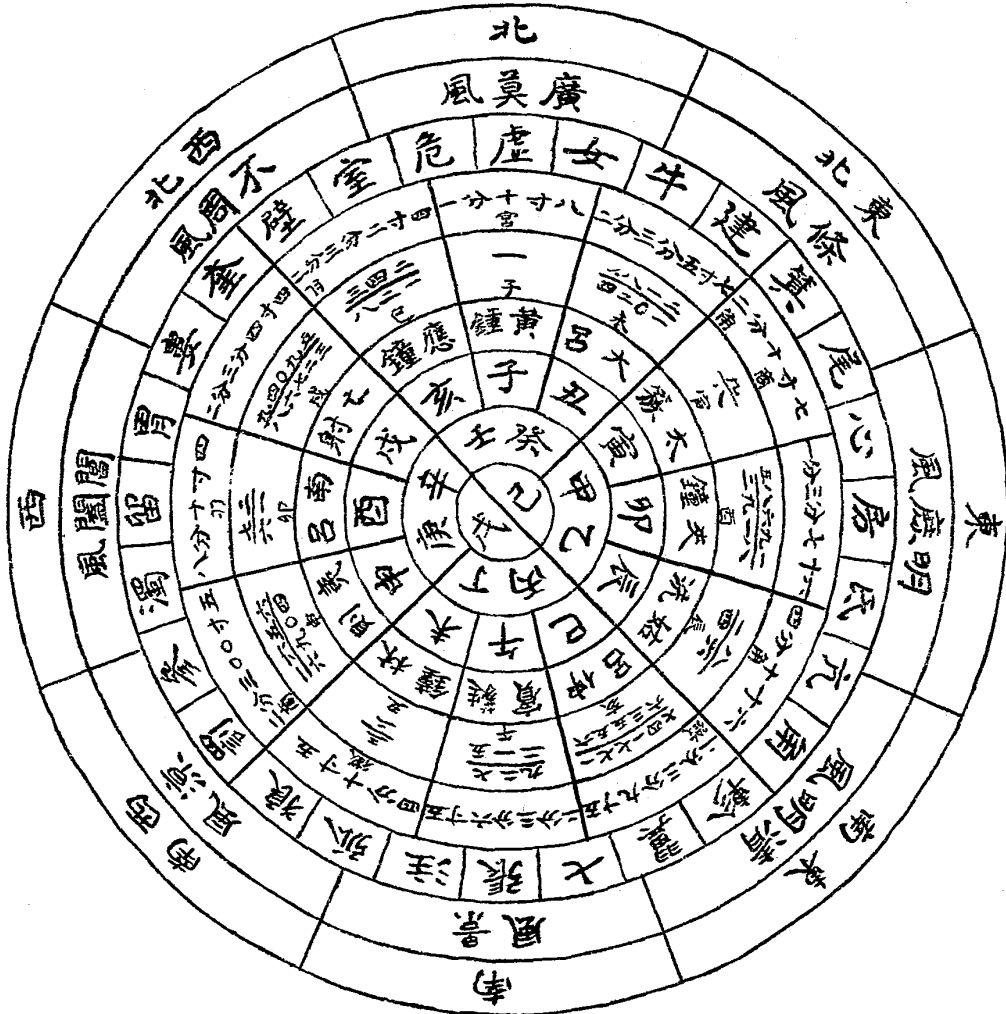
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則天地既開辟矣。營室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於危。則萬物其生矣。又東至於虛。又東至於須女。又東至於牽牛。牽牛牽引萬物出之。地雖凍。能冒而生。則萬物其漸出矣。東至於斗而南之。至於箕。又南至於尾。又南至於心。又南至於房。房爲萬物門戶。至於門而出。則萬物其大出矣。又南至於氐。萬物皆至。又南至於亢。萬物亢見。又南至於角。萬物皆有枝格如角。而西之軫。萬物益大。軫軫然。又西至翼。萬物皆有羽翼。又西至星。至張。萬物皆張。自壁至此。歷七辰。陽數成於七。盛極矣。天地之一成也。西至於柳。萬物始衰矣。又西至於鬼。萬物且就死矣。又西至於井。而北至於觜參。又北至於畢。則萬物觸死。至於昴。則陽氣稽留。至於胃。則陽氣就藏。蓋陽氣道萬物而閭黃泉矣。又北至於婁。呼萬物而內之。又北至於奎。主毒螫殺萬物奎而藏之。萬物盡滅。自柳至此。歷五辰。而萬物滅。合一成一敗爲一劫。歷家謂歲差至虞喜始發明。予自發明此劫數。而後知。史公已知歲差。何哉。其左行於二十八舍者。卽歲差變遷之次序也。吾意開闢之世。冬至日躔亥宮。奎壁間。其後則躔室躔危而入子。躔虛躔女而入丑。躔牛躔斗而入寅。躔箕躔尾而入卯。躔心躔房躔氏而入辰。躔亢躔角躔軫而入巳。躔翼躔張而入午。躔星躔柳而入未。躔鬼躔井而入申。躔參躔觜躔畢而入酉。躔昴躔胃而入戌。躔婁躔奎而入亥。斯時則又渾沌矣。自開闢至於虛之四度八分十二秒。凡三千八百六十四年。而堯舜中天。又千五百一十八年。至牛二度十一分五十四秒。而孔

子生。孔子。素王。其六經。卽牽引萬物而出之者也。又二千四百六十九年。至今已未。日躔尾十五度四十六分十五秒。今人相驚謂科學發達物質文明。而豈知在天爲萬物始生如尾。物質之文明纔開化耳。今而後又八千九十七年。躔張中。始爲盛極之時。則製造無賴乎機器。交通無賴乎舟車。不耕田而百穀自生。不開山而百賄自足。上游行諸星。下出入地府。斯時也。爲進化之極。又八千六百四十一年。日躔奎而混沌。奎凡十一度三十九分。在混沌中。爲天門也。大抵行北方玄武七宿七千二百五年。東方青龍七宿五千三百九十三年。南方朱鳥七宿七千六百六十年。西方白虎七宿五千一百五十四年。總凡二萬五千四百十二年。爲一劫數。此非深明天道如史公者。則不能知。而謂精少孫能爲之乎。





史記律書補圖  
并談語



律曆小記

六十五  
六十六

史記律書甚難讀。朱子及李文貞嘗校正律數數事。然總說律歷一段。卒無有能解者。予授史武昌。繹之再四。頗會其意。此書蓋非圖不明。無圖則五行八正二十八舍方位不可見。而旋道不可得。昔人所以不解者坐此。予既會其意。別有文記之。歲差切且補圖如右。圖中央戊己。合外圍爲十母。又外圍。十二子。又外圍。律名。又外圍。生鐘分。又外圍。律數。又外圍。二十八舍。又外圍。八正。又外圍。方位。凡八圍。古人讀書。左圖而右史。補此一圖。而律書可讀矣。律數。史記原文訛。不可通。自朱子校正。李文貞又校正五聲。而後學者能通其讀。茲圖從之。



### 聲律探源記

律有十二聲有七。十二律隔八相生。七聲至變宮變徵而止焉。此究聲律者皆能言也。顧其所以若此何哉。丙辰孟春讀譚天西人言地赤極自繞十九年一周。又言黃白交點退行於黃道約十八年六一周天。予因而悟十九年之所以爲一章。一章七閏之所以無餘分。而聲律之源亦竟於此得之矣。夫十九年爲一章。則前後章首之距爲八。此卽十二律隔八相生之源也。第一章起於子年。則第二章必起於未。第三章起於寅。由是而酉而辰而亥而午而丑而申而卯而戌而已。而復於子。此所以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以第及南呂姑洗。應鐘蕤賓大呂夷則夾鐘亡射仲呂而復生黃鐘焉。此見律之源出於章道矣。且第一章起於子。至第七章起於午。而至第八章則起於丑。第八章起於丑。至十四章起於未。而十五章則起於寅。十五章起於寅。至二十一章起於申。而二十二章則起於卯。以是章首每七章相比而行。八比一。九比二。十比三。十一比四。十二比五。十三比六。十四比七。十五又比八。十六又比九。十七又比十。十八比十一。十九比十二。二十比十三。二十一比十四。如此進行焉。此卽七聲至變宮變徵而止焉之源也。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變宮。變宮生變徵。由變徵而生之。以第爲高宮高徵。猶八比一九比二之進行爾。此見聲之源出於章道矣。昔周景王問伶州鳩七律。而州鳩以天象對。古今言樂者莫能通曉。豈知其說之果合夫本源也。且予於此知

簡台律歷一志爲得天人相與之道。夫律歷固相表裏者。雖然。曾子嘗言之矣。曰。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迭相治也。楊子雲亦曰。上歷施之。下律和之。

占太陰氣候不可廢中歷說附

歷與候相切歟。曰切。歷協則候亦協。歷棄則候亦棄。此一定之理也。何則。候準乎歷也。歷二。曰中歷。曰西歷。中歷肇端於黃帝。成於堯舜。三代以後。雖三統有變。而歷法未嘗廢。西歷行於歐美。吾不知其源。較諸中歷。所異在朔。西歷無朔也。說者謂西歷曰陽歷。中歷曰陰歷。彼意以爲西歷步日。中歷步月。日爲太陽。故曰陽歷。月爲太陰。故曰陰歷。其實大謬。西歷偏顧太陽。置太陰於不問。則謂之陽歷也。誠宜。中歷非偏顧太陰者也。何謂陰歷乎。堯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期既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何嘗置太陽於不問乎。既以閏月定四時。何嘗偏顧太陰乎。既成歲矣。不得謂陰歷。是故中歷兼顧陰陽。無所偏倚。當名曰陰陽歷。始當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陰陽之至和也。何嘗偏陰乎。禮記大傳言改正朔得與民變革。然未嘗言可廢也。至……：……乃竟廢朔。我曾謂中國氣候學與西洋異。言乎太陽氣候。則西洋密。言乎太陰氣候。則中國密。此因中歷久重。正朔故於太陰氣候。積驗至深也。今廢中歷。我慮太陰氣候由此而亡也。考史記。黃帝迎日。顓頊載時。至帝嚳始歷日與月而並迎送之。至堯舜則歲時月日大備。朔望弦晦之發明。自帝嚳始。而洪範所協。馮相所掌。月與歲並重。舜典所協。王制所考。月與時亦並重。蓋不可偏廢也。自帝嚳以來。至中華民國元年。凡歷四千三百餘歲。積五萬七千餘月。則其於太陰氣候。所驗深矣。夫風信雨期。恆應太

陰。農夫漁父。皆知占候。此蓋先民經歷五萬七千餘月而後累代有所發明。俾子孫享其利焉。今使中歷果廢。則朔望既无。而五萬七千餘月先民所遺太陰氣候。雖留於農夫漁父之喉舌。尚待學子紀錄以深求者。將因此亡矣。豈不惜哉。或曰。氣候以太陽爲本原。則我所知也。今吾子乃又以太陰爲本原。殆創論耶。抑古人有是說耶。曰。有。非吾創也。洪範。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是也。孔子云。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焉。古聖人之治歷也。豈有無故而生月者。和陰陽之至中也。獨陽不生。何可廢陰。今既廢矣。我慮肅聖狂蒙將不可得占。

歷候之學。出於羲和。班志言之甚明。而名其家曰陰陽。則中國歷候之非偏於一陰也。古人固已言之。足以明示後世矣。中國古時。本有陰陽二歷。詳見班書律歷志。二歷之辨。至微至精。然非今世所誤稱之陰陽歷也。

我師姚孟璩先生嘗言。樂本無經。其藝在鏗鏘鼓舞。而數在律歷。天人合。以生義。故兩漢有五經六藝無樂經也。孔門本無樂經也。國藩受業於武昌高師之校。先生授史課通史而外重書志。謂爲經史關鍵。中國文教本源云。課律歷時。夜輒登先生所居高觀山。觀星象。往往終宵。暑夜。絲竹迭奏。同學五六十人。樞耳目之樂。蕩滌胸懷。得樂教之意。先生既撰史漢律歷疏解以教。而諸生刊先生律歷文章若干篇。爲律歷小記。謂由此而進。播之八音。通於八風。廣博易良之教。未始不可成也。願雖奢。烏知不見諸實事乎。先生於律歷一科。旁通數緯。不可以書見。有不可得而聞者。非文章所能竟。小記云者。記其大略也。隨縣劉國藩。



自昌黎開佛而千有餘年間所謂儒者以開佛爲尊孔。寔至隘孔於儒以敵佛。及知其病。乃圍孔而小之。則又病焉。夫孔之尊尊於莫載莫破。致中和而至於無聲無臭。而其要在天人之際。然非知律歷則不信也。知天知人而得其際。以之事親修身有把握而后信孔之尊也。其際何在在律歷。律歷散在五經如貫索。舍是無以知孔經之微。學者果由是而深造焉。儒佛其一貫於孔矣。孔(天)經之精精於是。學者或非之。其病也固宜。予隨同門金君熙章陳君寶壹曹君仁忠之後。相與校刊時出先生叢著五種。而深信律曆之學之必要也。謹抒所見如此。以質世之學者或不河漢斯言歟。民國壬十年平巳長夏餘姚馮樹錦謹識。

上海陳寶壹初校

崑山朱貴立覆校

教

讀

論

民國紀元。予肄業蘇州紫陽師範學校。我師孟璩先生主教務。時教育界有威權勢力者。方盡力廢學校讀經。鋤經如鷹鷂之逐鳥雀也。禁讀如爲邦之放鄭聲也。予幼受家教。讀經決體。竊疑時論。願不敢犯。一日私質於先生。先生曰。鋒凶不可犯。姑自讀自樂自養。以觀其後效。予知先生有心也。而益親焉。既。先生引長公子於校中仰山樓夜讀孟子。聲動天地。諸生聞而異之。羣集前庭聽。逾月成癮。予技癢。登樓和。三夕而庭中諸生登樓相和。手舞足蹈。盡鏗鏘之興。聲聞於外。質難遽起。曰。倍時也。曰。妨課業也。曰。流毒也。先生麾下樓。然諸生樂不能自禁。先生乃規定齋舍得夜讀一小時。毋踰限。而先生又引次公子讀論語。諸生又集聽庭中。先生不能禁。又規定課餘得集聽廿分鐘。逾年成校風。寢則背誦。遊則朗誦。暑夜乘涼。洋洋乎如在舞雩。教育界大共非訾。先生卒以此去。予從而之。鄂渚助先生教二公子於高觀山。試讀經之法。其後舍蘇而來從者。則有灌雲袁正德。既三折肱。篤信學校讀經之必要而不可廢也。自民國二年至七年。先生撰有讀經論議書牘甚夥。郵商朝野諸公不行。嘗刊若干篇。題曰教讀論。貽人。則皆云。讀經之爲毒。論已定。不成問題。願先生終不屈。然隱而不宣矣。及白話起。先生去鄂渚。邀予從於南京烏龍潭。助教南京國學專脩館。傳讀經。蘇校同學生秦州吳熙庭。紹庭。昆仲來相助。五載。集四方學子三百餘人。遠者自川陝湘閩。受業歸。皆私教於其鄉。違國語起。文亦廢。風益變。不可爲而歌。今又十五年矣。尊經同人以教讀論雖不能行。何妨再

時出業書

二

印。姑存之。以俟來世。既鉸版。謂予曾與先生共之也。囑記緣起如此。民國二十九年秋十月三十一日  
日川沙陸彭年謹記。

## 教讀論上 民國三年九月二十日

明輝幼時受業最重讀。讀。教術之要者也。科舉未廢。村塾之教過偏於讀。誠未爲善。然至學堂興而教法或至於廢讀。是使學童不習聲音章句而訓詁理義亦從而晦塞。是豈教術之善者哉。孔門教術不廢讀。子以四教始於文。王制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文者。詩書禮樂之文也。子思子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是詩始於誦。誦卽讀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乎佞者。是知爲學始於讀書也。韓詩外傳。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莊子。孔子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此皆可以證孔門之教讀。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論語。孔子讀易。韋編三絕。莊子曰。仲尼讀春秋。老聃踞龜馘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孔叢子載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據此知孔子自學亦不廢讀。墨子。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左傳。楚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是孔子以前。本以讀爲學。家語。子夏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公羊傳。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注。讀謂經。傳謂訓詁。是孔子以後。亦以讀爲學。若夫孔門教術之傳授。讀孟荀而可知矣。孟子語萬章尚友之道曰。誦其詩。讀其書。荀子勸學篇。其

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皆以誦讀爲術。而儒者傳之。漢藝文志。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又尚書古文讀應爾雅。儒林傳。丁寬讀易精敏。又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又公孫弘與太常博士議。遷官先用誦多者。劉歆傳。尚書初出於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桓譚曰。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下至婦女讀誦。後漢書儒林傳。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周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又孔僖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荀爽曰。漢制使天下誦孝經。此兩漢傳讀之證也。及夫唐宋。石林葉氏言之已詳。其言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又曰。自六經諸史與諸子之善者。通有三千餘卷。讀之固不可限以數。以二十年計之。日讀一卷。亦可以再周。其餘二讀足矣。惟六經不可一日去手。自宋以後。學者皆讀四書。子程子有善讀玩索之說。嗚呼。孔子沒二千四百年矣。未有以廢讀爲教術者也。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今既不讀。將孰從而想之。漢高帝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講誦習歌。並重不廢。可以爲法矣。且夫以讀爲教。我華夏文明之術。非至孔子而始發明。蓋自古然矣。舜命契教百姓。命夔教胄子。其教術雖不詳。而因周官載

記以推求之。亦可知其不廢讀。小戴記文王世子篇。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鄭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由此而上溯乎堯舜。可推求知也。自孔子之生。上訖虞帝。凡千六百有餘年。未嘗有廢讀之教術。今教師年二十外者。幼時鮮不受誦讀之教。而孰知來源遠在四千年上。嗟乎。偶以教育者心理之所不欲。而廢四千年教術。使學童不習聲音章句。而訓詁理義從而晦塞。學堂之過矣。教育者往往詆私塾爲不良。殆未之思耳。今試求讀法於新學校。有如經塾之善者哉。其所以致此。坐不知讀之爲要術也。孔鮒曰。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梁元帝曰。讀書必以五經爲本。讀之百遍。其義自見。旨哉言乎。劉子駿移書太常博士爭立左氏春秋。責太常博士以不誦絕之。嗚呼。今教育者之於經。亦以不誦絕之耶。





## 教讀論中 民國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予既論教術重讀。或問所讀孰重。予曰經。曰讀經何止。曰止于通。是說也。有所本乎。曰有。漢書儒林傳。公孫弘奏請太常博士弟子一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不能通一藝者。罷之。又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又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此可證也。雖然。通經有術。始於章句。漢丁將軍作易說。爲小章句。張無故治小夏侯尚書。善修章句。東漢牟長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牟氏章句。包咸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司徒黯明齊詩。改定章句。杜撫定韓詩章句。趙曄習韓詩。亦作章句。薛壽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鍾興定春秋章句。程曾作孟子章句。章句之學。興於兩漢。史稱孔長彥好章句學是也。又後漢儒林傳。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荀爽謂漢制令天下誦孝經。卽此。通經自章句始。通一經之章句。亦通經也。願不讀則安得而通之。讀所以通章句也。章句通而後可以玩經文之大體。則藝文志所謂三年而通一藝者是也。大體通而後可以考訓詁索義理。儒林傳所云通經通藝是也。要之。通章句爲其端。而讀爲之本。讀所止在于通。通之本在于讀。教之要術也。予考教讀之術有三要。一曰文。二曰音。三曰句。三者通。亦謂之通讀。禮記郊特牲。猶明清與

醴酒於舊澤之酒也。注。澤讀曰醴。讀曰者。屬於文之事。澤當爲醴也。周禮天官。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臠胖。注。鄭大夫云。胖讀爲判。杜子春讀胖爲版。禮記玉藻。諸侯茶。注。茶讀爲舒。遲之舒。論語。五十以學易。鄭君曰。魯讀易爲亦。讀爲與。讀曰同例。言其原文當讀爲所改之文也。又。禮記內則。爲稻粉糝。漫之以爲飶。注。糝讀與滫澼之滫同。王制。三公一命卷。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檀弓。其慎也。注。慎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又。周禮春官。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又。禮記緇衣。周田觀文王之德。注。今博士讀爲厥亂勸。甯王之德。又。經典釋文。周禮音義。夏官司馬第四。出庚弓云。師儒相傳讀庚。此皆與讀爲讀曰同例。言文須改讀也。如此者。爲教讀第一要術。文既定而後及於音。周禮春官。大司農。注。鄭司農。讀如味。飲食之味。康成讀如殊。韜之韜。二家讀音不同也。公羊傳。春秋伐者爲客。注。伐人爲客。讀伐。長言之。又。傳伐者爲主。注。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此所云讀。亦在於音。又。說文解字。蚌讀若詩曰。瓜瓞莽莽。是讀若春秋傳曰。是階而走。讀若者。音相若也。如此者。爲教讀第二要術。音既得而後。及於句。周禮天官。春官。以木鐸脩火禁。凡邦之事。蹕。注。鄭司農。讀火絕之。儀禮喪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注。舊讀昆弟在下。大夫之妻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注。舊讀合大夫之妻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比皆言讀句法。爲教讀第三要術。三術皆通。謂之通讀。馬融謂周禮杜子春能通其讀是也。目視

文能辨形。口從之。能評音。而後能讀。文相連而知所絕。音相續而知其節。則可以通章句。學記所謂離經者是也。小學之教止於是。果能止是。不可謂無術矣。曰。三術之說。既聞命矣。敢問夫子之不教義。何也。曰。盡三術而至於至善。義無有不明者。三術之教。所以誨義也。今使童子覩文而卽能評其音。聞音而卽能寫其文。文與音如影之隨形。形之動影。如形影之不離。而其諷誦章句也。抑揚合度。則施教自易。未有不因此而通義者也。昔無新學校。人文願勝於今。豈有他術者。知此三要爲之本也。經衆矣。將孰重。曰。予得諸家訓者。首孝經。進之則及乎論語。四書既通。入六藝。詩書禮樂易象春秋。是其序也。



教讀論下 民國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予教兒子肇均肇培讀經六載矣。任肇均以目。肇培以耳。肇均之始讀經也。每課先授以書。使視文字。而自讀之。聲音有誤者。正之。而後使之誦。至於能諷爲止。肇培之始讀經也。每課予先諷誦。使聽之。又使和之。既和。而後授以書。使因聲音以求文字。又使鈔之。至能默寫爲止。每卷畢。皆使之諷誦不已。而至於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至於此。其心悅理義。汨汨乎不能自制焉。予驗諸二子。知教讀之術。最重諷誦。始以諷誦。終以諷誦。而理義之心。油然而生焉。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已矣。然教童子。必因其耳目。以沃其心。導之聽與視。而誘之思。爲要術也。願究其極。必以諷誦始。予嘗教學培論語。而問之曰。讀經樂與學國文教科書樂與。曰。讀經樂。予曰。何以樂。曰。讀之樂。夫讀豈能必樂哉。蓋誦諷之功耳。時肇培方十歲。未知訓詁。遑論理義。然而樂論語。予因此悟古聖人之教之善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法。而以樂語教國子。則有諷誦之術焉。舜使夔典樂而教胃子。則以詩歌聲音爲教術。其永言和聲。卽諷誦也。夫教國子而任諸司樂。教胃子而任諸典樂。其諸使之樂之道歟。鄭北海曰。倍文曰諷。又曰。以聲節之曰誦。小徐曰。誦從也。以口從其文也。明乎此。可以語教讀之術矣。以口從文。而以聲節之。則其讀也。必可以感人心。如此。未有不樂者。雖然。是不可不

知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先王慎所以感之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啍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讀者宜慎乎此也。夫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記云。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予則謂訓詁理義道德文章。皆形見於讀經。記云。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予則謂修身及家平均天下爲讀經之功也。記云。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予則謂讀經以治心則仁義禮智之心油然而生矣。此予所驗諸二子者也。神哉經乎。善哉讀乎。然此皆聲爲之也。予嘗居仰山樓。教肇均讀。校中諸生恆集聽於前庭。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縈繫乎端如貫珠。予與肇均既說。則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而嗟歎之。嗟歎之不足。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則前庭之聽者。亦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夫聽者豈徒聽其鏗鏘而已乎。夫亦有所合之歟。如是者既久。予視校舍。人手一經。皆讀經矣。書曰。聲教訖於四海。偉哉聲乎。

## 論文言合一 民國三年八月十八日

姚明輝與教育者爭。教育者曰。文字宜合乎語言。明輝曰。文合言耶。言合文耶。教育者曰。知識不普及。因國民之不易學也。國民之不易學。因文字高深而不合於語言也。今以普及知識爲目的。則宜降低文字。使合語言。明輝曰。其如方言不同何。子果強文以就言。就齊言歟。楚言歟。將裂文而周就各方之言歟。就齊。齊固便。然而他方益苦矣。就楚。楚固便。然而他方益苦矣。如裂文而就之歟。則統一之文。將亦如方言而各異。豈所宜乎。教育者曰。子未學乎。不知統壹國語之道乎。固統壹夫國語。復何勞乎。子慮。明輝曰。子以爲國語既統壹而復強文以就語。斯卽爲國文乎。則子之所慮。亦太勞矣。子欲以何者統壹國語耶。將以平假名片假名歟。以英語法語歟。無所以。能統壹歟。吾知矣。子蓋未知中國教化之源泉也。吾語子。夫古之時。五方之民。言語不通。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吳人謂善伊。謂稻緩。狄人謂賁泉失台。今何以不然。文字之力也。公羊。齊人也。傳春秋多齊言。登來化我樵之。漱浣筍將踊爲許。戰往黨戈之類是也。鄭君。北海人。注三禮亦多齊言。麴楚曰媒疾爲戚廩爲獐漚。曰倭推爲終葵。子足緊爲骹。全菹爲芋。祭爲墮。題肩爲擊。征滑曰濫。相絞訐爲掉。啓無髮爲禿。獨之類是也。古之文字。雜言語而不盡相通。今之言語。通文字而推行益廣。則夫釐正文字。卽所以統壹

言語。吾聞進言語於文字者。未聞有退文字於言語者也。子果欲統壹國語乎。推行國文而已矣。六經者。文之源。子果欲推行國文乎。讀經而已矣。焉可降文字而就言語耶。且子未知孔子之功乎。歐洲幅員。不如我一國。而文字言語。凡有十餘種。我國六經文字。今逾流沙。又漸于海。孰統壹乎。歐洲國皆小。其所謂國語。猶我方言耳。法德比鄰。兩京相距不千里。而國語不通。我則滇越秦遠。可晤言於一室。又孰統壹乎。假如周官外史。達書名於四方。何患文言之不統壹乎。吾中國學僮。悉讀孝經論語。歷二千餘年。而已收大效。其明驗矣。子。蜀人也。吾。吳人也。前二千餘年。吳蜀不通語。今吾與子。何如乎。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又曰。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教育者。悟曰。子盍以此遍教國人。



## 致西成小學書論讀經（節錄）民國三年三月

讀經之課。其要在讀。尤須讀熟。或以爲讀而不講則學僮不懂。不懂則無用。又或以爲教育重在生活。生活之要。惟在於利而經學乃無利可求。此今世所流行實用主義與實利主義是也。然此即可曉以實用與實利。使其自得。夫修身教科。猶衣食費也。學僮所賴以飽煖者也。讀經猶婚嫁喪葬之費。學僮所儲以待時者也。飽煖雖急。效收於眼前。一飽不足以救死。一煖不足以長命。惟婚嫁喪葬。迺爲人生大事。其利孰大。其用孰大。今授學僮以修身之教科。而不使之讀經。是猶賜學僮以眼前飽煖之費。而不爲之儲婚嫁喪葬之產也。此滅種之道也。焉得謂實利教育。又焉得謂實用教育。使讀果無用。何以孩提之童。使彼讀姓。孩童讀姓。彼豈懂耶。讀此不懂之姓。豈無用耶。此例最易明也。又如唱歌一科。吾校之校歌。豈學僮所盡能懂者耶。何以無人以爲無用耶。總之。讀經在小學校中。可爲技能之科。決非知識科。亦不必以爲道德科。務實惜光陰。授以讀法。使之讀熟。實爲至要。讀熟兩字。卽是學僮所必需之技能。教師須知此。指爲最要。蓋至其長大成人之後。此技能卽是知識道德之淵泉也。

方今海內教育家。以小學讀經存廢問題爲焦點。爭者盆起。言各成理。不決久矣。得此一篇。乃

將此種懸案。宣告辯論終結。令我更無一語可以爲控訴之根據者。余讀竟。覺此公保障六經之功。不在禹下。丁巳春二月齊霖記。

自予畢小學業。至於今三十年。教科有三大變。始則廢經。繼則廢文。文之初廢。猶號白話曰白話文。及小學國語起。而文乃廢盡。我師孟堦先生嘗謂。經也。文也。語也。唯論語一書實兼之。果能熟讀焉。文卽經也。亦卽語也。一貫之矣。廢經而讀文。則不知經義矣。廢文而讀語。則不知文義矣。教育家謂小學讀國語。初中讀白話文。高中讀文言文。此三級者。以漸而深。按程可進。其言似合理。殊不知國語之與白話文。白話文之與文言文。非若樹木按年漸長之可以年輪計。實如草木之決不能長爲木本。又如灌木之決不能長爲喬木。先生言如此。予自師範畢業。教國文廿五年。三折肱矣。見小學國語卒業生。入初中而改讀白話文。則如讀英文者。改讀法文矣。初中白話文卒業生。入高中而改讀文言文。又如讀法文而改讀俄文矣。教師費力極。學生尤苦極。而一無所成。嗚呼。虐矣。蓋知先生之言之不誤也。民國初年。經讓廢。予於師校從先生習讀經法。同學先進陸君彭年最努力。予既得師友益。經義文義兼可通。既卒師校業。白話潮流起。予本先生之法。與同學生沈君克由立精勤小學。執論語以教十餘年。效其他小學。及授中學國文課。見精勤畢業生固異焉。此予已試之效者也。今因尊經同人。經印教讀論書。以告教育者。盍平心研究之。民國三十年一月上海侯積文。

我師沈孟堦先生有言。請經一課。知識道德之淵泉也。信哉言乎。今人第以爲國文之淵泉者。猶未盡也。然以爲國文淵泉。亦不磨之論也。予辨中小學校廿年矣。始也。感國文教科之未善。繼也。惡國語教科之不善。一日。白先生。先生告予教論語。試之二年。大見效。然論語教法。重在讀而不重在講。非不講也。較輕於讀耳。蓋讀以誦誦爲主。誦焉。誦焉。自能心領神會。而濟之以講。便豁然貫通。此通文之妙法也。設講而不讀。積理或富。顧其文既不甚領會。其義亦不得貫串。而文亦難通也。故論語教法。重在讀而不重在講。非不講也。較輕於讀。嗚呼。先生教讀論語盡之矣。予何言哉。惟既已見効。不敢不告教育家。毋疑教讀論語之不可行。民國三十年冬二月一日。嘉定金熙章。

孔子之經。教所在也。卽道所在也。所以發育人之靈智者也。四十年來。教育家號於衆曰智育智育。其所謂智育者。無非用聲色臭味引耳鼻舌。物交物而人化物。殊不知智者人所固有。初不待外物之誘。舍此固有之智而務外誘之智。則頑。育此固有之智以納外物之智。則靈。熟讀孔經以收容科學。易廢棄孔經而填塞科學。難。蓋夫人爲萬物之靈。孔經者。所以發此靈而育其智者也。自教育家貪器倍道。道之荒也已甚。予所親見者。人本靈而不靈矣。人既頑而益頑矣。此則廢經之故也。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江河日下。不將如滔滔之洪水耶。嗚呼。教育家之智育。豈不令人目盲耳聾。口爽而心發狂乎。則苟不混夷混希混微。恍惚以復歸於無狀之狀。無象之象。執道本而培靈智乎。則讀經之教不可不復也。嗚呼。讀姚先生教讀論。可以知矣。教育家亦反自省哉。中華

民國三十年二月十二日門人松江李夢華謹識。

予自束髮入塾。受讀四書。忽已三十餘年。回思往日。教化浹人。人心歸一。太平景象。如隔世矣。當光宣間。始有新教育小學堂。予得受所謂教育者。乃受修身教科之課。聞教育家紛紛言道德。其時部定學堂章程。猶有讀經教科。予於高等小學讀禮記。又聞教育家謂讀經無用。修身書有用。宣統二年。中央教育會議。或提出廢讀經書。老人皆驚駭。鼎革後。竟廢矣。自此予於新學校。不見孔經。願未感若何異象。不謂至於今日。百病俱發矣。道德淪喪。至此而極。察其本。廢經之故也。自問弱冠以來。幸得保此一心。未陷洪流者。涵煦於童幼讀經之功。夫而後知新教育紛紛言道德。而道德寢衰。蓋因其廢讀孔經之故也。方未有新學堂時。遍中國皆有書塾。人無不讀經。人無不尊孔。其象若彼。教育家自海外歸。乃號書塾曰私塾。挾勢力而禁絕之。不三十年。如此矣。孟堦先生當新學校初廢讀經時。曾力與教育家爭論。予見先生論議函牘盈篋。願先生未嘗暴。惟西成小學曾印行教讀論。乃其鱗爪也。無如諄諄之誠。未見效。而先生老矣。嗚呼哀哉。長夜冥冥。誰復知味乎。中華民國紀元三十年二月三日。門人常熟顧坤一謹識。

嗚呼。我中國讀經之教。化育民族。涵煦二千餘年之久。同文同倫。聲名洋溢。而毀棄於三十餘年之烈。嗚呼。惜哉。漢晉唐宋明清家。弦戶誦學子。所爛熟於舌根者。知識道德。壹本於斯。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我師孟堦先生。謂此絕技。萬國所無。化成天下。端賴於此。信哉。信哉。自孔子作經。至於我生。歷二千三百八十餘年。經教傳受。統一東亞。世界民衆四分之一。舌傳孝經論語。雖遭亂世。不可滅。豈不因諷誦而不獨在竹帛之故哉。夫物質建設。無不可滅。惟此舌根技能。任何酷力。所不能拉摧。孔教漸進。賴乎此也。乃竟以不讀。拉摧之。豈非自絕乎。嗚呼。酷哉。時生也。晚。未得受讀經之教。家貧。未曾深受新教育。而深慕近年所謂國學者。又習聞近年所謂新知識。兩相比較。以爲國民無廢棄國學之理。及遇先生。朝夕受教。始知所謂國學者。其本在於孔經。孔經之教。必能同天下之倫。而本在孔經之文。故孔經之文。必須熟讀。須以此爲天下統一之本。而時所受新教育。業已廢經矣。舌根蠻鴉。不能成誦。嗚呼。此非新教育之大效乎。雖發憤勤苦。從先生處。稍知經義。略通其文。然非爛熟於舌根。無從觸類旁通。故伊唔追補。時過難成。時非白話國語出身。猶且如此。況白話國語之流乎。嗚呼。經教可以興民。乃廢棄而絕滅。不讀之故也。先生教讀論。豈但爲救國良藥。天下萬世人類之存在。胥賴於是焉。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門人寶山金璣謹識。

言爲心聲。書爲心畫。揚子斯言。苟不知誦讀之益。其義且不明。人不能無思。思不能無言。言不能無聲。聲之不絕。端在於畫。畫著而成文。文所以傳聲。聖人之經義垂焉。諸賢之章句闡焉。蓋其殺青之時。實有抗隊曲折之聲。厲之刀而入諸簡焉。後之人欲究其義傳其道。而不因聲以求其心之所在。不亦難乎。吾嘗謂生而瘖者。其聰則塞。幸而識字。猶不得挾經心而發爲文也。世有瘖而能文者。必耳尚聰而聲通於心焉。蓋可驗之。孟頫先生昔掌教於正風文學院。余被引濫竽其間。每當先生課讀。聲震戶外。諸生有竊聽者。私謂余曰。姚先生誠今之善讀書者。書無雅俗。莫不因聲而顯其義焉。雖庸人鄙語。出之先生口。聲調亦抑揚鏗鏘乃爾。況聖賢之文乎。相與贊歎不已。蓋知先生之教術矣。先生讀教。雖詰詘訾牙如五誥。亦能曲盡其意而達諸聽者。況孝經論語乎。漁父樵子。能會其意。孩提童幼。聲入心通。此先生之教術也。然則世之目讀經爲迂闊無用者。苟得是書。尚未能翻然悟且悔乎。吾不信也。庚辰季冬。南滙李昌煥。



大哉孔子。至誠至聖。天子王心。開今天下之教化。洋洋乎發育萬物。設無聖教。我民其日趨於愚賤。而不自知矣。然而孔子之前。既無孔子。孔子之後。亦無孔子。萬方殊乖。安所折中而得沾教化耶。曰。有孔經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乃進於大一統之徑也。太史公讀孔氏書而想見其為人。故我國二千年來以讀爲教術。而讀經爲尤要焉。及乎世道衰微。偶以教育者心理之所不欲。竟謂尊孔讀經爲陳舊而廢之。寢至廢文廢倫。天地爲昏。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嗚呼。豈不痛哉。我師時出先生。秉承家學。教讀經書。以推行孔教。救人救世爲不易之宗旨。蓋惟孔教爲可以大同天下。然非讀經。不得而入門也。孝經者。天下之大本。最適於童蒙諷誦。論語乃至聖言行。爲讀經管鑰。由此而熟讀五經。固非難事矣。熟讀經書。其義自見。天下大同。教化一統。其在此乎。予自從師。備聞其詳。深信焉而不可默也。謹因重印教讀論而述之。民國三十年辛巳春。受業海門沈茂荃謹識。

我是清朝末年產生的人。從小讀了國文白話。沒有讀過孔子的經書。到了中學堂。聽講中國民族的文化。莫名其妙。遇到國學家談談。我自己覺得是個中國野蠻了。民國廿二年。聽姚先生讀書。聲調好極。真有味。道。承蒙先生收入門下。教我讀經。我跟先生請了半年。忽然上口。我纔知道從前讀的誤盡我的一生。現在我雖然懂得經書的好。但因為已誤在前。劣根難拔。白話連篇。搖筆即來。可見教讀論所說是不差的。讀經須要從小上口。那末可以通文。否則到老無成。我跟先生讀經。現已八年。能夠做淺文了。但仍舊吃力之極。所以年歲大了。就來不及的。我現身說法。訴訴苦楚。如有同病相憐的朋友。可以相告也。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一日崑山朱貴立。

# 時出叢書初集總目

易譜一卷 民國五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油印

卦象反身錄二卷 未印

禹貢注解一卷 民國六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鉛印 民國十七年吳興讀經會鉛印 民國二十九年尊經會鉛印

禹貢今地圖九幅 民國六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油印

詩譜約注二卷附圖九幅 民國六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鉛石印

禮始二卷附圖一卷 民國六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鉛石印

讀禮備忘六卷 未印

學記集義訓俗二十卷 民國七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鉛印 民國九年美國杜威博士撰序

大學口說一卷 未印

大學姚氏讀本一卷 民國十四年吳興讀經會石印 民國二十九年尊經會鉛印

中庸姚氏讀本一卷 民國二十九年尊經會鉛印

春秋經讀本大義十一卷 民國八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油印 民國十三年南京國學專修館油印

孝經讀本 民國二年上海西成小學校鉛印

孝經讀本 姚氏學一卷 民國十三年吳興讀經會石印 民國二十七年上海春江書局鉛印

孝經救世二十卷 未印

孝經顯天心一卷 未印

論語講本二十卷 未印

孔經傳記口說十三卷 未卒業

緯鈔九卷 民國六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油印 民國十二年南京國學專修館油印

孔教認識一卷 民國二十八年尊經會鉛印

孔經認識一卷 未印

說文部首姚氏學十五卷 民國十五年南京東南大學鉛印

反切源流考略六卷 民國五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鉛印

聲音學三卷 民國七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鉛印

滬讀字母闡微一卷 未印

史記律書解四卷 民國六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油印

史記曆書解一卷民國六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油印

史記天官書箋二卷民國七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油印

太史公自序疏四卷民國十三年南京國學專修館油印

漢書藝文志注解七卷民國六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鉛印 民國十三年吳興讀經會鉛印

律曆小記一卷民國六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鉛石印 民國二十九年尊經會鉛石印

中國正名六卷宣統三年兩江優級師範學堂油印 民國二年孔教會印入孔教會雜誌名中國說未印完

中國發明地圖百證一百篇民國初年中國地學會印入地學雜誌若干篇

中國民族志六卷一名中國人種志 宣統元年兩江優級師範學堂油印 民國七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鉛印  
民國十五年南京東南大學鉛印 民國十八年上海大夏大學鉛印 民國二十年上海持志

學院鉛印

中國近三百年國界圖志二十四卷宣統二三年南京兩江優級師範學堂油印

蒙古志一冊光緒三十四年中國圖書公司鉛印

道學課本十九卷民國六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油印

舊學文編六十卷民國四五六七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鉛印

八家古文示範三十篇民國十一年南京國學專修館傳鈔未印

時出叢書初集總目

闕里祝聖記一卷 民國二年孔教會印入孔教會雜誌未完

孔宅祝聖記一卷 木印

教讀論一卷 民國三年上海西成小學鉛印 民國五年山西宗聖會印入宗聖彙誌

經世報 民國二十九年專經會鉛印

民國九年孔教會印入孔教

烏龍潭教學記一卷 木印

龍蟠里圖書館讀書日程四卷 民國十一二三年南京國學專修館傳鈔

時出文存未定卷

## 時出叢書外集總目

兒童玩具中國知方地圖一具 光緒二十九年製

中國地理八卷 光緒三十年上海澄衷學堂石印

蒙學地理讀本一冊 光緒三十一年上海城內各初等小學堂油印

上海縣鄉土地理一冊附圖一帙 光緒三十四年上海大量學堂油印

高等小學地理課本八冊 光緒三十四年至宣統三年中國圖書公司鉛印

高等小學地理教授本八冊 同前

中小學教科本國地圖一冊光緒三十四年中國圖書公司石印

中小學教科世界地圖一冊宣統二年中國圖書公司石印

南洋中學堂本國地理講義一冊光緒三十年上海南洋中學堂油印

上海師範傳習所天文地理講義一卷本國地理講義一卷外國地理講

義一卷光緒三十一年上海師範傳習所油印

龍門初級師範學堂本國地理五卷世界地理五卷

光緒三十一年上海龍門師範學堂油印  
宣統元年南京寧屬師範學堂油印

兩江優級師範學堂本國地理大講義五冊外國地理大講義五冊

宣統元二三年兩江優級師範學堂油印  
中國圖書公司鉛印

高等小學新地理教科書六冊民國元二年上海中國圖書公司鉛印

高等小學新地理六冊民國元二年上海文明書局鉛印

太平洋人新地理教授法一冊民國二年上海中國圖書公司鉛印

太平洋人創製地球圖一幅民國二年上海中國圖書公司五彩石印

師範新地理八冊民國二三四五年上海中國圖書公司鉛印

中學新地理六冊同前

武昌高等師範學校中國通史講義六冊民國四五六七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油印

小學博物教科書一冊光緒二十九年上海啓新書店鉛印

小學物理教科書一冊同前

小學化學教科書一冊同前

龍門師範學堂理化講義一冊光緒三十一年上海龍門師範學堂油印

龍門師範學堂博物講義一冊同前

南洋中學堂數學教本一冊光緒三十年上海南洋中學堂油印

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其間五德遞禪。義皇畫卦。蒼帝造文。至於堯舜。大地有官。孔子制作。有所祖述。而其世可紀。堯赤。舜黃。禹白。稷蒼。契玄。五星聚會。盛極一時。歷夏商周。至於周公。文武可以憲章。自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以至孔子自衛反魯。六百二十五歲。又三歲。獲麟。孔子成六藝。作孝經。時出先生曰。前乎此者爲古。後乎此者爲今。孔子修道立教。託史作經。假事達義。化古成今。溥博如天。淵泉如淵。歷戰國秦漢三國六朝唐宋明清而時出之。經垂萬世。說發一時。解經務守師承。說經不相沿襲。衣錦尚絀。在經。聞然日章在說。說在於學。學在於博。說益新而經益明。時愈善而義愈出。時出之工。學者之任也。先生教書四十年。時出經義以傳授。至孔子二千四百成圖書七十五種。同人相與整齊而錄之。曰時出叢書。昭先生時出之義也。庚辰仲冬。草





2004